

4094

著 徐仲丰

雙絲網

李翊灼題

上海華英書局



獨立出版社印行

4094

MG
I246.7
155

徐仲年著

雙
絲
網

蜀山出版社印行



3 1774 7107 9

目錄

自序.....	一
序.....	一
釋義.....	三七
心要.....	五三
通圖.....	五九
雙絲網.....	九九
斷腸艸.....	一四一

自序

錢仲年

本集共收小說六篇，內中最早的是「春蠶」（一九二七），其餘的五篇是：「斷蓬」（一九三三），「心喪」（一九三五），「迴響」（一九三五），「雙絲網」（一九三六），「斷腸草」（一九三〇）。「春蠶」與「轉蓬」間距離七年；並非一年中間只寫了「春蠶」一篇，也不是七年的所寫的東西只有這一篇入選。理由很簡單：當那一九二七年八月我編「陳迹」時，——於一九三三年由北新書局出版，——不知如何把這篇漏去了。現今偶而找到副稿，便把它收入此集。

當我寫「春蠶」的那一年，以及以前，我寫小說時總是起草的，所以有副稿。不過當時我不甚愛惜我自己的作品，不論正稿副稿，都不經意保存；至於「春蠶」之留有副稿，真是偶然中尤為偶然的事。因此自時報副刊（小時報）起，——距今二十年，那時我十六歲，——中間經過京報副刊（孫伏園先生主編）、晨報副刊、淺草等期刊所發表的東西，論量不在少數，幾乎是全部遺失了。偶或有幾篇留在手頭，已經編入「陳迹」。當

筆我文用了許許多多的筆名，多到我自己都弄不清楚；只有「徐丹歌」一名比較常用，所以還有若干友人知道，這批朋友訂交至少在十五年以上！魯迅先生在新文學大系「小說」導言內所提及的徐丹歌，就是現今的徐仲年。

自從遊法來（一九三〇），即用徐仲年三字，直到時今。一回國，鍛鍊出一個習慣，就是作文不起草。——實際上，腹稿總是打的，不過不落筆罷了。——除了詠詩譯詩外，一概提筆直書；不但「流離集」（正中書局）裏的短篇小說是如此寫成的，雖則該集所收各篇以「八·一三」以來流離失所的故事為背景，因而有空間與時間上的限制；即使長篇小說如「碎尾蠍」（獨立出版社）也是如此寫成的，而且寫作環境更易了三次（嘉定、上海、重慶）。這個習慣有兩點長處：（一）敏捷；（二）「眼睛中有尺寸」，就是說：一眼望去，便知剪裁。不過這是「技巧」，而不是「藝術」：由「技」進乎「藝」，還是應當起草的。

近十年來，一方面，寫述的努力養成了行文不起草的習慣；另一方面，因為治文學史，不由自主地有了歷史的興趣和批評的積習。閱歷無事，往往以自己為研究的對象。在臨我急習聲明：我之對於我自己，既不體測初以愛好為動，也不帶分毫的

遜：古人說得好：「知己知彼」，「知彼」，我何敢自誇？「知己」，却足以自憐！我自
己知道自己的長處，也知道自己的短處：絲毫畢露，如對明鏡！平時的作品合羣看自己思
想的一部份：倘使依寫出前後去研究，必能獲得思想一貫或推演的痕跡。從今後我要操存
我的作品，——至少那些比較滿意的或表示思想的文字，——不是爲了溺愛，却是爲了有
助於自剖。

因此，這六篇短篇被保存了。其實，單在東方雜誌上，歷年來我就發表了二十篇左右
的抒情散文或小說。現在無法搜查了。本集各篇，除了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過一部份外，其
餘的發表地方是文藝月刊與青年界。我向該三雜誌敬致謝忱！

我把這六篇小說覆閱一過，令我發生無限感慨與懺悔！「藝術是長的，生命是短的」
(*Art longer, vita brevis*)——此處 *ata* 指一切學術而言。從「春蠶」到「轉蓬」，相隔多
年，思想有沒有進步呢？技巧有沒有純熟些呢？從「轉蓬」到「雙絲網」，到「斷腸草」，
又復何如？真難說！真難說！如果我學梁任公批評梁任公那樣，來一個極公平極客觀的徐
仲年批評徐仲年：那麼「春蠶」與「轉蓬」缺乏了一樣寶貝：同情心。偉大的作品必定富
於同情心：作者盡可有正義感，盡可善善惡惡，盡是筆伐紙紉，但是沒有同情心：對於

「善」與「美」的同等母庸說得，即對於惡，對於惡人，我們當然反對與憎惡，但我們還須於同情心內去徹底了悟（注意：不是「諒解」）與「憫」。我很佩服魯迅先生，然而他所缺乏的是同情心；所以他的作品深刻則有之，偉大則未必。正如築塔七層，只缺少了一個頂！「春蠶」與「轉蓬」，這類的題材，倘使我今日重寫一遍，決不如此寫；必能側重心理描寫，加入同情，增強「感力」。這個同情心，在「心嬰」與「迴應」中便有了，而「雙絲網」與「斷腸草」尤其豐富。這一點，是進步罷？諸位高明的讀者贊同不贊同呢？若論技巧，前幾篇太鬆，還是雙絲網比較滿意些。

這部集子是從上海寄來重慶的。它到渝第二天，就是六月九日傍晚，日機便來炸重慶。若說空襲，將來如何不可知，以往却大炸了多次（自五月初起）。現今把這部稿子交給毛起鵠先生，請他設法出版。我不知它的運命何如？萬一安全出版，萬一不幸而遇劫，起鵠先生的高誼總是很可感謝的！

承蒙友人李證剛教授賜題書面，為「雙絲網」生色不少；感激之至！

沙坪壩，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日。

春 蠶

有人在寢室門上叩了三下，希明輕賊了：「進來」！那穿得很華麗的臉上塗着脂粉，年雖過三十而尙妖豔的客寓女主人推門進來，手裏持着封電報，含笑道：

——趙先生！身子好些嗎？您有一封電報在這裏，恐是女友寄給您的吧？

——那裏！那裏！希明一面接電報，一面把女主人自頭至脚看了一眼，接道：「妳越發美麗了！但是這……這是什麼？」

他伸出手遙指她的胸頭。

她被他這一問怔住了，兩手亂拍胸部，希望發現什麼東西出來，連問：

——什麼？什麼？

希明把電報向椅上一擲，聽她立轉身來，走近她，雙手描她的乳頭笑着說：

——這高出的是什麼東西呀？

——呀！哈！哈！哈！……趙先生！我的心肝！老是動手動腳……當心……當心……

生的吩咐！

女主人輕捷地逃出門外，還竊個不註。

希明反顧呆呆地立了一回，微微喘着。不久就回至長椅上；從那椅上拾起電報，他把它翻覆看了幾回，却又不開封，彷彿這小一青信封內藏有重大的祕籍，或許是他所不願寫知道而或不敢知道的祕密。終究開了封，那電報是這樣寫：

明晨九時到。請來蒞候。

許德夫婦。

——居然肯來了！我實足等了他們三個月，寫了四封信，現在居然來了；誰料兩小時的火車路程，使他們這樣的遲疑。

希明見了素來認識的友人許德和初次見面的許德夫人從火車上輕捷地跳下，就生出一種不快樂的心緒。自從他與許德分手以來一年有餘，許德長高了許多，尤其胸部特別發闊，顯見他的肺部康強；許夫人身子雖不高大，而她的健康的臉和活潑的舉動，絕不弱體。在此所見的女人一樣。他與許德夫婦之間橫隔着一座高山，又似一片廣漠，這或許是一個

病者對於康強者所具有的一種感想，——簡直說是一種天然的嫉妒。同時又產生一個不可理解的思想：希明雖則嫉妒許德夫婦，終覺得許德夫婦比自己偉大，祇須他們的影蔭遮蓋着他，他便感着安穩得多。——「安穩些什麼？此地既無水火盜賊，又無毒蛇猛獸，他究竟畏誰？他自己也不十分明白；但他愈走近許德夫婦，他愈覺心平氣和下來，而且似乎不喘了。因此他愈向來客親親熱地問：

——你們好麼？我很快樂能重見你，朋友；夫人，我想妳已聽得我的名字！——一個病人的名字！——我請妳接受我的敬禮。

大家寒暄了幾句，走出火車站。

在這過去的一年中，希明大大的變了。

從前那一蛋圓形的臉兒，現今變了方額、凹頰、削頰、黃瘦得不堪設想；兩顆額骨反紅潤異常。很服貼的耳朵，現今中折起來，彷彿二把小小圓扇，橫插在額邊。眼珠深深陷入，眺望時十分無神，好似初醒的睡眼，又似將盲的人，眼珠上起了一層薄膜。他的口半張着，斷斷續續吐出一種半聲咳嗽聲，那痰好似被阻在喉頭，呼吸時發出微弱的喘聲。他的腳步，趑趄不穩；他的雙臂搖擺不定，要是把頭輕輕擡起，和及勞之後，腰節發痛，頸

稍，在這裏望去。那使是很著名的肺病療養院。院中的生活費到極點，也不自由，——你聽得麼，——不自由到極點！世人每日至少要費一百五十個法郎；一切行動須聽醫生和看護官指揮；據說：香烟也不准吸，酒也不許飲，連講話的次數與聲浪的高低都有節制！你們想：這可算作「生活」嗎？

希明說到這裏，微微咳了幾聲嗽，隨即以手帕掩住了嘴，吐出些帶着血絲的痰，迅速地合攏了手帕，不願給人看見。

——有血絲在裏面！許德夫人問。

——不，夫人，……或者……或者有一些。但是這算不得什麼？希明臉上現出一股憂慮的情狀。他的臉是灰色的，這末一來却泛起了兩朵紅雲。他並非不知道吐血絲比吐血塊要利害，但是他却不願承認這是很危險的病態。他重複地說：

——這算不得什麼！這算不得什麼！

許德見他夫人不留意問了一句使病者難過的話，就連忙把談話搖到旁的地方去：

——我們就在此地叫汽車吧。

——何不再走幾步？

「不，我決不讓蜜蜂過分吃我。」

在汽車中，希明力讓許德夫婦坐在車箱的皮椅上，自己却坐在一張平時可以豎起的小檯上。汽車駛行後，希明便從一隻銀色的匣中，取出一枝香烟來，燃着火吸，他同向許德夫說：

——我知道你不吸香烟的。夫人呢？他轉向許德夫人問。

——多謝你，我也不吸的。

汽車漸漸行上山，陡急行愈斜，因為上山費力，車夫開足了速度，機器鬧得怪響，耳朵都給他震聾了。許德夫婦靜坐不語，即使講話也不易聽清。希明呢，吸完了一枝煙又一枝。他掛念吸，好似他的病是香煙給他的，他非把它吞下報仇不可。汽車在出坡上行了一半小時多，漸漸的遲緩下來，不久停在一所客寓之前，——那便是希明所居住的地方。

客寓並不大，不過裝飾得很華麗。汽車到時，有幾個寓客在門前散步。男的都是瘦瘦的，紅着雙頰；女的濃塗着脂粉，不時聽得他們或她們微弱的咳嗽聲。希明和他們說了一聲：「Bonjour」之後，即引許德夫婦去參觀他的房間。

房間很小巧，臨街窗戶，有冷熱汽管，有自來水，兩隻桌子；在中間的桌子上，放著

許多書籍和一枚手槍。另外還有一頂衣屨……應有盡有，與旅館一樣，——其實這密寓也是旅館的一種，不過這裏住的都是長期旅客，有的住好幾年，有的住不到好幾個月就到黃泉路上去。

坐定之後，希明即接給，客寓女主人即應聲進來。

——請妳拿兩瓶汽水和兩瓶啤酒來。今午我有兩位客人來此吃飯，請妳預備着。

客寓女主人向許德夫婦行了禮，含笑出房。不一刻，她捧着汽水啤酒杯子等進來，放在桌子上；又問明了何時進餐，即退了出去。

希明灑過了汽水給許德夫婦，自己却一下地乾了一杯啤酒，接着又倒了一杯，喝至一半問道：

——你們覺得這城有些奇怪嗎？

——不覺得！許德夫婦回答。

——好！告訴你們：凡是住在這城裏的人都是患肺病的。剛才進來的客寓女主人也常病着；她的丈夫，過了二年的吐血生活，到去年死了！這寓所裏，有兩個女傭，三個廚師，二十多個房客，個個都是勞病鬼。甚至在這破爛賭店的，開汽車的，以及旁的人只顧

住在這城裏的，都患這病。該城居民共有二千，幾乎可說是二千個病人！有八位醫生，內中五位和我患同樣的病。目前真正健康者，只有你們夫婦兩人！你們覺得奇怪不奇怪？

希明說完了，很安靜的笑，好似這個新聞於他是不足為奇的。許德夫婦却不然，他們只爲只有希明患肺病，却不料他們自身被許多病人所包圍；他們所吸的空氣，所飲的汽水，和停一忽兒的午飯，都有肺病菌在裏面！如果他們也患了這病，聽了這消息，或者不致吃驚；但他們的身子真似暮春三月的花草，欣欣向榮，不由自主地感到不舒服。——這並不是害怕；因爲一個人平常所接觸的，紙幣等等何嘗沒有微生蟲？到外邊館子裏吃東西，何嘗是最清潔的？不過想不到傳染一層，倒也罷了。如今希明清清楚楚地告訴他們：周圍都是病人，而且都是肺病。雖然他們自信身子強壯，不畏傳染，然而如何不引起他們的反感呢？

希明把一瓶啤酒全數乾了，驚視着問許德夫婦：

你們不舒服吧？怎停杯不飲？

沒有什麼不舒服……

許德夫婦不願告訴希明心中的不高興，連忙談旁的話：

——醫生常來這裏嗎？許德問。

——每月來一次。

——他談些什麼？

——他說我的病比別人輕，現在用 Pneumothorax 治療法注射藥水，使那變得死的右肺，不蔓延出來，同時再保護左邊那隻稍受微菌打擊的肺葉。你們要看看我肺部的 X 光照相嗎？……

於是希明拿出一張十二寸大黑白相間的照相來：上面表示着，左右兩葉肺；右邊的肺，差不多完全是黑的了，一點透明的部份都沒有；左邊的肺上，亂散着七八個大小不同的黑點，這黑點就是腐爛處。所謂 Pneumothorax 者，即用手術注射 Air 使腐爛的地方，受了壓力而癒合起來，乘其癒合時，與新生的肺葉互相連合；不過這種癒合，非人力所能使其全愈的。如果醫生停機成功的話，都末把希明腐爛的右肺，猶若坟墓一樣，埋葬蟲圍圍起來，不讓他們出來。此後的呼吸，祇好全賴那隻不十分健全的左肺。如果不成功：照他的病情，還可以維持一二年；也許會在二三個月中死去；因為患肺病的人大忌：煙、酒、女色、兩希明。他……

希明舉起酒杯，碰了碰，隨即一飲而盡，倒滿了一杯，又燃着一枝烟：吸着，飲着。

——你還是不要多吸多飲吧！許德勸他。

——不要緊的，醫生倒沒有說這話，他祇勸我實行 *Strahmentation*（「按摩增加食量」）。

——你有沒有實行空氣治療？

——醫生說：每天至少兩次，每次時間愈長愈好；把衣服全脫了，披一條絨單之類，躺在空氣清潔地方的長椅上，不講話，不讀書，不動，呆呆地，過二三個鐘頭。這個寓所後面廣場上，有一間無壁、無窗、只有屋頂的房子，專爲此用。

——你可每天實行？

——有時就忘了。譬如最近三天，便沒有舉行過。

——那你錯了！

——唔……

此時房門上有人輕輕敲了兩下。希明說：「進來」；便有一個法國少年跨進房門，見

丁辭發去請羅福來提。

——進來呀！路易！希明咳着。這羅福是我的朋友，許德發許夫人。這位也是我的朋友，路易·貝若（Louis Bero）。他不住在此地，他的客寓離這裏有十二基羅密達，今天我特地請他來玩的。

——你不知馬丁的病情嗎？路易問。

——我聽說今早好了些，希明回答。又向許德夫婦解釋道：我來此地時，馬丁早已住客寓了。人很高大，倘使你們不預先知道他患病，你們再也想不到他的肺病已入第三期了。他是一位樂天主教者，在禮堂中常常與人發笑。只是這孩子氣，他又不注意醫生的吩咐：前天出去了半天，沒有戴帽子，中了日毒，回來就大大地吐血，吐了一夜，今早稍好些了。

希明說到這裏，又喘又咳，停了一刻，他笑着說：

——馬丁這孩子真沒有幸運。他的年輕夫人……其實吐了一夜血算什麼？我以前接連吐過十五天啦！

午時時，蘇德夫婦、路易、希明、四人佔了一間小小飯廳。旁的寓客在其他一個比較大的飯廳中吃飯。這間小飯廳，日常是女主人自己用的；今天她知道希明請客，特地讓出來，並且女主親自服侍他們。希明和許德對坐，許德夫人和路易對坐。希明和路易叫了一大瓶「老博度紅葡萄酒 (Vieux Bordeaux Rouge)」。許德夫婦要了一瓶汽水。希明和路易與食飯，幾乎超過了許德夫婦：這是 *Suainin. Masfou* 治療法的功效。他們兩人把酒喝至半瓶時，會話逐漸熱鬧起來。他們一面不斷地講某人病到如何地步咧，某女士已於前晚去咧！臉上絲毫沒有驚惶或畏懼。——他們身住在病人圍中，習慣了病人的輾轉，聽慣了病人的呻吟，到頭來這箇「死」字，於他們心靈上再不會引出什麼感想。一面他們大嚼而特嚼：一塊塊的牛肉，一方方的麵包，一口口的紅酒，飛般舉入口中。每一分鐘，希明把半匙向桌前身子伸一伸；每次挺身，呼吸分外加急。路易却不到這樣的地步。他固然一如希明那樣靠在桌上，還無挺身猛吸空氣的必要。許德夫婦不十分講話，他們仔細觀察兩個病人。很豐美的菜色，一樣一樣地吃過了，然後來了水菓：午餐至此，只等一杯咖啡便完。希明和路易各啣了香煙，手指向桌上輕輕亂揮，彷彿等得厭煩的樣子。女主人托盤來，盤中有杯茶，盒和發着蒸氣的熱咖啡；同時，又放着一個青色封套的電報。

——趙先生，你，真運氣，又是一封電報！

女主：先把電報傳給希明。希明於接收時，乘人不注意，在女主人腕上揩了一把。女主人不禁笑了出來，身體一側，幾乎把杯盤咖啡全都打翻在地上。希明還未把電報折開，女主人尙未將杯安置在各 面前，壁上的電話突地作響。路易就起身去接。

——誰？希明問。一面看電報。

——是西蒙納夫人（Simone），請問你這下午有沒有空？

——等一等。……希明把讀過的電報塞入袋中，起身，從路易手中接了聽筒道：

——西蒙納，親親的，妳好麼？……多謝，我身體很好。妳今晚有空麼？……有的，那很好！聽好：我的小雲雀，今晚五時左右，妳到我這裏來。我有許多朋友介紹給妳。妳偕同我們一起晚餐。……不許妳說：「多謝！」我們兩人間還用客氣？……哈！哈！哈！我知道！知道！……準定如此，停忽兒見！

希明打完電話，重新椅上坐下，把兩塊車糖放在他面前的咖啡杯中，用小銀匙調着，向許德夫婦道：

——我留你們在此晚餐。

——不必客氣了！許德回答。

——不要說，這見外的話，方曉收的那封電報，通知我今天下午四時有兩個朋友從巴黎來看我，內中一個，極是我常和許德談的張文翹，他去年在巴黎學期中，考得了七張文憑，實是很用功的。

——但我怕晚，沒有火車可搭回昂吧？

——路，你可記得，好們晚上有兩次火車自此過去昂吧的？

——六時四十分有一班平常火車，九時十五分有一班特別快車。

——那好，了，你們可乘九點一刻的火車回去啊！

大家把咖啡喝完之後，退一間小會客室中，此會客室全用黃綠色花紙糊着，靠壁放着一架仿紅木的鋼琴。一面是靠長場的大玻璃窗。場中懸株大樹，樹上的蟬兒在鳴。其他一面有八扇白花玻璃門，可通小膳堂；西面還有一扇門，通另外一間會客室和走至會客室的樓梯。

——你們曾玩鋼琴嗎？許德夫人問。

——知道一些。

——稍些體一點。

——我極喜歡鋼琴，從小就愛聽，一時也玩玩，只是沒有好好從師研究。你們也會彈，那請你們各奏一曲吧！

——請你前去奏吧！許德也操起鋼琴。

——不，那敢獻醜！

——那敢獻醜！

——你的博士論文快完成了吧？希爾忽然想起向許德問。

——就快完了。

——妳呢？妳也習文學麼，夫人？

——不是文學，是考古學。

——呀！好極了，考古學！

——考古學？學這科科學的女子是很少見的！驟易感嘆着說。

——你們真願氣，有康強的身體，可以從事你們的學業！像我呢，來法國快滿二年了，什麼也沒有學成。希臘呢？更不必說日本了！

——希明，倘使那時你聽從我的話，留在里昂習絲織而不去吃人的巴黎，那你也早在二年課程的編織學校畢業了！……

——這是過去的事，不必重提，許德夫人覺得她丈夫的話太重了些，有使病人悲傷的可說，所以把許德的話截止。她又說：希明先生你痊癒後，儘可用功啊！

——痊癒？可能麼？須待何時？

談話忽然中止。一種奇異而可怕的疲倦的顏色，罩上希明與路易的青瘦的額額上，和冬季中的白霧佈滿了大地一樣，一層浮光掠着油彩，遮住了他們；四肢很無一而不能安放，無神的眼睛中充滿了紅光，呼吸很急，咳嗽頻頻。許德夫婦恐他們過於疲倦，以致昏迷地過去，力勸他們去午睡，但他們那裏肯示弱，口中不住地說：

——於他人呢，此刻是睡的時間；但是我們的病比旁人輕得多，所以無午睡的必要。

希明按着電鈴，喚女主人去取兩瓶啤酒和兩瓶汽水。同時他從懷中掏出一個銀色煙匣，取出兩枝香煙，捻着一枝向路易：

——吸一枝吧！

下午三時半，希明、路易和許德元婦四人，乘汽車下山，到車站去接從巴黎來的兩位朋友。豈知火車還要過三十五分鐘。於是他們跳出了車站，進一附近近的咖啡店。希明招呼了汽車夫，大家喝完了一大瓶麥酒，一瓶葡萄酒和一瓶汽水。希明、路易和汽車夫三人又要了兩瓶啤酒。他們雖在馬路上醉鬼的傾瓶亂飲，不過以病人的身子，此暢飲也算少見了！飲完後，一看鐘點已四點半，於是大家又違站迎接。不久火車到了。

希明把兩位朋友介紹給許德元婦和路易。張行健是一位瘦不健康的少年，還有一位據說姓彭，是學美術的。恐怕爲了學美術的緣故，彭君面上塗了不少香粉。穿了一身段入時的西裝，手中握着很風行的大烟管，吸起烟來往往臭氣四射。如果彭君的臉蛋兒秀麗些，那樣子還是像北平人所謂的「兔子」，和上海人所謂的「小臉」。只是天哪，……彭君的尊容，實在難以形容：那短闊的眉毛，線樣的眼，胖踢的鼻子，闊闊的嘴吧，招風的耳朵，小大不齊的狗牙……那身材呢，……內凹的胸部，高凸的屁股，鐮刀式的雙腿，八字形的脚步。遠遠望去不知他是什麼，好像一個「亞」字：第一劃是兩肩，中間橫出的是屁股，下面一劃是腳；走進一看却是這位先生。後來知道他的同學中，因爲他不「男」又不「女」，造他一個新名字爲「男娘」。

不久他們重行坐着上山的汽車。車廂雖大，可是只有四個位置。希明再三請許德夫婦坐車廂後座皮椅；張行健坐在許德旁邊，路易浦開占了前座小皮椅；那位「男娘」，被希明一推，坐在車夫旁邊。途中希明望瞭了她兩眼。——這醫生只用一雙肺呼吸。——許他坐在希明那張皮椅的兩只小椅中間；一輛汽車——這可是大號——載了八個人，已夠擠了。

到空橋時，希明的「親家」西蒙納夫人——這婦人是「奧國大公兼夫人」——已在那兒等候了。西蒙納夫人雖過了三十五六歲的可憐年，但她的穿着和裝飾，差不多使人忘了她的年紀。以後她也在青春期中：滿面紅潤，嘴唇紅得像鮮血，眼眶上海塗着青黑色的油，兩個指頭托着枝香煙，指甲上塗着玫瑰色的指甲油。交着雙腿，半眯着兩眼，嘴脣似開非開，徐徐吐出團團青白的煙霧。一頭鬈髮從髮師修飾的金色髮，鬆鬆待後鵝毛帚，噴出一陣陣熱烈的香氣，和汗酸臭。她上身穿着銀灰色的絲衣，下身穿着白地藍花長不蔽膝的短裙，一條白銀風的圍巾，綉圍。右肩和左腋下；一雙彷彿蛇皮的皮鞋，穿在被絲襪包裹的腳上。左腕上帶着一隻白金小錶；右手甲指和無名指上，戴着兩隻大鑽戒。這樣子很像一個二十世紀的美女子；如果她一品操小如她的肺一樣起腐爛，倒也可以算是一個完善的女人。

大家剛在會客室裏坐定，那位「男娘」便問亞細利：「何處？他那美麗的粉臉，在六七小時的火車中，未得重行修飾，臉上現出青一塊黃一塊的粉面來，所以不待不再重新撲些香粉。於是，希明親領「男娘」到樓上去，習會客室中的人，不知談話從何開始，各個辦等先開口，終至一個，都開口。室中空氣異常嚴重，每個人的雙眼不住的流盼。那病人向探視着所有的姑息和康健，對病人所有的工作，正在暗中交手！於是過了十分鐘，許難突然打破這沉靜的空氣，問張行健：

——你想在這裏留幾天吧？

——不過三四天。

這樣一來，把各人的話匣都開了。於是許夫人，西蒙納夫人，路易的醫生，亞德和張行健紛紛說起話來。不知如何，醫士講到「ROCKY MOUNTAIN」去，大家靜聽醫士解釋：

——這尚治療法，在學理上說來很明白了，證之事實却不凝然。各人有各人的體氣，有不用了「ROCKY MOUNTAIN」之後，居然能保持一雙肺，——然這雙肺很衰弱，須得時時留心調養，——有的却不然。雖則「ACID」一樣地起作用，那腐質却不凝合。這種人，由於……對酸、酒、女色之面頗十分留心。……

「哈！哈！哈！路易笑了出來，你自己呢？你記得國慶節（指法國七月十四日的一天）那晚上，你飲了過量的酒後，醉得立都立不起來，在樓梯上爬，還有臉說別人呢！」

「噫！你老先生呢？那天醉了，跪在西蒙納夫人前幹些什麼？醫生還問路易。」

「不要說及我呀！西蒙納夫人直叫起來。」

這時「男娘」和希明走進客室來，在「男娘」叢生着黃黃的汗毛，塗了一層白粉的左手腕上，顯露出一隻金鐲。全室的視線不覺都集中在這隻金鐲上，「男娘」居然看得不好意思！假裝整理袖子，偷偷地把金鐲勒了上去。希明見了，便把大眾的注意點撥開，問道：

「你們為何不叫些飲料來喝喝呀！」

「我們等你們兩人來呀！大家同時回答。」

不一刻，三瓶汽水、三瓶麥酒、兩瓶紅葡萄酒，陳列在桌上了。

到六點鐘光景，希明打電話到客寓飯店裏定了一席晚餐。客寓女主人聽了電話，很高興，但是經了希明乘人不留心時，向她屁股上拍了幾拍，又和她偷偷吻了之後，她就不再

做完了。六點半時，汽車夫走來請示。大家說：「不必乘車了」，不。吩咐車夫開車隨在後面。

到飯店時僅六點三刻。於是又吃了些啤酒和汽水，因為定七點一刻開始晚餐。這飯店裏有一小小花園，大家坐在花棚下面，一面飲，一面亂談。西蒙納夫人坐在希明旁邊，每說一句話，必大笑一次；起初還像自然的，到後來竟覺得是勉強的。她右手捻着香烟，左手纏在希明右肩上，希明却巧也吸吸烟又從懷中取出烟匣敬路易與「男娘」等，——張行健和許德夫婦會吸，——自己再向西蒙納夫人嘴對嘴地討了火。談話間醫生很自然地向西蒙納夫人問：

——她還時時吐血絲嗎？我給她的藥水服過嗎？

——她不任地吐，藥水服了也不見效；昨夜呻吟了一夜，在牀上滾來滾去。西蒙納夫人回答道，接着轉過首來向西蒙納夫人道：她是我的女兒；今年纔十八歲，在這城裏住了兩年，起初還支持得住，現在看來一天不似一天！

——啊！生命好似朝露！希明感嘆着！

——「啊！生命好似朝露！希明感嘆着！」

「這些血絲算得甚麼呢？褲子裏還有這些臭汗的痕跡！」

她說着，舉起腳來把坐在對面的醫生猛踢一下。醫生閃了防備，突然一驚，把香烟都掉在地上，引得大家大笑了一陣。

酒，漸漸地減少了，臉慢慢地紅了，話越說越多。許德夫人聽得「男娘」是學美術的，就問他在巴黎何校肄業？他說：在巴黎大茅屋（Grande Chemise）學會中學習。凡到巴黎若干年的人，或平時留心學問的人，大概都知道這學校的內容；其中固然有有功的人，但是大多數是「野鷄學生」。她又問工作忙不忙？他說「不忙！不忙！」許德夫人聽了這句話，很不滿意，加以見了他的裝飾和剛纔的金燭，心中實在有些按納不住的惱惡，就老實不客氣的說：

——大多數學習美術的人都忙得很，怎樣彭先生倒不忙的？

「男娘」聽了這句話，把兩片嘴唇合緊了一聲不響。於是西蒙納夫人想找些話來和許德談談！

——許先生學習什麼？

——法國文學。

「我在巴黎時認識許多著作家，現在離開小城正寂寞得很！」

——夫人！你也愛好美學的麼？許德夫人問。

——不過如此罷了！我所愛的是美術。

——那好極了；我也愛美術。許德夫人說：我是都魯士（Fortune）美術學校畢業生。

不知如何地，西蒙納夫人聽了許德夫婦的所學後，再也不肯對於文學或美術說一句話，或下一句批評。他們的智識本來是「天知地知，人知我知」的，所以萬不能再說些「我知人不知」的道理來。

當許德夫婦、西蒙納夫人、和「男娘」在桌的一端講話時，希明、醫生、和路易等低低談笑。

——你昨夜可曾規規矩矩地睡？路易問希明。

——西蒙納夫人有沒有來望你？醫生問希明。

——你們這些魔鬼！希明含笑回答。

——魔鬼！魔鬼！你為何不用那放在你桌上的手槍來驅逐我們呢？

——對了！我本來想第一個殺死你醫生。二個殺死路易……

——第三個殺死西蒙納夫，路易接着說。

——「呵呀！我這狠心的寶貝！醫生呼了出來。」

——「什麼事？什麼事？大家聽了呼聲，驚奇地問。」

——路易、醫生、和希明笑個不住。大家望望又笑，自然而然的笑個不停。西蒙納夫硬要知道路易等三人所以笑的原因，就傾身向希明懷中倒來；希明就把西蒙納夫人的頭捧起來，輕輕地在她耳旁，呢喃了些什麼。西蒙納夫人漲紅了臉，豎起一隻直指來，指着路易道：

——「你這沒良心的！」

——「哈！哈！這幾個字，含有歷史意味的呀！醫生嘲笑地說。」

——西蒙納夫人跳了起來，揪住了醫生，用力地在他身上亂搗，搗得醫生連連陪不是。嘴裏不住地說：

——「我的親愛的夫人，我的小小母親，我的聖母，救了我這個無知的大孩子，你的僕人，你的小狗，你的……」

免致不由得聽了狂笑。却不見了健行健，他起了一個人在花園裏散步。

不久，飯店主人，親自來招呼，說晚餐已備。於是大家走進他這一間新築的餐廳。這間房雖小，裝修倒很入時，只是油漆氣味未盡去，幸而屋宇鋪設花園，而且花窗的那邊窗子完全開着，新鮮空氣還算流通，不致使人聞了油煙氣而頭昏。廳的中央，設着一隻長桌，請八個位置。希明坐了主位，一羣人的坐位。許廷傑坐他的右邊，是客中第一位；醫生坐在他的左邊，是第二位，許夫人坐在許德蘭右旁，是第三位，對着希明的那邊；西裝納夫人佔了主位；路易佔了第一位；健行健坐了第二位。「男娘」佔了末位。菜單早已定好；只是飲料沒有選定，因各人的嗜好不同，主人不便代定。許廷夫婦卻強行健合要了一瓶汽水，和一瓶維希水。其餘幾位紛紛要酒。於是希明即定了好幾酒：「Gavots, Bourgeois, Sauternes, Chateau Lion」各一瓶；希明想不夠，又獨自叫了一瓶 *Mouhaji*，一瓶一九一七年的 *Chateau de Cleeve* 陳酒。每瓶酒價價銀，自五十法郎至一百五十個法郎不等，即以每瓶平均八十法郎計算，已可抵一人二十天的飯食了！

起初，大家低頭悶吃。有時為了與一方麵包或一杯精酒，一二人且相交換了幾句話。直到那有名的白鱸魚上來時，大家的興趣去了一半，索然也散裝裝裝酒了，不覺得飯快越

毒，談天興趣漸減。張行健問許禮學校裏的積形，外人如何總尋進去。許禮夫人恐怕廢了火車，就問許禮什麼時候了。希明善做三人，竟問許禮的，很實惠調。西蒙納夫人回聲易開玩笑，把麵包屑放在他的頸項裏。醫生和「男娘」大講其巴黎，有的把酒、飲酒，有的在那兒假客氣：「夠了！夠了！我不能再飲！」笑，吃的、飲的、講的、指、對的、做謎語的，……無所不有。除了許禮夫婦和張行健外，各人都紅了臉。那臉病、疥癬有的、些類，沉溺於酒色中。許禮夫婦和張行健保持著原有面色，反像清者。西蒙納夫婦有些眼，向人亂拋富於誘惑性的眼鵲。她似乎特別注意「男娘」，這或許以「佳和處」中總以混。醫生在無意中說及有一個女子，就住在西飯店上面，他去醫治她的，於三天以前醫症死了。路易聽了，乘機嘲笑他道：

——是你病入膏肓嗎？難怪她要死了！掉過頭來向那眼說：留心你的醫生呀！

——「這病是小孩子，他們的話是不可作準的，西蒙納夫人也許對夫人說。妳有這病醫生，不是缺少一個門牙麼？妳可知這它如何會落掉的？那……」晚，……飲……酒，兩隻手向地爬，一直爬上樓梯去。一不留心！其實他總……心……他省了醫生之後，——從頂上第一級一直滾到地上，把那顆無辜的門牙掉掉！——好得……

跌破頭，還算是幸運呢！

——哈！哈！哈！我的門牙不是在樓梯腳下打落的，是在你口裏治上……醫生笑答，

——多知道醫生，些醉透了，就順手向他肩上拍了一下，笑囑道：

——多吃菜，少開口。

醫生自己也知道失，也，她機扯開了話端。

白鱸魚之後，是「半只雞」（Poulette demi-taille）。其實就是中國的清蒸雞，只在雞皮下夾入十廿隻香菌。因為要服是全黑的，而這雞只有香菌，是黑的，所以被稱為「半隻服雞」。牠是全餐的焦點，也是這飯店裏拿手好菜。飯店主人親自奉同：這菜合口不合口？大家贊他好。他頗高興起來：

——你們猜猜看，我有多少歲數？他兩叉着手臂，在桌的一端問：

——四十左右吧？大家故意說。

——真的麼？我祇有四十左右嗎？哈！哈！我已五十六歲了！

——唔！大家感着他的話太多了。

「我在這城裏已二十五年了。在十年前患了肺病，幸而痊癒，五年前患了乳癰，至今尚未好。不過，我吃得多（他拍着凸出的肚皮，飲付）（他摸着喉嚨），玩得多（他把左眉向上一吊，右眼向下一睇，扮了個鬼臉樣子）；所以大家稱我「老少年」呀！」

大家把雞肉切着，一塊一塊送到嘴裏。路，私下同西蒙納夫人伸了一伸舌頭；西蒙納夫人向路做了個睜眼，醫生假裝咳嗽，張行健和許夫婦做談話；「男娘」很孩子氣地把這一滴一滴的瀉入杯中。飯店主人覺得之味，就告辭出去。他纔走出膳廳，大家便相視而笑！

醫生說：

「我怕他把乳癰吐出來給我們看，那要便我的腸臟那要吐出茶了！試想那已腐爛的腸……」

——不進開口，西蒙納夫人想喝止他說這種話。

……試想那已腐爛的胸部，和已穿洞的乳頭……

——啊！你這不聽話的孩子！西蒙納夫人把她的絲巾橫過去一掃，却好打在醫生的嘴罷上。他就大笑起來！大家也接着笑。只有張行健和許太太還在談話，所以醫生說的話

西蒙納夫人臨辭謝，還沒有聽見，乘車繼續着做個笑。

此刻，卷達上了水菓和冰淇淋。許德急取出錢出來看看，竟失口大呼：

「呀呀！已長八點五十分了！以二十五分鐘下山搭車不知可來得及？票倒可以不再買，因為我們買了來回票……」

「我們快叫輛汽車下山去吧！許德夫人說。」

「別忙！別忙！你們儘可在五分鐘內把冰淇淋吃完，把二十分鐘下山已夠了！汽車我已定好，祇須叮囑開得快些好了！」

「許德夫婦急急把冰淇淋吃掉，向衆人告辭，與希明走出飯店；汽車已候在門口，他倆便匆匆與希明揮別上車。」

希明回膳室裏，重新入座。西蒙納夫人就起身坐在希明旁邊許德的位置上。

「哈！哈！哈！好一對一老古董」，這兩位客人，正呆板！西蒙納夫人笑着說。

「你想說「一對老鬍鬚」罷！（Vieux Barbes「老鬍鬚」者，古板人也）希明回

答。

「我信靠你不是「老鬍鬚」。我的心肝！西蒙納夫人說着就坐到希明的膝上去。」

「啊！怪肉麻的！路易說道。」

「只——你表姊那獨漢子！醫生同路易說。」

「不要嚇人了，你那位反義兒（Gibber）女士呢？」

「你也不必自慙，你可向這位借榻呀！醫生指着「男娘」說。」

「男娘」笑着，一聲不響。路易對着他頗願意不願意，他終一管總了。大家同他訂

視，恥水燒紅了「男娘」的臉。只有張行健獨自不語，停了一回，他說：

「——旅行倦了些些睡，對不住諸位，我要走了！」

希——就接命。喚侍者使張行健到一另離開飯店不遠的旅館去。張行健剛出門口，路

易一把拖住「男娘」抱在懷中。

「又是一位「老鬍鬚」！醫生說。」

外面下了一陣細雨，小小的城早已入睡了！在這飯店中，旁的客人也早走了；祇有遺

間客廳中，露出稀稀笑笑臉和其他……

.....

.....

他驚奇的問道：「怎麼了？」

「這白天的時候，」——「這不是此地人人都有的一晚上的寒熱啊！」

「啊！啊！」

希明嘆了口氣。他自己也覺得發抖可惡的寒熱攻擊着；雖然沒有銀子可照，他也覺得太赤白了。他——腿漸漸發痲，他的腿漸漸沉重。他想：「應該休息了！」他又向女主人深深地鞠了個躬，就上樓去。他好似爬的，一步步上去，爬了兩級，眼中金星亂跳，耳中好似萬鼓齊鳴，他奔了上去。到半樓梯時，眼前一黑，兩腿一鬆，跌在樓梯上，連連咳嗽。女主人聽了，連忙跑來，很勉強的把希明扶起，——她自己本已無力了；於是做兩個跛子，一跌一拐，蹣跚上樓。走到希明房門口，希明開了房門，走進去，把衣袋摸空了。一隻四十支的藍色燈炮，照得全室灰白得可怕。光線映着桌上的手槍，不由引起了希明的注意。他俯視了一刻，嘆道：

「這有一天我再用着你！」

他鬆了手，向壁爐中點了一照，壁上掛去。他半倚在椅上，燃着一枝煙。雖則沒有過分的昏迷，但心跳個不住，耳鳴，逐漸厲害；一陣陣火氣自腹部上升，直射到面上；兩

身體更清冷。身體沒有地方暖熱；兩隻手顫動無力，不時的發抖；呼吸分外吃力，每一呼吸肺裏都作痛，好似胸中有千萬隻蟻在爬，搔痒難忍；胃中咕咕作響，一口口酸氣，翻上喉頭，小腹膨脹，幾乎要裂開，却又不想小便；渴或發燥，並疼痛，坐也不好，睡也不好。

——唉！這樣子比死還難過，我還是死吧！……

希明說時，香烟噴進了氣管，又大咳起來，而且吐着血。從前的血，總和在涎液和痰中的；現在却不然，非吐吐血，而且還吐一小塊一小塊白色的腐爛東西。昔日祇有一種縷的肺病；現在吐了塊吐血：一隻已死的右肺，和已被細菌攻擊的左肺，能經幾回的吐？希明不禁有點驚惶起來，想到病後的果止，完全在自殺，就深深的痛悔：

——天哪！——我——我——希望都沒有了嗎？竟完全沒有了嗎？——天呀！——

我的希望，跌在深谷中去了嗎？唉！這不是我自已拿着利刃剪斷的嗎？唉……我真該死！我……我不服！醫生警告我，當他與我談話的時，他對我說：「你尚有一線希望，只是萬萬不可再接近女人，和過度飲酒，及吸烟」。而我當初置之耳外，偏偏去學那些神樣！唉！我如何要自己去尋死？啊！天哪！現在，我知道……（又咳，且吐血）……我！

已無半絲半毫的希望了！……這這樣的直噴！……腐肺一塊塊的吐出來，這是好現象嗎？……我！……我的女人；假離婚……錢弄真……夜窩女主人，……西蒙納夫人……她的女兒……路身……我有那一天……奧地利的混血兒？……這些女鬼！這些女魔鬼！醫生……不要阻攔……羅漢牌！美女牌！……愛你，你愛我，一個鐘頭裏說許多話！……唉！兩小時前我點了許多酒。Mond zineg, Champagne, Sauternes, Sa n'Emilion, Graves……沒有一種不飲，醫士罵我萬萬，能過度飲酒，而我又相反，……！唉！我如何不聽從許德的忠告，他一起到里昂，安心讀書？現在也可……絲織學校裏畢業了！我却在巴黎……碰……那倒了運的彭某，……這個鬼！沒……他……我……也……不至……！哼！你這個鬼……東西！……

希圖思前想後的懺悔者，他不想睡，想起身拿手……！可長毫無力氣，四肢不時的顫動。那枝已燃了香烟，血牀邊一拋。想起來，總站不起來；也就合了眼，迷迷糊糊地睡去了。他做了兩個夢：

第一次他正在花園，散步。園中百花怒放，且……菓樹數棵，都結滿了菓子。他走近一棵蘋果樹，樹上有了許多紅又大又大蘋果，一股股芬香……他……欲……不……得……伸……手……上……採。

仔細一看，靠下面的一隻大蘋果上有許多小虫鑽出鑽進。「啊！可惜了！」希明嘆着。於是向另一隻蘋果丟去。他向上站起，伸手摘下上面的一隻。豈知手指碰到那地方，果皮便直落下去，無時菓頓從裏面逃出。希明驚跳起來，用力向地上一擲。不知怎樣的，那蘋果很快的漲大起來，漸漸地像一個人頭，仔細一看，却是希明自己的面目。猛抬頭，望見那密林枝頭上一隻，也變了人臉，却很像他已死去的弟弟，悲慘地纏着希明，還在噙咕噙咕向他說什麼。希明駭醒過來，不禁哭了。而且還淌着不少汗。但不到五分鐘他又入睡了。

這次他夢在巴黎塔上遊覽。有一車輪，如蟻叫人類，在足足底三百密達之下爬。他把衣襟敞開，讓空氣透入心胸。他快樂極了，高唱「獅雲歌」。不料那南部升降梯，載滿了無數怪物上來：有的像天牛，有的像猪，有的像狐，有的像蟻，有的像蛇，有的像猴子……一個個高有六七尺，以怪足爬行，前是鴨牙雞爪；而且各自不同：有的耳朵如扇，有的長舌拖起，有的口似喇叭，有的彎曲若鉤，有的雙眼發光耀目；有的似哭似笑，有的……種種不一。牠們的腳爪，伸出來也有六七尺長；也有瘦似綉線的，也有粗肥如髮絲的……牠們雞爪，齊口舌聚起來，牠們繞過，轉回來，及：左右翻滾密密排好。

險。一聲尖銳奇響的呼聲，從四方響起。他回頭驚視塔下：忽然塔下地面裂開，膏澤潤滿塔口，他反身，密怪早已逼近，抓住了希明，把他向地洞擲去。他集中全身力氣掙扎，拚命叫喊：「救命！」的驚醒過來。

此時他抱有一股羞怒鑽入破窠，接着一個溫柔的人身，與他為冷汗所浸濕的軀幹相接觸。膝廳中，見是家寓女主八，他便濃模糊糊地吩咐道：

「妳熄了燈！」

二九·九，一九二七，在法國 Bordeaux

轉 運

——誰能無憾處，誰知吾苦類？（曹植）——

太陽自天空一步步下來，走到了九龍山山頂，走到了獨山上枯黃的荷梢，走到了顛顛的背上，逐漸沒入三萬六千頃的大湖裏。蘭汀汀獨依在湖頭坐，欄干上，雙手捧住下頷，兩眼注視着波濤，她已身有深藍的夾背心，然而一陣陣湖風吹來，猶覺她起雞膚。堂前十數棵大樹滿樹黃葉，斜插着幾枝赤楓，西風捲起黃葉，作盤旋舞。暮鴉在空中啼個不住。蘭汀對境生情，一粒晶瑩的淚珠自眼眶突出，跨過眼下幾條綉紋，跌入水中。水中的魚，以為食物隨至，蜂湧而來，雜備吞噬，誰知一場歡喜，正如被高下望牠們的蘭汀，二十年來，空追逐幸福一樣！

中等的身材，但太瘦了；蛋圓的臉兒，鬚髮蒼白。眉毛，不夠長，可惜短些；兩眼，凝視時，有點「對接」。高高的額骨；薄薄如嘴唇。她原不十分美，却也不十分醜。無奈鐵心腸的時隔老人，不等她滿了四十，便在她髮髻旁劃上幾條皺紋，額上幾道雀斑，在她的一舉一動之間，總顯出一副憔悴的容顏，一雙老處女的深淵。

「老處女」。這三個怪字常聯手，為傅電線繞了，怪。這「老處女」三字，年的著冠，倘僅有「老伴」的話。——總想到此地，突然面紅，——「她又何」——獨山一人，太透這氣？浪，自太湖奔來，驟然被獨山攔住，還待在山頂上亂撞，這南道狹窄，濕漉漉，越五湖。張着五道大蓬的船，在兩湖上來往，一些聲音都沒有，好似穿輪鞋在冰上滑，又如斜飛的鷗影在鏡中掠過。獨山頂上的廟裏，跳出暮鐘，鳴聲，穿過了浪花，時上這岸，幽玄洞彷彿它的蟬紗般的翼子，帶着淫意。「天浮電 山扶蘇龍過」，越過的龍山——即惠山，——近近，嶺頭（小島名），都給落日鍍上一層金。身披這道心，大，這樣的富有詩意！然而，於她，祇因缺乏了一位知心人，一位朋友，一位簡簡單單的丈夫，便覺到一切都是空虛，虛空到可怕！

——難道我，是一個人！她說。

不差，她是一個人，非但像一打的女子，而且還得在「女子」之上加一個「實」字。十萬金的匿資，外加上海 蘇州兩所大房子；原已可觀。匿資十萬 贈起兩座，尚且不能使她遠離「老處女」三字的騷擾，侮辱！起初，她未嘗不想找一個知心的青年；接着，事實告訴她：她的希望太奢了，於是退一步為談得來的朋友；結果，連平常的朋友都

找不到，她祇能老老實實打算「買」一個簡簡單單的丈夫：然而，錢十萬，屋兩所，竟買到一個丈夫！

——難道我不是一個人！她重複地說。

她不由自主地從桌上拿了她的皮包，從皮包中取出一面鏡子，於暮色蒼茫裏，她照着鏡自己。以前，哦！不過兩三年前罷，她還有兩枚酒窩，而今呢？……面上的紅潤，一天退似一天。喏，嘴角上掛着兩條八字的綉痕，何等使人顯得蒼老！莫說一年以前，即就半年以前，這兩條八字痕還沒有出現哩。此時，她的身體忽然一抖，手一鬆，鏡子掉到欄干下，石階上，跌個粉碎。鏡子的碎聲，不足使她從幻夢中驚醒過來。

鏡子的一片，自階沿滑下，流入水中，把水缸打出一套套的圓環。這圓環，愈聚愈大，終至消滅。然而，只在那一剎那間，即在這些圓環裏，閃閃重見她生命中的三種重要頭，影，變幻隨着。

那時他恰在中學畢業。天是高的，地是厚的，人生是鏗金的。難道他的父親的近二百萬的家私不夠她兄妹三人揮霍麼？父親有了兩輛汽車，不敢坐，為的是怕腳腫；——他已收

到不少的恐嚇信。於是她去坐了。父親有了這樣的煩惱，不享受，爲的是怕流氓；——已有些流氓願預備向他稱債錢，倘使他去居住的話。於是她去住了。大哥，是個瘋子，鑽在一私家醫院裏。二哥，好聚賭，被巡捕房捉去好幾次，每次花了不少錢，終究父親與他分家了。目下家中，只有半瘋的母親和她。她是家中的公主；那做公主而不快樂的道理？那有做公主而不快樂的道理？父親向她笑，盆中的花朵向她笑，懷中的貓向她笑，天上日月星辰向她笑；一切卻向她笑。而一切的笑遠不如她女兒的笑。

李卓比她大一歲，雖則如此說，實際上只大三個月。於她未畢業之前一個暑假裏，她的母親領李卓到上海閒家來遊藝。「避暑」，說說而已。那會避暑避到上海來？她的父親早已歸於一卓；暗裏與李卓的母親說通，請他們來遊藝。這一點，她並不知道。

學齡二十歲的青年，總算還沒有十九歲的熱那樣的人，生得很快，雖則算不上美，却極招人喜歡；——有多少美麗的人使人見了會生反感。他也是中學出身，因爲家境寒素，現今在一井似莊裏坐賬房。他的父親，中了頭巾毒，「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於是：「兀兀遠遊兮，忽忽臨塊兮」。幾與草木同腐了。他的母親勇敢地扶養着他，直運

他能自立，就是說每月支四十元薪金。

他很活潑，很天真。他有一種脾氣：喜歡笑，幾乎無往而非笑。他笑時，哈哈之聲，機關槍般射出，烟火般爆發。最初，蘭汀的眼睛生在頂上，——據說這是二種富貴病，——不容易達到李卓。不久，他的笑聲硬把她兩雙目移動，從頂上移至額上，從額上移至普通人生的地位。以後來，笑的砲發射連珠時，總有另一尊笑的砲跟在後面。她由高視而改爲平視，而改爲交談，而改爲共遊共笑。他們笑得這樣的和洽，她的父親決定留母子兩人長住在他家裏。

一天晚上，兩人在一起捉蟋蟀玩着。她蹲在階前，他俯下身去。恰巧她立起來，她的額撞在他的嘴上。固然這一撞使他牙牀出血，他却乘機吻她的額。她故意裝作生氣，不開口，害得他發誓求恕。五分鐘後，笑泉從地中噴出射掃靜默的大氣。

——再吹一個吻罷，嫩紅着臉說，噲，小鬼頭！

小鬼頭從十八層地獄爬上三十三天，連忙把一個，兩個十個，……吻送上去。

秋天的雲最是變幻莫測：明明看得一片美人，一霎時變爲獅子、爲犬、爲豬、爲毒蛇，爲蛇、爲豬、爲獅子即是不久以前的美人。那年中秋晚上，喝了「團圓酒」之後，蘭汀的

父親假託有事，陰進書房，李卓的母親假託身倦，走入臥房；他們故意讓與卓以假去真月。

他們手握了手，在園中或行或坐。有時一陣狂笑，有時一聲不做。他們的談話題目不斷地在換，偶而落到「月園花好入長壽」這句上。他柔嬌向她表示愛情，拉着她的手，跪在地上求婚，於她呢，結婚這問題是次要的，祇須每日有人陪她笑談，她已心滿意足了。她覺得李卓確是一位今式的笑伴。無奈女子的心裡每每是矛盾的；如果一位男子向她不表示什麼，她一定不高興，一時！好大的架子！——如果他同她有所表示呢，她還是不高興，「真叫做癩蟆想吃雞肉，牠罷！」所以蘭汀未免要表示一些態度。

——「噯！她冷笑着說，你自問你每月四十元的進款能養活我麼？」

說完後，反身就走。她原希望他去追她，求她，在她面前啜嘆，哭泣，於是她已「俯就」了。不幸李卓是一個老實的孩子，突然發到四十元與二百萬元，其間相差五萬倍；他給這個數目呆住了，甜酸苦辣一古腦兒鎖起心頭。

——「不來就不來！這一下，她真發怒了。」

自然，他再不會來了，當晚他就吊死在一棵樹上。

經過了這番波折，聞小姐的脾氣比前好了一些——好了一些而已！同時，她的父親，春秋已高，懶得管理家事。他的長子，發了癡，當然不能代位；他的二子，揮霍如泥，根本就懶得引起老父的信任心；於此蘭汀頂替了兩兄。有人說：善使某項軍器的人歸死於該項軍器；我再補足一句：常經營某項專業者即化為該項專業之一部分。例如：教授們終日感奮在書本裏，結果自己變為活書本；——從事於書本外各體運動的人原不配做「正真的」教授。聞小姐終日與算盤為伍，日中心中，無往爾非算盤，自己竟變成一把算盤。現今，連笑笑都要打算了：值得不值得笑；而世上的笑原不及哭，決不戀着若有邊益的，於是蘭汀的笑有如黃河清了。

黃河也會清，蘭汀也會笑：千古奇事！初夏的一天，她忽然收到從北京中國公使館寄來的一封信。信中盛讚最慕之意，下面署名謝益，名旁用小字注着：「二等參贊」。她又驚喜，跑去找他的父親。

——謝益，……誰？父親說。

她閉言呆了一呆。

……唔，恐怕即是張雲鵬老伯介紹給你的那一位。

蘭汀昂在空中的心重復放下。說起張老伯，原來曾經介紹過一位姓謝的，當時以為說說而已，不料居然有信來！聞家有的是錢，他的父親雖中過舉，却未做過官；那位寫信的，或許沒有錢，却是現任官。「錢」與「官」，原曾結過不解緣的，所以「錢」追「官」，「官」追「錢」：這合乎邏輯。蘭汀從富女一升到官太太，何等幸事！何況她全家有當今偉人儲華暉作靠山，不難從二等參贊太太升為一等參贊太太；以此類推，前途無量！這件事，值得一笑。

——幸而……，幸而我沒有嫁給李卓！她笑着說。

她本來想說：「幸而李卓吊死了」，忽然覺得還以不說為妙，並非她不忍說，却不敢說；倘使結怨於鬼，鬼亦報復，那纔不上算哩！

謝益的信，每週一封，信中的辭氣，一次熱烈似一次。蘭汀照樣回答他。經過了若干時。他們正式宣佈訂婚。既然訂了婚，已是一家人了，自然要說些體己話。他漸漸露出得才不遇的意態。最後，他請未來的岳父代表儲華暉老人家，出信給當時的外交部長，許他越級升官。儲華暉明知外交一途極講究資格的，倘無大功，決無越級而升的道理，却礙於

聞老先生友情，只得寫了一封信。果然碰了一個軟釘子。蘭汀只得宛辭告知謝益。

謝益得了回信，大大失望，立刻寫了一封極嚴厲的信給蘭汀，單方提出解約，並要求賠償損失。蘭汀自雲天跌至地上，氣得發昏！他的父親，籌劃對付方策。不知他從何處探得謝某已經結過婚，而且生有子女；於是恐嚇謝某，要告他二婚罪。謝益到此方不敢開口。

謝某這件事使他歡不了好幾天。用人以人才為主，講什麼資格？累她失去了一個丈夫！可是，謝某也夠大膽咧，敢於有妻再娶！話，又得說回來，「有錢能使鬼推磨」，她準備花上些錢，設法將前妻離異便得：官太太，豈不做穩了？她因此生出無窮感想：此事不成功，失去謝某不足惜，可惜的是失去了做官太太的機會！人，有了錢自然可以買，而官太太的位置未見待空著等待她。

說到了錢，她的父親原備五千元作嫁禮。無奈世風日下，競尚奢華，隔了若干年，五千元數目說出去已不如從前那樣響亮。而且，生活困難使貧士不願早婚，或竟主一獨身主義；有錢的少年，花天酒地，就想不到結婚。於是老處女逐漸增多；二十六歲尚未出閣

的蘭汀，不免感到恐懼，由恐慌而覺得醫資的太少。

——爸爸，請你再加一些。

她的父親正在圈點古書，聽得妻增加婚資，心裏一急，朱筆自掌中跌下，在書本上畫着，一大點：急得他拼命搓手，嚙緊嘴唇，不住，不肯答應。

——爸，你只有一個女兒呀！她取出手巾，故意拭眼，假裝哭泣，卻在指隙偷窺她的父親。

可憐的父親被逼得汗出如珠：「錢，予所欲也；蘭，予所愛也；孰輕孰重？捨保財而留蘭乎，抑將出錢而嫁蘭乎？」他思索着。畢竟愛女心重，忍痛道：

——罷！罷！再加五千元！

蘭汀因獲勝利而微笑了；——黃河再展澄清！她既然出錢買丈夫，就得注意；招攬投標的人，考察承受者的本身價值。他的父親與親戚朋友談話的時光，似有意，似無意地露出增加婚資的消息。祇須這位開財主親口答應，誰敢不相信呢？消息一傳出去，頓時發生效力：間接或直接，有少年們走上門來。

——哼！男子們都是賤的！她得意的說。

賤之云云，指那班少年爲了一萬元而肯賣身而言。可是，她沒有想到這一層：爲了一萬元而送上門來，固然不見得十分昂貴，然而她自己送了身軀之外，尙須陪贈一萬元，豈非更賤了麼？再進一步說：她連出賣心不如！

在長長的人生道中，我們這班旅客每每喜歡把自己的過失裝在對裝的後面一段裏，而把人家的短處裝在前面：所以，他所望見的長別人的過失。蘭汀既然只見他人的賣身，未免要放出買主的身分來。出價五千元時有五千元的主身分；現今出了一萬元，身分自然也加了一倍。

——張某年齡不大，她就拭去裝某的姓名。

——華某的學識高，華某便被犧牲了。

——唐子榮脾氣不好，陸伯謙人品欠佳，都不入流。

.....

如果一元，嫁資可以使她的眼光抬高一分，十元就提高了一寸，百元就提高了一尺，千元提高了一丈，萬元達到了十丈之高。除非在神話中有十丈高的巨人，普通男子自然夠不上她的眼光了。

爲了同源而相反的緣故，男子見她一元的嫁資就短了一分，十元短了一寸，百元短了一尺，千元短了一次，萬元……哦！變成了衛生物了！做做生物的人那裏敢與手執顯微鏡望着物的女仙配對呢？

歲月如水般流。

每每當她於六月十二月總結賬的時光，感得嫁資之不敷，她就去請她的父親，求她的父親，逼她的父親增加數目。大致每半年加一次，每一次加五千元。加到現在，已積成十萬元；十萬元而不足，還添上兩所房子。

誰有福分享受這十萬元及兩所房屋，外加處士一位？或者說：這位處士和她區裝有否福分被人領去？恰巧此時有一位英國留學生歸來，他原與蘭汀的父親是相熟的。他一到上海，就以世姪的名義去拜訪蘭老先生，當然與世妹見會了面。

朱念漁是四川人，早年遊歐，在英國住了十年。他的家境原不允許他在外居留得這樣久長，幸而他得着儲華暉的幫忙，弄到一名津貼資額，總算能夠安心讀書。他無嗜好，又很用功，所以他的成績超過中上。儲老先生常常稱贊他，聞老先生也留心着。於他未歸國

之前，聞先生已經四方打聽宋念漁有沒有結婚。爲了鄭重起見，聞先生暗暗派人到重慶，把宋家的詳細情形探得明明白白。當下他們除了寒暄之外，暫時不提別的事情。宋念漁一告辭，聞先生立刻請他的哥哥向念漁去說親，爲的是他的哥哥曾經教過宋某。同時，又請儲老先生出了一封信給念漁。他想：三管齊下，大致不會不成功的了！

大致不會不成功的了，她也這樣想。

聞大先生歸來，告訴他的弟弟：念漁願來和蘭汀談談，再行定局。

希望之火自灰中重新發出焰來。

那天晚上，蘭汀覺得很快活，*I am so happy*，她哼着這隻歌。十年來春秋佳日所積下的孤獨的悲哀，被宋念漁三字吹得無影無蹤。「明天如何招待他？」她計算着。她，可憐的她，經過了十數次的教訓，知道男子們不一定個個是卑賤的，倘使女子把自己的身價抬得太高了，男子們也會不顧而去；所以，這次應當改變態度。然而，遷就還不足，勢必要想出一個方法來勾住他。

——可惜我老了！她走下牀來，立在鏡前，披開了寢衣，捧着平坦的胸部，嚼噬着

二十九歲，真不算得老；如果她是一位少婦，二十九歲至三十歲正是最美滿的年齡。無奈她沒有出嫁，而處女之易老，實足驚人！她是聰明人，自知說不足詩，祇能借重身外的事聊……

他是學者，她是富家女郎，錢財，名譽；名譽，錢財！何不在錢的方面吸引他呢？他，有了錢，就完成他理想中的事業；我，嫁了他，人家說起來總是某學者的妻子：豈不完美？多麼偉大的發現，簡直似哥倫布與見了美洲！她高興極了，舞着舞步舞回鋼琴上。Janachek，她唱着，笑着。數年來從沒有這樣愉快，這樣無封鎖慮地笑過！……聞先生將宋念漁延入客廳，喚了蘭汀，自己便退出來。念漁與蘭汀本來講過話的，這次有人提起親事，反而比以前審了。終究念漁先開口：

——蘭小姐有沒有到過重慶？

——沒有。聽說那邊地產很價值，將來倒要多買些地產哩。宋先生對不對？

——很對！很對！

宋念漁嘴裏說：「很對，很對，」心中想：「不對，不對！」他來是有名目的，並不和她討論家庭經濟，為何開口就如此？而且，她說：「將來倒要多買些地產哩」時，把

「將來」兩字故意拖長，把頭擡上幾擡，那副神情！

蘭汀私下得意：一句話就把念漁說呆了！「我把『將來』兩字故意拖長，暗暗示意：你娶了我，我便替你在家鄉得產業。大概他明白了，喜出望外，所以他的嘴不攏了」。她見了念漁那副驚奇的神氣裏想笑，卻又不敢，恐了他生誤會。終究一股笑意，從掛在嘴邊的八字紋中滾出一些，真正一些些：「我的計劃不差，須得繼續下去！」

於是，每次念漁講一句平常的話，她把它引到金鏡上面去，弄得念漁坐也不是，立也不是。蘭汀十分得意。臨別時，她捧着當年說：「再來一吻罷，噲，小鬼頭！」的勇氣，——她好似減輕了十年，——與念漁訂定了第二次會面期。

屆期念漁爽約，再沒有來過，直至如今。

直至如今蘭汀沒有了解他為何不來。

抖，抖，抖的太陽，已跌入太湖裏。晚景由蒼茫變為暗黃。獨山，已非是一座山，簡直變為一個魔鬼，張着衣兜想吃人。五里湖畔，此處彼處，灑着漁舟及村屋的燈火。新月斜掛在天邊，黑漆盤中鑲着一柄銀鏢。

——難道我不是一個人！她恨恨地帶着嗚咽說。

她原是一個人，而且不是壞人，我敢肯定地說，然而她忘掉人家也是一個人！此時有頭蝙蝠從窗口冒失地衝進來，撞着她的鬢腳，嚇得她渾身發抖。那邊黑漆漆一團，有什麼東西？李卓的靈魂？……

——阿寶，快拿燈來！她半哭着喊。

南京；一九三三，九，二八。

心 喪

恐怕是一頭老鼠罷？王牆角「間落」一響，殷東仁律師放下筆來，微微嘆一口氣。他抬頭望着壁上的掛鐘，只覺得自己懷中金星直跳，鐘面上的數字正在跳舞。他定了一定神，再仔細一看，方纔認清長鍼指在七字上，短鍼已走過十二，「十二點三十五分了？」他自言自語地說。樁大一個銀色大槓，日間好似一位懷有身孕的婦人，儘讓人們在它所包含的三百五十二個寫字間內進進出出，現今什麼聲音都沒有，除了鼠子相打和外間包車伙打斷。殷東仁掀起半支殘烟，劃了火，點着了，緩緩吐吸。一團團青白色的烟環逐漸高昂，逐漸擴大。以至消滅。殷律師呆呆地望着它們，接着低低地說：「唉！人生！人生！」他立起身來，走到鏡前去照，他只看得一個清瘦枯黃的面孔，雙眼凹入，而且戴了黑圈。「這就是殷東仁！」他手指鏡中的影子，宛如將自己介紹給自己。「這就是殷東仁！」他複述了一遍，聲音有些抖，兩滴淚珠從他布滿紅絲的眼中滾出。原來的殷東仁不是這樣的，就是能六年前，那時父親沒有死，妻子淑貞尚未過門，自己還在大學讀書。誰不知道學生聯合會青年會長殷東仁？那個男子不羨慕他？那個女兒不愛他？現今呢？三十二歲的人

弄到這個鬼樣子！他一陣心酸，頭自然而然地低下來。他把香煙尾擱在痰盂裏，重新回到寫字桌邊。他提起筆，想繼續未完成的紙子，突然眼前一片黑，心中一陣痛，眼簾不由自主地壓下來。他嘆道：「老毛病又要發作了。」他連忙放下筆，從抽斗內取出一瓶吐血靈，倒了半杯，沖了水，一口氣飲下。明明知今晚不能再工作了，卻又不願意回家；於是再燃起一支白金龍，慢慢地抽。

此時桌上的電話驕忽地響起來，一連串：「摘，鈴，鈴」響個不停。他想：「誰呢？半夜三更！」卻又不肯去接。他料想到不是人家打錯了，定是自己家中打來的；若說打錯了，接本不必接；如果是家中打來的，就怕得接，難道有甚好消息？藥道淑貞會向丈夫說半句溫柔話，喚他回去麼？想想！想想！而且平常此刻早已睡了；機足跟頭睡著三歲的孩子，懷中抱著五個月的女孩，大牀旁小牀上獨睡著五歲大的女兒。她不敢打電話來的，那麼誰呢？管它！然而「摘，鈴，鈴」響個不停吵得他心煩。他只得接了。

「哈！此頭是慶律師事務所。……呀！妳是媽媽！……什麼？淑貞要扼死妳？……哦！哦！我馬上回來！」

「阿二！快快下去點燈！回去！回去！……阿二！聽見了沒有？」

阿二正在夢中向阿秀調情：這個十八歲的大姐！他抱住了她，正想親她的嘴，不幸他們的主子殷東仁，殷大爺睡醒了進來，猛喝道：「回去！回去！」他以為主子趕他回家，驚得手足無措；接着又是：「阿二！聽見了沒有？」他直驚得過來，半睡半醒。莫名其妙。解律師再催促了一遍，他方纔明白，於是跟蹤踏踏從樓梯上跑下去，因為電梯早已停了。殷東仁穿了馬褂，披了大衣，挾了皮包，跟在後面。

今年的天氣有些反常：已是十一月初了，還是這樣暖。然而霜降以後，將近立冬的晚上，究竟不同：一陣陣風吹來，使那位坐在包車中的殷東仁感得一股寒意，他「牙齒微微地上下相擊。車子經過南京路，冷靜得使人害怕！霓虹燈照着油滑的路，好像一灘灘的鮮血。印度巡捕已經下班，中國巡捕也失了蹤跡。偶而一兩輛汽車，用最大的速率，東西地狂馳，彷彿背後有怪物追趕，急急乎要逃回家去。無數的店鋪都關了門，有的是暫時的「打關」，有的是真實的倒閉；那些打關的店家，固然明天還要交易，實質裏空虛到了不得，過一天算一天，正如我們這被殺的仁，殷先生一樣。他早已知道，曉不得半夜，曉不得每晨九時便上公堂，一天忙到晚，得而空了，不是又麻霍便是上影戲院；這有規矩過於勞碌的生活是自殺政策，肺病與吐血都因此而來，但叫他有何辦法呢？人生有何樂趣？有

何留戀？春天的太陽晒不到他的頭上，園中的花不是開給他看的，枝頭的小鳥向他人唱歌。他呢？他沒有勇氣自殺，也沒有勇氣活下去，於是採取了這無形的，比較溫和一些的緩性自殺。

他自懷中取出烟盒，隨手抽了一支烟，打着火想點；一陣風從先施公司與新公司對時的狹街中衝出，吹滅了火。他不再打火，一手拿着未燃的烟支，一手握着已開了蓋的小發火機，癡癡地幻想。老實說，他對於剛纔的電話，一半吃驚，一半卻坦然。自從他結婚之後，婆媳兩人常常吵嘴，很少有安靜的日子。母親是那樣的固執，妻子又是這樣的暴躁，說不定兩人都患了歇斯的里病！他自己呢，何嘗不患着同樣的病症？不過，做母親的可以埋怨兒子，做妻子的可以埋怨丈夫；他去埋怨誰？母親患了歇斯的里病，他可憐母親；妻子患了歇斯的里病，他可憐妻子；他自己患了歇斯的里病，誰去可憐他？做了貓，做了狗，駁為畜生，有時尚有主人去撫慰牠們；他連貓狗都不如！唉！

剛纔的電話或許是吵嘴氣憤之辭，或許……或許是真的呢？他全身宛似中了電，震了一震。他用力蹣跚了一蹣跚，叫阿二加緊拉。同時，想像中他展開一張明天的申報，在本地新聞欄中他看到一個很大的標題：

薄媳扼死婆婆

旁邊加兩條註：

凶手張淑貞係律師殷東仁之妻，

不受過高等教育。

他真不能再想像下去了，全身抖擻，風山殘葉！

車子到葆樹里停下，大堂口已立有十幾個閒人在那兒聽。風送哭聲，好像弄內誰家死了人。幸而天涼夜深，否則閒人早已塞滿了弄堂。殷律師跳車，便向前闖，連公事包都忘了。阿二開了二餘的一扇鐵門，放下了皮包，把車子拖進弄，翻帶上了弄堂門。殷律師跑到將近弄底的地方，——他家住在弄底，——分別哭聲中有他母親在內，先放下心，立停了一小刻，轉了幾口氣，纔敲門進去。

殷家住的是一座兩層雙幢房子。樓上正間是老太太的房間；側廂比較深，放下雨夜太熱，一兩小牀，與律師夫婦各占一牀，他們的兒女兒媳據那兩小牀。其餘四個孩子跟母親睡。張淑貞比殷東仁年輕三歲，恰恰二十九歲，在二十三歲那。出嫁時，這蘇社年夫

海內存感。海內一縣區公慈老七。其家破敗。多其貧窮。婦人。小。二。其。爲近來淑貞身體不好，積生症，所以行衝。結果呢？被吵醒。在。東仁自己。淑貞；淑貞入睡之後，不過不會知道；那個月的小孩半夜裏醒了，哭了，還要做爸爸。的親自去給她換尿布，喂她吃代乳粉，抱她，哄她，直至她重新入睡為止。至於節日，那總可笑！平時清心寡慾，固。很好；積久爆發，便是一個孩子！節慾。節言，倒是姑且。未及！

樓下正開當作會客室；樓下便廂。除了。一。段作。飯間外。布置了一個小型的。字。間：星期日及節日，殷火律師。上。銀色。樓，就在。中享受。大倫之一氣；倘使。緊要。務，便。小。寫字間內。洽。其。寫字間，取。不。地：吵。發怒，相罵，。訂，都在這一間裏。緣。是。如此：客廳裏。布。比。較。室。皇。些，所有。具。等。比。較。值。錢，。地。對。婆。媳。兩。人。有。一。種。脾。氣，相罵。打。時。不。但。認。定。了。象，還要。毀。壞。其。它。東。西。來。洩。氣。彼。對。她。們。體。貼。東。仁，捨。不。得。毀。壞。會。客。室。裏。的。東。西，就。逼。而。求。其。改，避。諱。了。這。間。小。型。寫。字。間。當。權。局。之。地！

新以東仁一。門。對。列。寫。字。間。這。是。然。一。對。手。一。真。一。實。主。一。在。那。路。東。仁。跨。過。門，

幾與妻子交臂擦去，人拉住了，一隻手，嘆口氣，自解帶。

——淑貞要扼死我！老太太搶着說。

——放屁！你自己想尋死小心頭！淑貞憤憤地回答。

——妳倒不要嚷，好在聽聽！真仁明知一箇不會留下來，但也不肯罷。

——妳生得好兒子！

——妳嫁得好丈夫！

——妳討潑婦！

——妳這死不死！

老太太怕死，最不受聽「老不死」，然而平日在媳婦口中說最多的便是這個「老不死」！她一聽得這三個字非生大氣不可，她越生氣，媳婦越發說。今晚她可捺不住了，一出手就抓住了她婦的頭髮，要和她媳婦拼命。那位媳婦呢，自己也不是好惹的，乘勢一頭撞過去，把老太太頂到沙發上，還不肯放。沙發上的新外套被不計其數的蹂躪，撕成碎片。房裏仁一手推開了妻子，一手按住了母親，口中不絕地說：

——有話好說，爲何這樣野蠻？

「送不死幾野蠻咧，她要摔死小毛頭！」

「妳纔不野蠻，妳竟想扼殺婆婆！」

「妳生得好兒子！」

「妳嫁得好丈夫！」

黃仁自勸是勸不了的。非用高壓手段不可；他把棒子一拍，提高了嗓子喝道：

「姆媽不要嚷，淑貞不許吵！如果妳們不聽我的話，我拿着帽子就離開家庭，從

此再回來了，各人走各人的路！哪！」

果然她就被喝住了：兒子雖則不好，有不孝的兒子勝似沒有兒子；丈夫雖則不令人滿意，有不令人滿意的丈夫總比無丈夫好。可是這一拍，把小女孩駭醒了，啼個不住。黃仁有纔想到小孩們：舉目一看，只見大女兒秀秀躲進壁角裏，駭得混身亂抖；三歲的兒子寶寶坐在地板上，手裏不知抓了什麼東西向口中亂塞；至於那個不滿半歲的小毛頭者，被擲在一張椅子上，竟似一堆破布頭，爛棉絮；她呱呱，呱呱，哭個不停，手足亂動，簡直

「要來不生就出來，既然生了，何必使無知的她受苦呢？」

——是我叫你生的？

——好太太！算我說錯了！少講這句，好，好？

——大太太暫時靜下來。小毛頭也真睡着了，東仁放她到沙發上去，免得她滾，並且拿自己的春秋季大衣同她蓋了。抱寶寶到立筒裏去，用毛巾拭淨了小手。再牽了秀秀的手，引她跟他走，向寫字棹後，椅上坐下，一手摸摸秀秀的頭頂，一手手中指微敲玻璃檯面，緩緩地問：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吵到如此田地！

——那個潑婦……

——老不死！老不死！老不死！

——大家不准這樣胡鬧！

——那麼，我先講！

——不，我先講！

——你們不必搶。母親年紀大，母親先說。

——老不死，妳說，妳說！

領，把小孩子一個個殺死。

——絲綸！

——絲綸說謊！

兩人同從椅子上忽的立起來，又有交手的脾氣。東仁連忙一手一個按捺住了，然後坐下，道：

——原來這樣！事情小得很，犯不着吵得「滿城風雨」！

——事小，她些扼死我！

——她要摔死小毛頭！

——沒，這種話！媽媽自己是一過母親的人，決不會要殘死孫女兒！淑真有時性情暴躁，然而也不至於要殺人！大概她拒絕媽媽，這因因，媽媽也會她想行凶了。家庭之間，大家是骨肉，何必斤斤較量呢？好！現在既然解釋明白，快去睡罷，時候不早了！

——做兒子的總幫母親的！

——做丈夫的只想討老婆的歡心！

東仁知道這是她們一應「一」的結驗，便懶得辯，免得再生枝節，他只盡他應盡的義務。

是老太太首先起立，一拐一拐地上去，嘴裏還在那裏囁哩咕嚕。淑貞迴避囹因，一毫不做地走；東仁抱了空寶，牽了秀秀，跟在後面。

東仁伏侍淑貞，小孩們睡了之後，跨上自己的牀。他無論如何睡不着。壁上的鐘已敲過三下。東仁左面睡不好，右面也睡不好，右面睡不好，右面頭痛，俯睡氣悶。他想起人家說：「他數數目會引人入睡的；他使一，二，三，四地數下去，……等於……數。又有人說：目不轉瞬地盯視一樣東西，也會使人入睡；他竟注視著帳頂上一灘蚊子血，直看到眼花眼酸，依舊沒有睡意。他索性爬……披了衣，做賊般偷偷下樓，想在寫字間裏抽一支烟；——奉太太之命，臥房內不准吸煙。

他開了寫字間電燈，開了門，先把椅子、椅墊、書本——都是「戰場」殘跡！——整理一番，然後坐到轉椅上。寫字檯上的玻璃面又受了創傷，恰巧與上次的一條裂痕交叉而過。東仁拿了一枝水筆，摹倣着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在兩裂痕相逢處繪了一個人；又用鋼筆染着紅墨水隨意點了點點，算作是血；終究在旁邊題了「殷東仁」三個字。他呆望這幅畫，約摸有三分鐘，筆剛乾了，他嘆了一口氣，向玻璃呵了一呵，拿廢紙擦掉了。

突然間，他感得一種極度的空閒，絕端的虛無罩住了他。他簡直分別不出是生是死。

好像江上的浮萍隨着水淌，他已變爲麻木不仁，順着生命之河，向死流去。他什麼都不
想，什麼都不做；什麼都不想，不想做，也是什麼都不能想，不能做。如是過了十分
鐘。

十分鐘？遙遙如十萬年！

於是從極遠的地方，從太陽系外的地方，緩緩地，慢慢地，一絲一毫，一忽一釐，他
逐漸回醒過來，他方纔記起到寫字間裏來寫的要抽煙。他機械地取出煙支，機械地燃上火，
機械地放到唇邊，機械地吸。

一朵朵煙雲動了殷東仁的心事。他長嘆道：

——母親如此，妻子又如此！

於他未結婚以前，他的母親法夠慈祥的；——她只是氣量小些，耳朵根軟；然而那個
繃小眼不識字的婦人不是如此呢？自從淑貞一過門，家道一年不似一年；不久父親死了，
遺下不少債，更加狼狽。母親的脾氣一天一天地變壞，專同媳婦尋相罵，叫淑貞：「掃帚
星」。淑貞呢，起先是孝順，後來忍不住，難免回幾句口：萬事難於開始，一開首，
便一而再，再而三，……成了習慣；換真的愁爲「掃帚星」了！當這個時光，東仁有一個

新的發覺；他的母親驚於淑貞連食有一種神秘的，怪誕的偉蹟，病與隨僕去學問等一係頭人一樣；「兒子是我的，現今被媳婦奪去了！」淑貞却報以：「丈夫是我的，要歸我管，要歸我管。」因此外水與內在的種種原因！使她們水火一天深似一天。

——母親可憐！淑貞也可憐！

是的，淑貞也可憐的很，東仁從袖斗內搜出一張半黃的照片，照上的女子是多麼美麗，多麼活潑，多麼討人喜歡啊！不過六年，不過六年；六年以前的女警隊隊長愛是六年以來的馬婆婆；「老不死」的潑婦！不堪回首！不堪回首；未結婚以前，東仁與淑貞不知立過多少「海誓山盟，此心不改」的誓言。如今呢？淑貞口口聲聲怨命，怨自己沒有眼珠，嫁了這窮窮律師，不曾嫁給表兄吳天一，否，今日吳司長太太了！那時的殷東仁有何長處？過比吳六一來待出客，會講話而已。現今想來：凡是坐汽車的人都是美的，坐車或乘雷車的都是醜鬼！般，律師？府上必得有人上門。而吳司長府上呢？車馬馬籠！使吳司長討了四個妾，倘使正妻是張淑貞的話，何至於此？退一步講，假使有了錢太太，只還虧又擺在自己口中呀！等類的大道理，使淑貞「不平則鳴」的呼號，她長於醫藥，滔滔不絕，聽給東仁聽；而且恐怕她太易了解或記不幸，聽不樂於聽她說了又說。

「……蘇西我呀！」

真的，殷老太太可憐，殷少奶奶可憐，殷律師自己呢？他的辛勞，爲誰辛勞？他的青春，爲誰犧牲？家運的中落，是否他的過失？她們患歇斯的里症，他應否負責？做母親的，一不如意，便埋怨他；做妻子的，一發怒，便把他弄出氣；他呢？他去埋怨誰？他丟出誰的氣？哦！牛馬般的工作，野狗般的待遇！

殷東仁想到此地，香煙早已熄了，他不再燃第二支。他忽然覺得喉嚨癢，口中有一股奇異的甜味，叫一聲：「不妙！」早已吐出一灘血。噴在玻璃桌面上。他放下煙尾，從抽斗內取出一張潔白的棉紙，用小指抹了血，向紙上劃成：「喪」兩字。

接着一陣狂笑……

南京：七，十一，一九三五。



廻 顧

那一年，天氣很有些反常；在大伏裏，最熱的日子不過八十多度，一入秋，却昇到九十九度；「秋老虎」真可怕！然而可怕的豈但「秋老虎」而已？園中樹間的蟬，早以為該年懦弱的夏跑到不知何處去了，誰料秋有比一着，炎氣超過夏季；於是牠們欣欣然唱得更有力，把這座衰敗荒蕪的園子吵鬧得不亦樂乎。實際上，這座園子或許需要這樣熱鬧一下罷，否則呢，除了蟬唱蟲鳴之外，在這兒，只聽得仲楊秀貞和她的女兒仲惠淑的嘆息，以及仲景老頭兒踱步的聲音。這種情景，已一年了；而且，秀貞與惠淑的嘆息一年繁似一年，仲景的腳步一年浮似一年。啊！如果這園子裏的樹有靈魂的話，它一定能夠告訴我們昔日的繁華，陪襯出今日的淒涼。所謂「昔日」，也不過十年上下，小小十年竟有如許變故！過去已成過去，不必重提；現在依舊是現在，請問如何對付？「如何對付？」仲景在想，仲楊秀貞在想，仲惠淑在想；這是嘆息與踱步的由來。

年老的人經不起風波，或者說；經了風波再擡不起頭來；至於年輕的人，尙未出世或入世未久，沒有吃夠苦，沒有跑過絕路，沒有喪盡勇氣，他們還想奮鬥，不信這世間沒

有幾時。所以，年近五十的傅景教他兒子傅樞禿真的極法自然與年歲二十的傅澤不異。傅仲景和秦貞，困難消磨了志氣，憂傷侵蝕了勇敢，一眼望去，都是灰色，猶之陰沉的天，不見半方蔚藍，不漏半絲日光；惠淑便不然了，並非不知道人世的苦味，可是還沒有嚐過，而她當此如春之年，雖則天上有時陰沉，她料想太陽還在雲繞，只不知這纏綿參教人生幸福的太陽究竟是什麼樣子的罷了。尤一因為她心過了「香香之家」的教育，就是說老式的教育，滿服「忠孝節義」，強狂自己以教父母的大志；倘使沒有這點希望，此枝正在長成與缺雨露的瑞草沒有不枯槁而死的！這個對身事親的志願即是她黑夜中的北斗星。

——「咳！這世界是沒有公理的：正人吃虧，小人得意！仲樞秦貞明明叨謝說。

——「媽，老天自有主張，惡人終究要受惡報的，你放寬心罷！仲惠淑誠笑着去慰勉的拜辭。

——「懶的嘆息和安睡，每天得說上幾百次。而在母女談話中間，在瘦弱的身軀的傅景反背着手，鬆了背，鬆了肩，鬆水騰去；他不開口，他有什麼話可說呢？」

「這便罷了，請去一會，這便罷了。」

「新近發覺了劉家驥，」——劉家驥去仲，所在的地方林林總總，下了一驟，劉家驥有三十五歲，兩三個鐘頭便可跑到，何況梅林驥又是和仁祥的兒子呢！當然，有錢的人，不難在上海跑，享受現界的快活，而窮苦的人，也不妨背上一個包，揀了一柄傘，嚮任何方向逃去好，反正他們無所顧慮，在甲的是窮，換了乙地還是窮；最困難的是衰落的世家，比上固然不足，比下是不足，比上兩不足是一錢，「比下的不足是一力」！例如仲家，一則沒有經濟能力住在上海，二——缺乏體力養以四處奔跑。那麼，如何是好呢？

這一天，仲景從何坊回來，聽得劉家驥是哥，氣喘呼呼，面色蒼白如紙，他一見劉家驥，

「不得了！不得了！」

「怎麼病？母女同受罪，」

「聽說今晚晚上匪徒來了，」

「是匪黨前來探聽。」

「……」

——好孩子，什麼保衛團？捉住了細毛賊只知道請賞，連了土匪乘機搶一陣，匪退後還是保衛團！

「秀貞，你去整理東西，萬一……唉！萬一要逃難的話，你這樣小腳伶仃！……」

那天晚上大家沒有睡，連燈都不敢點，黑沉沉地空中充滿了死氣。不知從裏面的一條狗，在牆外引長了喉嚨哀嗥，——俗語所謂：「狗哭。」梅林鎮上的人迷信得很，以為狗哭的災中，不出三日，定有死亡。仲家，現時只有三個主子和一個坐轎的「媽子」；狗哭應在誰身上呢？「唉！這種年頭，生不如死，讓我來當了災罷！」仲景這樣想。「我是老的了，小腳伶仃，逃難都不方便，還是讓我死了罷，省得累他們父女！」這樣考慮着仲夫人。至於惠淑，却另是一種打算；她預備拚着自已的血，生去，去替代父母，「孝女」「烈女」等字樣徘徊於她心中，一個個有西瓜那麼大，而且晶瑩有光。

如年的長夜，一寸一寸，一步一步，很艱難地走過去，東方漸變灰白；大致脫離危險了罷？

然而……

然而，竟沒有脫離危險！

最初，在鏡的東端，突然發出一聲槍聲，這明明是土槍。接着一片靜，大概有五分鐘長罷，靜得很奇怪的，把鷄鴨，犬吠，鳥歌，古廟兒壓下去，把人的呼吸發幾乎截断了，而增加了心跳的速度；這晚上全鎮的人，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外，大家沒有睡，大家等待大禍的降臨，現今這個不可倖免的時期到了！靜過後接着一片鑼聲，自遠而近；伴着鑼聲來的是吶喊，是犬吠，是狂飄。有無數的腳聲在圍牆外跑了過去又跑了過來，鎮的西端起了火。這時秀貞與惠淑早已嚇得發抖；仲景究屬是男子，膽子大一些，比較鎮靜一些，他叫他們躲到荒園裏去；雖則東方逐漸翻白，那邊長得落亂無章的草木儘能庇翼她們；假使土匪衝進門來，見是荒園，不一定會窮搜的。她們入內後不到幾分鐘，外邊便有人打門，打得很急，人聲十分嘈雜。仲景那裏敢去開門咧，不抖的他也抖了。門，不停地敲，搖搖地倒下来的樣子。仲景想：「終究要死的，爽快開了門罷！」可是他的腳已不受他的指揮，真叫做「寸步難移。」

——開開門，仲老

——不要害怕，——是我們！

強盜稱他爲「仲老？」決無此理！而且這兩個聲音熟得很。仲景勉強定了心，仔細一

總，原來是老鄰居張仲和與徐禮真。他抖抖擻擻把大門一開，隨手擁進不少的人，都是本村的人，不見半個土匪。

——土匪……匪……去……去了麼？

——那裏！他們盤據了公正堂，找本鎮代表說話。他們說：他們來此爲的是錢，知非爲了要殺人放火；如果有人代表全鎮出來商定一個數目，他們錢一到手便走；否則呢，他們只得殺人放火了！我們公推仲老當我們的代表。

——我們一致擁護！

——我們一定服從你老的吩咐！

——我……我……我……

不用遲疑了，土匪們是等不來的！如果傲倖說成功了，大家恭喜；如果你不肯去，大家不會佔便宜，你自己先不要忘掉你家裏有個未出嫁的閨女啊！

——好！好！我去！我去！

他來不及通知他的妻女，一窺蜂被人擁着去了。去了老半天，秀貞與惠淑聽得外面毫無動靜，偷偷出來張張，看見大門虛掩在那裏，人，一個都沒有，仲景也不知去向；正

蠢撲撲的雷聲，響得真神，連連了睡夢。雙手不覺攏攏，雙膝攏攏在犄角上。

——怎麼呀？秀貞問，顯然又吃驚又好奇。

——請好了！請好了！我向土匪頭講妥了：本錢是個窮鑽，只能出一萬五千元，立刻交現。土匪頭也答應約束手下不許傷人，不許縱火；——只燒了裕豐當，算黃胖子晦氣！錢，公派定了，大家拿出來；我呢，因為我交涉有功，我的一份大家代我出了。祇有凌斌旺那傢伙不是東西……

——那個凌鑽長？意淑問。

——什麼鑽長？鬼東西！有了事，他縮頭縮尾；沒了事，他想不出錢！

——你！……

——我？自然教訓他一頓。大家也不容他不出錢。

——唉……

——幹嗎咧？

——爸，你得留神一些，凌某人不是好東西！

——哼！好孩子，全鑽的人感激我到極點，凌麻皮敢得罪我麼？

平安過了兩天。

第三天一清早，縣裏派了一隊保安隊下來；隊長拿了和仁縣縣長醒華的名片，請仲景上城去談話。據隊長說：梅縣長對於仲景的「付匪徒，極爲敬佩，所以請他去敘敘。仲景是個直性漢子，他覺得梅縣長應該這樣做的，絕對不疑惑什麼。仲楊秀真是出名的「沒腳蟹」，向來以丈夫的主張爲主張的；仲憲淑年輕無識，不懂得世途險惡。只有張仲和還相當機警，雖則他說不出什麼來，但他總覺得這事有「不妥」：（一）鎮上出事時，曾經有人飛報縣長，縣長卻未派人下鄉；（二）事過之後，倘使縣長真的佩服仲景，他應當親自來，目下却派了人來，而且所派的是保安隊，人數有一隊之多。當時他不能說什麼：仲家正是高興頭上，難道他去「沖冷水」，講喪氣？所以他並不阻止仲景；誠，但私下拉了徐禮與，遠遠地跟他們走。在路上，仲景和保安隊長談說，不知不覺間走了二十多里路，一些異態，沒有。可是，一近城牆，保安隊長扭了扭嘴，馬上兩個保安兵抓住了仲景，迅速地上了一手銬。

——路嗎？仲景驚嚇地問。

「你去問縣長，縣長准不准回審。」

張仲和在後看得清楚，向徐禮真點點頭，低低地商量；他們一同進縣署轉審，如有危險，徐禮真先回梅林鎮報信，使仲家母女逃走；——徐禮真正當壯年，儘可一往一來跑五十里路，張仲和却年老跑不動了。

城門口的景也與往日不同了，站着全武裝的八個兵，在那兒搜查行人。仲景等進城時，他們向隊長行了禮，凶狠地看了仲景一眼，仲景開始覺得不安了。

張仲和與徐禮真，經過了嚴密的搜查，總算進得城。

一路上站了雙崗；商店大半是半開半掩的；道中行人很少，見了仲景一行人，急忙避開，宛如仲景患了嚴重的瘟疫，惟恐傳染似的。

仲景被牽進縣署裏去。

張仲和等想跟進去，却被攔住了：「說沒有用，塞『小錢』也沒有用；今天的案情太大了，不准旁聽。張仲和要打聽一些端倪，縣差們睬都不睬。他們沒法，只能走了出來，上茶館去。」

茶館裏的人，平日很多的，今天滿了一半，並且比以前靜了許多。徐二人用神颯兜了

兩個圈子，方纔找着索以貪嘴愛說出名的張阿四。他們彷彿發現了寶貝，高興到了不得，趕快移到阿四桌上，又叫了四兩黃酒。一碟干絲，請他吃。斷斷續續從阿四口中得到這個出乎意外的消息：有人向梅鎮長告發：仲景私通匪徒，坐地分贓。

——告發的人是誰？仲和問。

——凌斌旺，凌鎮長。

——這狗……！禮真直叫起來。

仲和連忙在桌下踢他，使他不發聲。幸而半醉的阿四沒有聽準。旁的茶客也沒有注

意。張仲和繼續問：

——何以見得仲景通匪呢？

——殺人放火是強盜的本領，陽仁村被洗劫，劉家廟被焚毀，偏偏到了梅林鎮，強盜發善心，找人出來講話！凌鎮長出來說項……

——凌……，他？

——是的，他凌鎮長說了等於白說，強盜指名要仲景出來聽。

——「強盜指名要仲景出來聽？」

——對咧！仲景一開口便成功，一萬五千元，強盜拿一萬元，仲景自己落五千元；凌鏡長親眼看見的。

凌鏡旺陷害仲景，已經明顯地證實。張仲和與徐禮真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方面從遠通知仲家母女避難，一方面設法營救仲景。梅靈華梅縣長是個貪官，又是個色鬼；沒有錢；休想向他開口；而仲家圍女不離梅林鎮，也許會引起旁的糾紛來的。徐禮真奔回梅林鎮，張仲和去辭款。

x x x

惡消息傳到梅林鎮已是下午三時左右。徐禮真不斷地催秀貞與惠淑起身，恐怕梅縣長下鄉抄家，還是速離是非窠窩妙。仲楊秀貞不斷地唸：「南無觀世音菩薩。」然而天高書薩遠，觀世音並沒有來管閒賬。惠淑呢，倒相當鎮靜，她說：

——媽，前天打的包裹還在那裏咧，我去拿。

——不，不，我去拿！我去拿！

秀貞搶着自己去拿，進去了却不再出來。仲惠淑等待不來，自己進去尋，在桌子上看到一張字條，歪歪用鉛筆寫着：

「惠兒：

人，終要死的，到我年紀，也可以死了。我身體衰弱，又是小腳：逃難起來於你是有害無利的。你，年紀輕輕，萬萬不可見我自盡也自盡了，你不要忘掉關在牢中的爸爸：你得活着，找機會爲我們報仇：——就是沒有機會報仇。你也得活着，我——決不願因爲我們兩個老年人的緣故，把你生生斷送了！如果二十年來我們的數套不落空的，你一定願從你爹最後的叮囑。至於我，我一定化爲厲鬼去找那個沒天良的凌斌旺！

母貞字。即日」

惠淑醒來了，顛重腳輕，一栽葱昏倒過去。同時，那個半聾的老媽子在荒園中井旁拾到一雙楊家貞慣穿的繡花鞋：無疑地，她投胎死了。

仲惠淑一昏昏了幾乎兩個鐘頭。她緩緩醒來，又哭了幾場；她本來想自盡的，但母命不可違，她又何忍違背這最聖的母親呢？何況徐禮賢請人還環繞着她，深深嘆息，委婉地勸她回梅林？她沉思了好久，肯定地說：

「好罷！我服從母親！遺命和請位的勸導！」

她提了一個包裹，——這是那天強盜來時打的包裹！——扶着老媽子，危巖巖走出荒園門而去。

——在太陽落山以前，你們趕得到紅葉村，你們可以住在我的表兄汪信甫家裏；保管你們平安無事！徐禮興追出來說。

——多謝你，徐先生！惠淑接着說，請你代我謝謝張先生和諸位高鄰；我惠淑祇能來世再報答各位了！

——說那裏話，小姐，說那裏話！

x

x

x

仲憲淑雖則年已二十，平素不甚重禮育的，——實際上她也不知道何謂「禮育」，——靈健不過如此，又沒有走長路的經驗，所以走上兩里路便覺腰酸腿痛了。尤其因為天氣熱，不但汗透紗衫，而且口渴得很。恰巧走過一座荒廟，老媽子建議休息一下子，——她自己也不走了，六十多歲的人啊！誰知在廟門限上一坐，那位老媽媽眼簾漸漸合下來了。惠淑，所受刺激過深，一會兒合上眼，一會兒又驚醒過來；祇須她一閉眼，一連串的惡夢騷擾她，直使她驚醒不止；可是，一驚醒，「復仇」兩字又徘徊於她腦中，她極力思

索如何得以報讎，她想，想，想，過倦的她再昏昏入睡。這樣，翻覆了不知幾次。

有一輛獨輪車，隨上推來。車上是空的，沒有搭客。

突然一股閃電穿過惠淑的腦子：她想得復仇的方法了。

——喂！推車的，你上那裏去？

——上梅林鎮去。

——上城去，可來得及？

——那要趕一趕了，這般熱的天！

——上城去一定要經過梅林鎮的麼？

——不必，在田中走更近一些。

——好！你推我到城去，愈抄近路愈好，我給你一塊錢。

——一塊錢？推車的有些不相信他的耳朵，這位小娘子在那麼高的代價。

——準一塊錢！

——好！好！這位老媽媽呢？

惠淑望老媽子一下，睡得正濃烈，於是說：

——我們不是一起的，走罷！

她取了衣包，跨上獨輪車，向城中出發。

近乎三十里路的長程，自然不能片刻走完。在途中，車夫夾七夾八與仲惠淑攀談。惠淑那有心思閒談？不過，爲了要探聽消息，却又不得不。他告訴她的新聞，大部份徐禮翼已經講過，但很有補充的地方，例如：梅縣長與凌斌旺原是濠帖兄弟，此次凌鏡長送了梅縣長三百塊錢；梅縣長有四位姨太太，第四位姨太太隨縣長到任，最得寵愛，不幸她在三個月前難產死了，目下縣長正在物色替代的人；梅縣長是吃大煙的，而且患了肺病；這位得寵的四姨背了縣長偷人，在西廂壁櫥後一扇秘密門中進出的，這是一個被四姨拋棄的。懂吃了醋纔說出來的，現今鬧得全城皆知，只有縣長蒙在鼓中；……

——你到城中去有什麼事，大姑娘？

——去望一個親戚，惠淑隨便胡謔一句。

——姓什麼？住在什麼地方？

惠淑呆了一呆，說：

——姓李，多年不見了，說不定已經搬了家。

——那麼，今晚你要落客棧的了？

——是的。

——那就要發生麻煩了！

惠淑吃了一驚，問他爲何要發生麻煩？正因爲捕到了仲景，梅縣長恐怕強盜化裝了來謀救，所以旅舍中查得利害，單身女客簡直無人敢招待。這，確乎使惠淑很爲難。還是那個推車的想出了辦法：

——大姑娘，我看你沒有出慣門，不用說目前城中客棧不敢招待單身女客，就是肯的話，你獨自一個人也不方便的。我弱，我已經老了；我家裏也有一個姑娘，同你差彷彿年紀；我的老伴還健康；你搬到我家裏過了夜罷！

惠淑看那老頭兒像是很老實的，又說得有理，便答應了。他們於將上燈時進了城，在途尚未逢着認識惠淑的人。

x

x

x

在牀上，惠淑想起這椿飛來橫禍，想母親的慘亡，想起自己的身世，正欲痛痛快快地哭一場；但她那裏敢？她不能啼泣，猶恐吵醒了與他同屋睡的那位大姑娘，她抑制了悲

哀，打算如何去營救父親；要營救父親，先得研究如何去接近梅縣長；要接近梅縣長，先決問題還在乎如何得以跨進縣署大門。她把能夠知道的方式如賊窺等等都思索過了，都不行。終究，她想到一個方法，似乎有幾分把握，她顧不到一切了，她只能冒險嘗試一下。想到此地，她也噤口入睡了。

明晨一起身，她便經意裝扮：不是她喪心病狂，父母蒙了不幸還不忘脂粉，却因為「美」有時是女子的武器，她正想仗着這醉人的武器去實行她的計劃。推車的女兒還打趣她道：

——大姑娘，我看你不是來望親戚，簡直是來望新郎官的！

爲了要免去人家疑心，惠淑勉強笑了一笑。她心中想：「什麼新郎官不新郎官？我那裏有這輩福分？我是去上刀山，投虎口的！」

裝束已畢，惠淑付過了車錢等等——那老頭兒起初不肯受，推了好幾次纔放下，——走出門，稍爲走遠了一些，纔僱人力車上縣署去。

——我要見梅縣長。

——這兩天梅縣長不見客。

「……什麼？梅縣人來找我的，如何不見？惠淑撒下一個謊，故意提高喉嚨說。

傳達吃了一驚，立起身來把惠淑從頭至足細看一下，的確是一位很美麗的大姑娘，「不要是四姨的未來替身罷？」他考慮着，便不敢開罪於她：

「——是，請發大姑娘貴姓。

「——我姓……惠。

「——這裏請坐，讓我進去通報。

傳達回到書房裏，看見梅縣長與凌鎮長在那兒下棋；文昭文崇文先生反背着手，立在旁邊看。傳達是受過訓練的：凡是關於女人的事，如果梅縣長沒有客人便回縣長自己，如果縣長有客人改回文崇文書房。他向文先生打了一個手號，文先生蹙出來，傳達稟告了這麼一回事。文先生記不起梅縣長有沒有找女人。不過：一則梅縣長很看重「色」字，二則不管找不找，總須女子長得好看，梅縣長不會不喜歡的，何況四姨太死，倘無替身呢？所以他叫傳達領那女子到花廳裏去，先讓他過過目。

惠淑又慌又悲，到了花廳。侍役敬過茶。

文先生如若無事地躡進廳來，向惠淑點了一點頭，自己介紹了自己，在對面坐下了，

望了惠淑幾眼，然後婉轉地問惠淑在何日何處與梅縣長訂定了約會，「以便稟告縣長，」他用這句做了結束。惠淑有何可說呢？她假裝不肯說，非常了縣長面不肯說，而且做出焦急的樣子。文鼎肚中暗好笑：老梅呀老梅，現今你着實進步了，連我都要瞞起來咧！」然而因為惠淑生得好，他也不忍逼她，祇說了一聲：「我去請縣長來，」便退了出去。

文鼎低低報告了縣長。縣長本來莫明其妙，但聽說她生得很美，便心動了，他辭了凌鰲長進內。凌斌旺還以為他們有緊要公事，也就起身告別。

梅醒華見了仲惠淑，一時想不起來，——當然想不起咧！——但有件事是真的，就是他所認得的女子中，祇有四姨可以與惠淑比美，而四姨早已去世了！梅縣長不禁有些傷感，一邊却又「飄飄然」起來。

——尊姓？

「做姓惠，惠玉，……縣長真是貴人多忘事！」

「不敬！不敬！玉惠小姐！我們好像在那兒會過一面的。梅縣長也撒起謊來了。」

「否則我那裏敢來見縣長呢？」

惠淑忍着一肚子的氣，向梅醒華笑了一笑。

經過一笑，梅縣長搖搖不自持了。

——「書童！書童！請問有何見教？」

——「這……很不容易說，……四姨太過世之後，……縣長無人服侍，……」

——「哈！哈！哈！我梅醒華幾生修得這……」

他原想說「幾生修得這醜態」，恐怕「惠小姐」生氣，連忙改口。

——「……這光榮？那麼，……這……貴處？……尊庚？」

——「梅林鎮，虛度二十。」

——「梅林鎮？梅縣長一呆。」

——「從小就在外邊的，惠淑連忙接一句，恐怕露出真情。」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所以惠小姐這般大方！……（迴頭）來人！……快把西廂」

掃乾淨，請惠小姐去住。……（再向惠淑）一切簡便得很！

——「大家是自家人，不必客氣！惠淑又笑了一笑。」

從此仲惠淑做了梅醒華的新姨；從此梅醒華終日陪伴新姨，懶得辦公。仲景這件案子

也擱了起來，沒有詳著。

仲惠淑失身後的生活是極端痛苦的：在表面上，梅縣長很寵愛她，真比四姨還來得寵愛，因為四姨祇是妓女出身，而「新姨」是讀書明理的，所以梅縣長不但愛新姨，而且還尊重她；可是，在精神上，父親依舊關在監裏，母親之仇未報，而自身與仇人結合，至少肉體上是受盡蹂躪的了：這些如何能忍受！但是，爲了要復讎，祇得咬緊牙齒，過這非人的生活。

仲惠淑失身已有一個星期，仲景的案子也停頓了一個星期。凌斌旺等得不耐煩了，他已來過兩次，梅縣長老是藉口不見。凌斌旺與仲景本沒有什麼切骨之仇，祇因爲一鎮的人都聽從仲景而不聽從自己，尤其那次被仲景當衆教訓了一番之後，大家因爲他既胆小又吝嗇，便叫他「金錢烏龜」，於是在梅林鎮他與仲景成了不並存之勢，他想靠了把兄梅縣長的勢力，鏟除仲景。仲景一死，他便可暢所欲言，張仲和，徐禮真之流是不足顧慮的。另一方面，他探聽到梅縣長不見客的緣因，爲了給新姨迷住了。他想：新姨這條門路不可不走，便買了許多名貴的裝飾品，購了梅醒華，委託文崇送給新姨。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位新姨便是仲景的女兒；凌斌旺只見新姨賞收了東西，以爲着了路道，又誰知新姨別有

打算呢？

凌斌旺等得不耐煩了，第三次來稟見。這次，梅縣長的親信文崇又爲他說了許多好話：梅縣長只得出來見他。梅縣長出來談不到一刻鐘，又進西廂去了。仲憲淑裝不知接見何人，問道：

——縣長，你見了誰？

——凌鎮長。

——那一個凌鎮長？憲淑故意再問一句。

——梅林鎮鎮長凌斌旺。

——喲！凌！斌！旺！好傢伙！縣長，你真是「宰相肚裏好撐船」啊！

——怎麼講？梅縣長驚奇起來了。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麼？

——你不知道，我也不必講了！憲淑留難地笑着。

——心肝，寶貝，說啊！

——我說了你不可見怪。

——不見怪！不見怪！

——你真的不知道凌斌旺凌鎮長是四姨的情人嗎？

——什麼話！梅縣長拍桌子一拍。

——是不是？同你說了，你便生氣！現今誰不知道凌凌某人給你戴了一頂綠帽子呢？

——這……這……這……

——過去的事不必重提，目下的事倒要講一講：你看，這些東西。

惠淑把凌斌旺送給他的東西一件件陳列在桌子上，故意加進了一雙繡花睡鞋，一副抹胸，兩條綢的短袴。梅醒華一樣樣地細看，口中說：「香水，口紅，脂粉……」

——混帳！混帳！送睡鞋已不行了，連抹胸襯袴都送了，這個狗頭！

——還有一封信裏咧。

——拿來！拿來！

——我說了很生氣所以燒掉了。

——誰給那王八蛋把這些東西送進來的？

「就是那張桌子上小瓶裏的藥片。只能吃兩片，多吃是不行的！」

「——什麼樣不行呢？」

「——多吃了便永遠不醒過來！」

「——嘔！」

惠淑口中說：「嘔！」肚裏想：「這是好東西！」她服侍梅縣長吞了兩片，他入睡了。偷偷吃了一片，「試試看，」她已向自己說，果然靈驗非常，舒舒服服睡了一夜。到了明晨九時左右，梅縣長正陪着新姨用早點，傳達進來說：「梅林鎮張仲和求見縣長。」惠淑聽見了張仲和名字一聲，連忙鎖定着自己，慫恿梅縣長去見他。梅縣長言聽計從，服服帖帖地出去了。惠淑閃在門後竊聽，果是爲了營救她父親來的。張仲和辦得了五百元，準備送給梅縣長。惠淑都聽得了，輕輕縮回西廂。停一忽，梅縣長也進來了。惠淑問他何事，他一五一十地說了。

「——仲景通匪？那纔笑話！仲景是我的親戚！」（她說到「親戚」二字，心中一頓，幾乎吊淚。）——「我很知道他，他那裏會通匪？殺了我頭都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無奈凌鎮長……」

——開口「凌鎮長，」閉口「凌鎮長，」好親熱呀！

梅縣長面孔一紅：

——依你有何辦法呢？

——把仲景放了，好在你還沒有詳省。何況仲景是我的親戚？你看我面上也得放掉！

——好！準這樣辦。我去弔銷案卷放人，張仲和還在外邊等回音咧。

——不要放走你那位嫡嫡親親的凌鎮長呀！

——那個狗頭！梅縣長一而走，一面罵。

仲景的釋放，凌斌旺的收押，一起一伏，迅速到使人暈眩。固然，仲景從獄中出來，糊裏糊塗，莫明其妙；就是張仲和也不信此事是真的，他還以為錢可通神，他那裏知道這是惠淑犧牲了自己的功績呢？

張仲和扶了仲景從監中出來，仲景在監中關了一個多星期，身體軟弱到了不得。張仲和扶了他緩緩地走，他一路垂淚；張仲和無話可說，要說也不知從何說起。他們僱了一輛獨輪車向梅林鐵進。仲景問起他的妻子和女兒；張仲和那裏敢老實告訴他秀貞瓊井惠淑出奔呢？只得模稜糊糊回答了一下；好在仲景自己神志不清，沒有追問根底。

仲景一到家，總覺這不幸的鐘聲，他急得半癡，不住地亂跑，亂喊：「我獨自活着有何趣味？我獨自活着有何趣味？」他一會兒要殺牛，一會要上吊。幸而張仲和、徐禮真等看守在旁，不敢離開他。到了夜間，仲景似乎平靜了許多，於是只留張徐二人陪伴仲景，其餘各人回家去。仲景上床和衣而睡，張徐也伏案而睡。

半夜裏，張徐二人爲「劈卜」的聲音所驚醒，張眼一望，仲景的房子起了火，仲景也不見了。徐禮真比較健捷，跳起來四面找尋，仲景沒有找見，却在烟霧中捉到了一個人：借着火光一看，認清是凌斌旺的僕人殷阿根。徐禮真定了是凌斌旺主使放火，便叫四處奔來救火的人把他看守住了，留作證據。

鎮上的兩條「龍」和北鄉的「龍」都到了，費了兩小時的功夫，把火消滅。可是，仲景始終不見。直到廚房牆倒下之後，有人瞧見一隻腳。立即將瓦片終掃清，發現了仲景的屍首：當然焦得不像樣子了，而頭部好似劈開的，屍旁還遺有一柄斧頭。

——仲景是殷阿根劈死的！徐禮真第一個賊了出去。

——打殺殷阿根！

——打殺殷阿根！

大家不管是不是殷阿根殺死的，獅吼着，揪過殷阿根來便打，打得他口，耳，鼻流血，眼睛突出，昏倒在地下。大家還不满意，你踏一脚，我踏一脚，頓時把殷阿根踐踏爲肉餅。

——諸位停停！張仲和吼着。

——諸位聽話！徐禮真喊得更響。

大家交叉了手，怒容滿面，圍住了兩人。

——這次的慘劇完全是凌斌旺一人弄出來的！張仲和說。

——對！

春雷般炸裂。

——還有那瘟官！徐禮真補充着。

——我們衝進城裏去，把他們殺了罷！

——我們大家去！

——我們大家去！

在同一的晚上，仲慈淑快活極了：她用的苦肉計竟告成功，仇人已關在牢中，救在監

內的父親已經釋放！現在，祇有自已的問題要解決，梅縣長梅醒華待收拾：她早有成竹在胸。

——今天我救了仲景，快樂極了！她向梅縣長說。

——那要慶祝慶祝才對！梅縣長順着她的意志說。

——我親手煮幾樣菜給你嚐嚐。

——那好極了！好極了！

梅縣長受寵若驚：這是他們結合以後第一次快事，……也是最後一次！

——你吩咐一切僕人不許走到西廂來擾亂我們的奧緻！

——遵命！遵命！

果然仲惠淑弄了四色菜，燙了酒，勸梅醒華吃，勸梅醒華飲。梅縣長杯到酒乾，吃得有九成醉了，新姨在酒中加了安眠藥：於是梅醒華再不蘇醒。

——死豬，便宜了你，賞你全屍！我呢，我另有辦法！

等到梅林嶺一行人衝進城，——保安隊一個個抱頭鼠竄，——衝進牢獄，把凌斌旺也套

踏成肉餅。再衝進縣署，衝進兩廂，只見：梅蘭華斜伏在桌上，斷了氣；仲惠凝高蘭碧在
標上。她衣上別有一張字條，寫着：

「我的身子被沾污了，我的靈魂永遠沉淪了！」

止露：「九三五。」

雙絲網

數聲鶯鷓，又報芳菲歇。惜春更遠殘紅折。雨輕風色暴，梅子青時節。永豐柳，無人盡日花飛雪。

莫把么絃撥；怨極絃能說！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夜過也，東窗未白孤燈滅。

張先：千秋歲。

雲裳昂着頭，很大大地踏進了六國飯店，叫侍役開了1200號洗澡間的房間，放下手袋，卸下手套，輕輕地噓了一口氣。她徐徐步至鏡前，仰望自己的影子，一回兒從左轉到右邊，看了一眼，再正面盯視着，把「前劉海」分一分均勻，加了些口脂，滿意地笑了。她今天穿的是淡藍底此種彼處灑着小白花的旗袍，銀色綠香綢滾，配上一頂淡藍藍子，一副乳白手套，一雙淡藍絲襪約束在銀灰高跟鞋裏；就是手中拿的錢袋，也是銀絲織成的：淡藍、乳白、銀灰、正是「他」所最愛的色調。她的個子，在女子中，可以算高的了。不過，她與一般中國女子相反：她的髒，高在兩條生得有樣的腿；而她的腰，並不如其他女子那樣像一隻桶，當得古人所謂的「蜂腰」。她的臉，是蛋形却又相當豐滿；凝脂般的皮

感，微風都能吹破；齒際塗上些米色香粉和胭脂，便如初熟的水蜜桃，使人望見了就想口內生津，恨不得囫圇吞了下去；又潤又長的柳眉，罩住一對含水欲滴的新月眼；鼻，比一般中國女子的高得多，却又不是笨重的希臘式鼻，更非詩人厭的鷹爪鼻，鼻下端端正正安放着一張櫻桃小口，於是鼻與口湊成了一個拘魂攝魄的感感記號「！」，有一天，她與「他」手搥了手，徐步過一頂小橋，「他」指着溪中道：「妳是出水芙蓉，我是溪中污泥；我自知鄙陋不足道，却願淪爲污泥，來掩護妳，來親近妳，來任妳踐踏。」雲裝想到此地，不禁低低喚一聲：「我的林林！」原來今天她所等待的「他」，正是這位少年詩人林青，因爲「我的青青」怪觸耳，——聽則她未嘗不以「我的親戚」心許林青，可是初戀的少女沒有那般大膽，直說出來，所以改爲甜蜜蜜的「林林」。「林林，」哦！哦！怪溫柔，怪醉人的名字，她呼着，他的心鈴便響起來，鈴、鈴、鈴……鈴個不住！她打開鏡子，坐到桌邊；收起桌上的三袋，從袋中拿出一包埃及細絲珠閃香煙，她燃點一支，用養愈香的玉指夾住了，安詳地吸，嫵媚與英道歌丹的指甲相擊響。她一面吸，一面用左手輕拍桌子；半閉了眼睛，在那兒幻想。過了一刻，她立了起心，反背了手，在室中踱來踱去，蹣跚步，無上鬢步，風搖手柳似的扭着腰。她走到大牀前面，搜出發顛觀察一下，又把兩個枕頭

放得更整齊些，枕上纏着一雙鴛鴦。她忽有所感，中止了觀察工作，擲了烟頭，雙手撐住了臉，輕盈地趨還原座，心半亂跳不止：直至此刻，不論她摩登到如何地步，處女究屬是處女，她不懂得「鮫作鴛鴦不羨仙」的真意義，猶不透所謂「魚水之歡」者又是什麼一回事，而這張牀，老不開口，偏能告訴她一切！在若干分鐘內，她便要踏上生命的另一階段，永與「童心」道別了。雲裳坐了一忽，有些心焦，舉起手錶一望，道：

——已是兩點三刻了，什麼還不來？

接着，笑了出來，自己見怪自己：

我等人心焦，錯怪了林林了：我明明約他於三點鐘在此相會，還早一刻鐘呢！但是他肯不肯來？

他肯不肯來，「蔚藍青天飛來一片浮雲」這是一個問題：林青，年齡雖輕，已當了民聲日報的主筆，他所寫的社論，人人佩服，而他的詩文更抓得住一般青年；可是，林青本人最面嫩不過，他與雲裳訂交毋甯說雲裳「找」他訂交，他們從交換文字着手，通了一年半的信，還由雲裳不斷地暗示他，愛情逐漸萌芽。今天的幽會，也是雲裳發動的，當下他仍遊疑不決，雲裳情不自禁，勾住他的頸項，長長地接了一個吻，當作結論。結論固然有

了，他敢不敢來赴會呢？這，並不說林青寡情，他常自比於拜倫，自比於哥德，他的抒意文字裏面滿含了熱情；他寄給雲裳的信，尤其是最近的，封封情書的模範，字字從心靈深處出來；這種人猶說他是寡情，那麼，天下更無情種！無奈天下自有多人，背了戀人的面，會吟出刻骨的詩，寫出消魂的信；當了戀人的面，反而局促不安，面紅耳赤，把預備下要講的甘言蜜語拋至九天之外，自己却想鑽入十八層地獄，倘使能夠的話！林青便是這種人，他未嘗不想到六國飯店的號牌間裏來，破題兒第一遭嚐這枚驕豔絕的禁果，但他可敢？「但他可敢？」這問題頓時使雲裳不安起來：她坐了又走，走了又坐；不停地搓手，不停地看錶。時間，好像故意同她爲難，賴着不肯快走。終究，長針到了，短針指到四點半。雲裳移步窗前，掀起一角黃色紗簾，偷偷窺望；——她恐怕路上有熟人看見她，所以很小心。在筆直如矢的路上，出現着一位軀幹瘦長，戴着黑帽，穿着黑西裝的少年；這便是雲心靈的主宰，這便是詩名揚溢黃河長江兩流域的林青。

林青一路走得很快，熟視途旁行人，彷彿人人都在注意他；心，不知是被熱烈的愛情還是被出羞的心腸烘得熱辣辣的；熱辣辣的也是他的臉，也是他的耳朵；他走過裝有鏡子的店面時，他看都不敢看，他想：「我一定面紅耳赤，」他果然面紅耳赤，愛情之酒陶醉

了想。說罷不恭敬的笑話。大家赴臨陣的人正如初次做賊一樣，「慾望」拉他向前走，「畏懼」則拖住了他的腳拚方向後跑；真叫做又驚又喜，患得患失了！林青低了頭竄進六國飯店，到了電梯門口，忽地站住，甚而相向後轉。開電梯的役仗，給他弄得莫明其妙：等這位怪客好呢，還是不等他？林青覺得伏執察他，便下一個決心，下了一個絕大的決心，宛如帶領百萬大軍的人下令總衝鋒那般嚴重，毅然決然跨過電梯，攪攪着手說：「對了！對了！」張做想起一件事模樣。實以上開電梯的人壓根兒沒有注意他的「對了！對了！」只覺得這位客人有些「神經」。在電梯裏，林青考慮見了雲雲的面，伸出右手和她握手好呢，還是攙住她接吻？他想到接吻，好像觸了電，混身抖了一抖。他還沒有得到結論，電梯已停，叮叮就在二層樓，一轉瞬便到了。握手？接吻？握手？他已走到那間神秘的房間門前。他正要敲門，而門自開：雲雲一見他踏進旅館，便躲在房門後對他，靜靜的。這一看，使他大吃一驚；而尤使他感到失指的，便是有個人直向他撲：他既來不及握手，又無從接吻。如果他的臉時時沒有紅色唇印，那處，簡直要連他自己也不會知：在昏迷中幹了些什麼了！

——雲！……

「不許開口！哪！」

「卜」的一聲，口又封住了口。經過這位大膽少女示範，膽怯的林青也放了膽，用手去緊緊勾住她的腰。薄薄的秋衣阻隔着他的手與她的肉，然而一手摸去似乎感得肉的潤滑不下於秋衣；一股溫溫的，麻醉性的暖氣由手指傳至手掌，再由手掌手臂傳至腦海；林青的腦海在顫，被抓住的雲裳的肉也在顫。此時兩人的呼吸很急促，很急促；尤其是林青，他的鼻孔張得怪開的，而一絲絲，一縷縷似蘭非蘭的香氣直襲鼻孔，弄得林青昏沉沉，雙眼金星亂爆。

「哦！雲！雲！」

「哦！林林，我的林林！我的林林林林！」

約摸過了十分鐘，不，簡直有二十分鐘，這齣幽會的序幕方告終結。於是雙雙攤手坐到沙發上去。兩個人，忘了喝茶，忘了抽煙；兩個人，你望了我，我望了你，吃吃地憨笑。他們有千言萬語要訴說，但他們真要說時却又說不出什麼來。世間上的言語、文字、藝術，祇能表示與描寫浮面；至於心，在男女之間，自有它的言語，它的文字，它的藝術。只須心與心相印，於是乎一動止、一颯竊、一微笑，便能達心聲，千言萬語都在這動止觀

笑中表白。萬事到頭事均成空虛，惟有愛，戀孽純潔的愛，能使我們感得即使四大皆空，有了愛，獲到愛，空虛也不徒然了！譬如這時的雲裳與林青罷，他們忘記了世界。忘記了一切；我們即是世界，即是一切。時間，暴酷的時間，他執着鐮刀破壞一切。啊！可憐的蠢夫，他可懂得由相愛的人們看來，一刹那便是永久；倘能得到愛，縱令愛後即喪生命的，人亦不覺死之可怕，因為這樣死去的靈魂是安逸的，它細細體味溫柔的餘響，宛如蘋果的阿甘，以至於無窮無盡！虛榮、財產、權勢、寶座，只要有愛，都可一脚踢開！

他們手攏了手。他們坐得很相近，他們坐得更近一些，更近一些，雲裳斜坐到林林的膝上去。她雙手纏住林青的頸項；而林青，右臂托住了雲裳的肩，左手却在那兒替她解鈕扣。雲裳閉了眼睛，一任林青去胡鬧，一回兒，似乎林青爲她卸衣，一回兒，似乎身子被人托起，而托住她身子的手有些抖動，一回兒，似乎身子落在一樣軟氣西上，大概是牀罷？她更不敢開眼！她怕，她真害怕，她心裏哭，因為有千百個問句記號在那兒神祕地譏笑她。……

林青首先醒來，睡眠朦朧，一時想不起他的奇遇，揉了揉眼睛，神智逐漸清楚。他覺得四肢無力，然而這個倦與普通的倦不同；這個倦，怪舒服的，混身軟洋洋地，好如輪在

棉花堆中。他側轉身一望，他的勝利品睡在他身邊，尙在夢中微笑。斜陽恰好射在她面上。林青多情地把帳門輕輕拽過些，阻止了陽光。睡中的雲裳是多麼美！因為她夢裏還存着笑，所以她的兩枚酒渦牽也牽的怪滑稽。不知從何處飛來一隻不知趣的蒼蠅，一落着在她的鼻尖上，她的鼻尖扭了一扭，同時她的眉縐了一縐。林青連忙懷了獅子撲虎的決心，運行貓捕老鼠的本領，把這頭罪該萬死的小蟲抓住，投之於帳門之外。他忽發奇想：「讓我來摹倣蒼蠅，看她的鼻尖扭不扭？」果然鼻尖扭了，眉也縐了，而且酒渦更盪漾起來。林青樂意得笑了——勝利的笑，幸福的笑。蓋在她身上的毯子斜拖在一邊，她露出了左肩；這幅狡黠的「睡美人」圖，深深刻在林青腦中，即使他身化爲灰，恐怕每顆灰粒還留有這個印象！他輕輕爲她扶上了毯子，想吻她，她翻了一個身，口中窸窣糊糊在喊：「小林！」他馬上不敢動，恐怕驚醒了她。他覺得空閒之至，却並不無聊；聊他要想些什麼，却又想不出什麼。——至他重新入睡了。

當兩人雙雙醒時，黑暗早已填塞了這間幸運兒的房間。林青摸索牀上電燈「開關」，「無意中觸着雲裳的腮部，引得她格格地笑，直覺地因在一邊。林青不再尋「開關」，索性擁抱住她——，長時間的擁抱。久久，他開了燈。她呢，縮做一團，像一隻酒煮蝦，嘴裏

喊：

——不准看我！

——我偏要看你！

他劈開她的雙手，肆意地盯視這個羞得火赤的臉。

——雲雲，我們希望永久如此！

——林林，我只怕你拋棄我！

她哭了。

x

x

x

人的命運最是捉摸不定。我們在生命道中宛如乘了帆船上四川的三峽：或許我們能夠平安過去，或許也能翻船喪生；祇有冥冥漠漠的命運方知道這千萬個「或許」的祕密。希臘人最聰明不過，他們把「命運」人格化了，變為一位女神：她蒙住了雙眼，腳踏風火輪，一手拿着「幸運之角」——一隻神通廣大的羊角，祇須你想要什麼，你所想的東西便會從角中傾跌出來。幸運女神偶而把林青與雲雲結合在一起，從角中灑出無窮歡樂；可是，一剎那間，迅如電鞭的風火輪又敲她它去，於是林青與雲雲從九天之上直吊下來，跌

落在無底的「悲愁之潭」裏。

那時，梟雄袁世凱做了大總統，權不足，癡心妄想要做皇帝。他在民國二年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了國民黨；民國三年元旦廢除約法，同年一月四日下令停止參眾兩院；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袁氏竟然於五月九日簽約承認。同年八月，北京報上發表了一篇怪論：共和與君主，接着便有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個人出來組織什麼籌安會。凡此種種，林青當然著論反對；他的激烈的筆調，所引用的確實證據，震驚了千千萬萬的讀者，同時觸犯了袁方：袁氏下一個密令，要捉林青來鎗斃。不知如何林青先知道了，不得不暫時逃避，否則就要作無謂的犧牲，而且，要跑，便要跑得遠，不然的話，那等於白跑。林青的友人中有許多是留學界前輩，他們勸他上思想比較自由的法國去。那時歐戰方殷，但海道尚通，祇是冒險罷了。在林青呢，他原是無可不可的：反正非出國不可，何妨跑得遠些？他一枝禿筆，兩袖清風，儘可說走就走。可是，他去了，雲裳呢？雲裳，當他托她在懷時，真是飛燕那般輕，而，在他心頭，却有玉環那般重：飛燕與玉環，他都不捨得脫！

自從肉體結合補足了他們精神的結合之後，他們無所不談，所以，彼此的身世，都盡

明瞭。林青的家是書香之家，雲裳的家是世宦之家；這就是說，一個窮，一個富。林青家裏祇有個老母親，雲裳是位獨養女；鄉下老太太不妨寄居在親戚家裏，每月有些津貼，便過得過去，若要叫這位嬌養慣的獨養女去服侍那位婆太太，去過那種鄉村生活，似乎戀情的黏膠挽回不往芳心的必然裂痕。自然，雲裳爲了愛情，千依百從，林青叮囑她如何做，她便如何做去。不過，在林青，他深深體驗過饑餓，飯吃寒無衣穿的苦楚，他決不願讓這位明瞭如花活潑似雀的雲裳跨入她一十八年來從未經歷過的「貧」的階段。或許爲了好奇，雲裳要探試「窮」的真滋味，何況「貧非罪」這句時髦口號異常動聽！她那裏知道「貧是罪」，窮人簡直不是人！窮人的生活遠不如富家的一條狗：狗，固然下賤，可是有些貴婦人愛牠勝似愛她的丈夫，彷彿丈夫可以更換，而不可不從「一狗而終」似的！倘使你窮了，人家惡看你一眼，唾你一口痰，踢你一脚，都覺得開心，百節百骸都舒服。你窮了，人家見了你，不當你是小竊，便當你是瘦神；如果老爺下鄉清匪，你還有被抓去充數的資格！才能，學識，都是空話；有了錢，飯桶變爲才子，沒了錢，才子變爲飯桶。富人的屈是香的，窮人的話是臭的。這種非人生活，雲裳過得來麼？從這層上考慮，即便雲裳可爰，爲雲裳着想，林青不得不離開雲裳。

林青在下午二時左右得到補捉的消息，事情是這般決定了，可是命令沒有發下；即使發下來，從總統府傳到警備司令部，中間還有許多擔攔；因為，這條命令，由林青看來固然有生命的出入，而由上邊看來不過是件芝麻大小的事件，決不會趕緊辦的。林青乘警備司令部尚未收到該項命令的時機，利用廣闊的交誼，迅速地辦好一張化名的護照，預備乘船上歐洲去。自己也化裝了一下，尤其是把「八」字式小鬚鬚剃去，軋了平頂，穿了西裝，彎着一條腿裝做跛子。他只等雲裳來會一面，便立刻動身。「這次和她見了面，不知今後要到何年何月何日纔能重晤咧！」他心中不禁悵然。

雲裳呢，早晨讀了民聲日報的社論，便知道不準。一早上不停地心驚肉跳。她私下怨恨着林青：他爲什麼不替他們兩個兒的幸福打算，硬充好漢！若說爲了虛榮，難道「林青」兩字還不夠漂亮？若說爲了實惠，那更笑話，難道將來有了她的父親當泰山，怕沒官做？現在弄巧成拙，說不定連腦袋都要擡場！果不出她表兄馮千里所料：林青一生氣太重，有一日要闖禍的。雲裳素來不甚看得起這位表兄，偏偏此次她所戀愛的人被這位花花公子猜一個着：叫她如何不生氣？她越想越氣，氣得飯都沒有喫，躺在牀上垂淚。她的母親不知道底細，急得非凡，問長問短，宛如蒼蠅切去了頭。雲裳老不開口，不睬她的母親。她傷心

過了度，漸漸入眠。

她睜開眼來，室內已有燈光。不知於何時女僕放在牀旁小几上這樣一張字條：

「我最愛的雲雲：

我有頂要緊的話同妳講，今晚八時半，在家等候。妳來時，務必把我寫給妳的信札詩文一古腦兒帶來：萬萬不能漏掉片紙隻字，萬萬不能讓人家看見，至囑！至囑！

真心愛你的林林。 卽日」

她讀了，起初呆了一呆：似乎這張字條與早上爲了它而哭泣的那件事之間沒有連系。繼而，精神清醒一些，她慌忙舉起手錶一看，恰正七點，她蘇了一口氣。她想：既然林青有「頂要緊的話」要和她講，他爲何不上她那裏去？自從他們從友人進爲情侶之後，祇見林青去拜訪她，去接她，今天要倒做過來，由她看去，至少有些反常。反常之處還不止這一點：爲何要把他所寫給她的信札詩文一古腦兒帶去？他要索還麼？爲何他要索還？難道他愛上了別的女子？哼！看罷！那個常常在民聲日報中文藝園地欄同他唱和的梅詠絮不知是個什麼樣的女子？據說，她很善於交際。哼！什麼交際不交際，還不是勾引男子？要不然……那個……那個花言巧語的呂瑪琍！鬼樣子！說起話來擡了嘴，死樣怪氣說了一個

字吞了半個字，走起路來屁股彎彎高高，簡直可以在她屁股尖上下橫！要不然，……那個「矮腳雞」雲如燕！哈！哈！「如燕」「如燕」，這隻燕子身有一百六七十磅重，也就很可觀咧！

——她們從捨我與林林，聲嘶力竭！

這時她已立在室中圓桌旁邊，不自覺地高聲說着，拍了一下桌子。房外走過女僕，以為在叫她，便進來一張，問道：

——小姐，您叫我麼？

——把我的夜飯開到此地來！雲裳順着吩咐。

雲裳的母親聽得女兒要喫東西，真如小乞兒中了鉅獎，萬千之喜！連忙進房張羅，陪雲裳喫，一句東一句西和飽筆談。雲裳適意不去，也應答了幾句。可是，雲裳在心中繼續研究林齊的奏箋：「萬萬不能讓人家看見」是擔當呢，還是指人？若說是指信札，那不庸說得，豈有把自己的情書向人宣佈的道理？——雖則市面上有班作家肉麻當有趣，把自己和黃面紗或戀人的信函印行成書，高興到了不得！——若說是指人，那麼，不論是林齊或雲裳自己，一定有很大的危險暗伏在他們四周。雲裳獨自上林齊家裏去，不是很冒險麼？最好

有一個人伴她去。……誰。……「馮千里那傢伙雖則討人厭，還能服從命令，我去叫他親自駕了汽車上我這邊來。」雲裳自己和自己商量妥貼，便放下飯碗，去打電話給馮千里。

這次的電話使馮千里喜出望外，並非他以前沒有爲她「服務」過，——他家有兩輛汽車，他的一輛常常借給雲裳駛用，他自己乘他的瘋癱的父親的——然而陪伴雲裳去訪林青真是千古奇聞！平時，他在林青之旁，一位是著名的文學家，一位不過是大學生，自然抬不起頭來。就是雲裳罷，也只當他是傭而不用，的忠僕，若說愛情，那裏輪得到他！此番顯然不同了：林青受了政治的壓迫而出走，——馮千里早已料到這層，——無異乎使馮千里從後防調至前線，情勢突然緊張起來。馮千里對於各種學術都感到興趣，——「難道我以後沒飯喫？用什麼鬼什子的功！」——可有些小聰明：在汽車裏，他先捧了林青一大篇話，然後冷冷地說：

——「專業與愛情常常處於相反的地位，一個人懷了專業上的野心，便難兼顧愛情。幸而林青沒有娶親（他有意無意地瞞了雲裳一眼），否則呢，一方面不得不出走，一方面又難無餘資，叫他如何處置他的妻子呢？」

雲裳聽了，一腔寒氣從足尖竄奔心頭，不禁抖了一抖。

——您忘了誰？

馮千里一手把住方向的輪子，一手助雲裳披半截大衣，心中得意之至，却絲毫不表示出來。他繼續很鎮靜地說：

——以林先生這般聰明，竟沒有想到這一層：人生不過百年，正當及時行樂。林先生有如花如玉的雲妹妹愛他，他還要什麼？即使他有政治上的野心，也得爲愛人着想，總得使她不受虛驚纒好！可惜我沒福做林先生……不然的話……唉！

他長嘆一聲，又望了雲裳一眼，裝出萬分徬徨的樣子。這時，車子到了林青寓所。林青於七時半便回客寓。他等待雲裳，心中麻煩得如一束亂絲。他最先每一刻鐘看一看錶，繼而每十分鐘，每五分鐘，到後來懶得從口袋中掏出鐘來，索性放它於桌上；雙眼盯視着鐘面。俗語說得好：「等人心焦，」他的心真如被烤的一樣，熱辣辣，又痛又癢，恨不得把它浸在冰窖裏，或使它麻醉失去知覺。他計算用什麼和婉溫柔的辭句來向雲裳表示他的愛情，來解釋他索回信件的理由，而在最後擁抱如昏似醉之中，立誓他永遠愛她，求她等他數年，他能夠回國便回國，一回國立刻和她結婚。他還要向她致歉意：在此放逐期中，拋下她孤零零一個人，然而三萬餘里間隔着中國與法國，却不能阻止他的心的馳騁，它

總追隨她，陪伴她，而且，他允許她到了法國之後，至少每星期有封長信給她。他又研究講什麼話時面部應當有什麼表情，四肢該有什麼動作。他一切都預備好了，只沒有預備馮千里跟了她來！

他一見馮千里便冷了半截。雲裳笑向他說：

「——我因為你的條子寫得離奇，心中害怕，所以我請馮先生來陪我。」

「我請！」「我請！」你是我的人了，你有什麼權柄請他來？」林青這麼想，於是他另半截身子也變成冰冷了，他呆立了一回，突然下個決心：一把拿雲裳拖入懷中，當了馮千里，長長地接吻。如果馮千里不在旁，或許他接了五分鐘的長吻就滿足了，既然他在場，便得加長一倍。馮千里肚裏明白，心中暗好笑：「你想氣苦我？哈！哈！哈！看最後的勝利罷！」雲裳，當然不好意思，緋紅了面，在林青懷中掙扎，無奈林青的臂膀有如一道鐵圈，掙扎也無用。到此地方纔明白兩雄不並立，她引了馮千里來是失着，——或許有些內愧罷，總之地她雙眼含淚，想要哭。林青見此情形，莫爲已甚，立即放了她，趨前和馮千里握手，說：

「——馮先生是自己人，不妨直說：我這次不走，會有生命危險。我走之後，全仗馮先

生招應雲妹。

——「請林先生安心，我一定遵命招應「您」的」雲妹，——（馮千里在「您」的」上頓了一頓，把「雲妹」兩字故意拖長；）——「雖則我是租人，不會像林先生那樣體貼入微，我總盡我的心力，使她高興，使她喜歡！」

「喜歡，喜歡，喜歡什麼？小王八蛋！」林青心中如此想，咒罵上一千遍，却說不出口來！雲裳見他們鬪口，連忙把一包信札文在遞給林青，

——「林哥，你所要的東西都在這裏。……」

——「雲妹，你一定要疑心我爲何要索回這些東西。千萬不要誤會我的用意，我敢於發誓：我真心愛妳，我永遠愛妳，妳就是我生命的意義。我決不像那班油頭滑臉的小夥子，滿口愛情，最靠不住！」（他斜看了馮千里一眼，鼻孔中低低「哼」了一聲。）我之所以要索回來，無非爲了這幾天風聲緊急，恐怕索連到妳

馮千里心中有點發毛，便接口說：

——「林先生老成持重，考慮得最周詳。可是，林先生的筆蹟留在雲妹處固然不方便，雲妹的筆蹟留在林先生的行囊中也是同樣的不方便。所以，……」

雲裳正欲啓口，林青馬上接下去：

——對！對！我早已備好了，雲裳，這包是你的筆蹟，統統在這兒。

他那裏預備把雲裳的信統交還她？他把它縛在一處準備在途中溫讀的，經這位缺德的馮千里這麼一說，他有什麼理由拒絕不交出來呢？

雲裳氣苦已極：她原想多情地與林青作出園前最後一次的聚首，誰料林青見了馮千里宛如狗達到貓，非決鬪不可。林青也是滿肚皮的氣：當這個生別遠離千金一刻的時光，偏偏插入一位情敵！究竟雲裳愛不愛他呢？如果愛他，她何必帶一個馮千里來，弄得他們話也不好講，溫柔也不得溫柔？就是馮千里罷，何嘗快活來？他們在那兒肉麻，有趣，他一個人夾在中間，僧不僧，道不道，坐立皆非；莫不是雲裳開他玩笑，拉他來看把戲？所以，三個人都懷着鬼胎，鐵青了面。

結果還讓雲裳出來打圓場：

——哥哥，你幾時動身？這次一分手，何年何月再得聚首？

——雲妹，你不必悲苦，我得以逃出虎口，永嘗不是不幸中的大幸。我能夠回國立即回國。我永遠不會忘掉你的，如果我辜負了你的盛情，我便不得好……

雲裳連忙掩住他的口，道：

——我信任你！我十分相信你！何必那樣血淋淋的誓呢？我會時時刻刻想念你。

——……倘使妳高興的話！（他看她雙目下掛了兩顆淚珠，趕快抱在她，收回刻毒的語氣）雲裳，可愛的雲裳，我知道妳的心！我知道！我知道！今晚十二時我動身，妳萬萬不要上車站來送我；一則省得妳過度的傷心，唉！送行不是樂事，何況妳我！二則免得人家注意；三則我化了裝，妳也不易找到我；——至於用汽車送我，更不妥當，反是坐人力車的好。如果妳真心愛我，就得聽從我！

他們口與口相合，淚與淚交流。

林青從淚羅之際，從雲裳的鬢旁，偷看馮千里：馮千里低了頭，無聊地手弄帽緣，那傢伙！

一九一四年八月，歐洲大戰開始。同年九月二日，德軍乘勝直達巴黎郊外陔蒂蒞（Barrilly）。法國政府忽遷至南方的博度（Bordeaux）。林青所去的地方是介乎巴黎與馬賽間的里昂（Lyon），是絲業中心，有著名的大學。那時的法國當然很危險，不過學

校中依舊上課，圖書館依舊開門。達到投軍年齡的學生，或已開前線，或準備出發；年輕的還臨時上學，不是不知愛國，正因為愛國，該出發的人當然出發，該留在的人分外用功。林青考進了里昂大學，選讀「中古美術史」和「文藝復興與思潮」兩課；鐘點雖少，圖書館工作却很重，因為法國的教育重在啓導，不重灌注。

林青初到法國，一方面覺得新鮮有味，另一方面被嚴重的空氣所抓住。每天，他或去上課，或進圖書館，或到公園去散步，或以客卿態度刺探前方軍情。就是他的寓所，位置委實太好了，在一座不甚高的山上：登樓眺望，城市舒展足下，終日「宏宏」之聲，隨風送來。此處有梧桐或野栗成蔭的道路，白天很少有汽車經過，一入晚間，更形靜穆。林青常常又背了手，閒適地散步其中。每值皓月當空，人影與樹影構成圖，富有興趣。月光從葉隙漏下，宛如千百匹銀縑。道路盤山而上，往往於一灣折，彷彿前進無路，勉強數步，則突然開展；黑黑似漆的城市，嵌着無數的小眼睛，閃閃爍爍，睜閉不休，奇妙難於描述。林青浸身於大自然中，俗慮皆死，飄然欲飛。他記得在十三四歲時，追隨父母去遊普渡；有一次，他緩步於竹林夾道中，日光瀟瀟，青綠綺麗，遠遠送來寺院鐘聲宏莊幽迥，令人懷出世之想。不料十幾年後，在另一環境內，感得同樣的心弦震鳴！他這時無

分已還。人物皆忘：他即是大自然，大自然即是他，幾幾乎還雲裳得……

唉！雲裳也不會被忘的：這等所在，這片美境，正是刻骨鏗腸，追憶她的時候！如果他在她身畔，於是手擋了手，或他的左臂從後環繞着她的腰，右手握住她的右季，兩個兒碰得緊貼地，亦步亦趨，呼吸同度：雖則他們默默地不交談，而會心的微笑掛在嘴角，她的紅白血球中顆顆反映着他的小影，他的千萬毫毛無不逗留着她的溫馨。心底潔白有如懸空的明鏡，情絲柔潤勝似瀉地的銀波。人到安樂極處便不覺安樂之爲安樂，只覺得混身舒脈，氣高神爽，一刹那不見其短，千百年不見其長。於是乎宇宙萬物都似專爲林青與雲裳而創造的，非此不足以點綴他們的四圍，非此不能陪襯出他們的幸福。何必追逐虛榮？他們的愛便足千秋。何必羨慕神仙？他們即是神仙。

無奈雲裳遠在天邊！高懸的明月，滿天的燦星，它們從東方來，可曾遇見了雲裳？如果遇見了她，她一定有許多言語託它們傳達。它們爲何不開口呢！沒有逢見麼？故作刁難麼？尤其使他疑慮的是這幾個月來，雲裳來信的稀少。林青初到法國的時光，正當霞飛（Joffre）將軍反敗爲勝，「馬爾納之役（La bataille de la Marne）」衝破了德軍陣線，由肉搏退而爲「斬壕之戰（La guerre des tranchées）」，民氣甚旺，國內郵政等等大半由女子擊

管。那時，平均每星期林青可以收到雲裳一封信，信中措辭十分熱烈。後來信札逐漸減少，辭意也逐漸簡短。最近的兩個月內，簡短連片紙隻字都沒有！當然，這倒一九一六年，是法國的生死關頭，「斐爾屯之役」(La bataille de Verdun)「法軍拚命打退了德國，德軍死亡五十萬，法國方面的損失還更重大，因此全國震動，社會組織紛紛瓦解，信札的遺失或被阻自是意中事。可是這位念念不忘雲裳的莽青，一回兒癡心她生了病，一回兒恐怕她殺自己牽累，——袁世凱於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申令承認帝位，——一回兒又畏懼她變了心！他往往於吃黑麵包時，想到這個問題；於是混身發抖，連這塊受政府統制分置有規定的粗麵包也沒有與敵吃了！他自言自語道：

「——不會的，那不會的，決計不會的！」

一個魔影出現於他腦中：馮千里！「啊！馮千里，這個小鬼！假使他引誘了雲裳，哼！老夫陪他吃手鎗！」實際上「老夫」的手鎗彈決不能飛過海洋去找那個「小鬼」，所願，任你「老夫」橫跳一丈，縱跳八尺，「小鬼」儘可擁着雲裳鬼高興；向你來一個鬼臉！莽青混身又抖起來。此番不是寒意，乃是憤怒。這時，恰有一樣冷冷的東西碰着他的後頸，他以為是樹上帶下一個蜘蛛，順手一摸，乃是一瓣樹葉；他靈機一動，認得兩句

詩：

可奈淒涼花空委：

那堪冷落承長流？

他準備回去把詩句抄在葉上，還草就一封長信，詳述半年來的想思，向她問一個究竟。他要把同樣的信稿抄寫五份，兩份由美國繞一個大圈走，三份由蘇彝士運河走，各信先後發出，封封掛號：如此，即途中危險，總有一兩封會到中國的。不料這五封信發出之後，石沉大海般，毫無消息！林青等了又等，老不見回信降臨。或許她病了？然而讀了這封悲慘入骨的信不會不動情，不會不使人代獲。莫非她？……他不敢這麼想，雖則人生朝露，禍福無憑，如花似玉，終歸黃土！

林青的煩悶一天甚似一天。往日他已感到不安，但他猶能閱讀，猶能寫作。現今有兩種矛盾的需要壓迫住他：一方面，頭上頂着，一個天大的「癩」字，假如他不怕餓死，他連東西都懶得吃；另一方面，他時時刻刻要「動」，「因為一不動，靜了下來，便想到雲裳。大學裏的功課終究停止」，他誠能進圖書館閱書，不是爲了用功，爲了要忘去雲裳，忘去自己，那裏知道書本一翻開來便有一個絕大的「雲」字，活躍在目前！途中逢着婦女

便頭痛！林青本來不甚喝酒的，現在即使比較凶一些酒，也能喝一二小杯了，他希望拿酒來澆愁，那知道半杯下肚，愁更愁！到無可奈何時，他獨自上半開半掩的電影院去，勉強自己祇看片中情節，不再去想雲裳，但這樣太費勁了，不滿二十分鐘便斜躺在椅中睡眠。往往場完人散他還不醒，於是年輕好奇的女招待來輕輕喚醒他：她們覺得這位中國少年怪有趣，他並非不懂法語，那麼，他自然懂得劇中的事實，偏偏出了錢來買睡！法國少女的顫腦，都是裝滿了「羅曼斯」的，她們猜想這位怪少年必定受了失戀的創傷，她們想「安慰安慰」他，可惜這個黃皮大傻瓜對於巧言唇語一些都不懂！林青呢，因為這家美庭散步場（*Parc de Belleville*）旁的烏倍影戲院（*Cinema Aubert*）比另外各院來得靜，椅子也比較舒服，所以他常到此地來「找」睡。他何嘗不明白女招待們的示意，祇是無與接受。

最可怕的是夜之臨至！夜，林青整天浸在黑夜中：雲裳的覆信不來，便有皎日也難有光明射到林青！可是，太陽一露出，到了一般人的夜裏，林青立即跨進「夜中之夜」：白天，不論如何，總有事物分他的心，一至晚上，祇有林青和他想像中的雲裳同處；風吹簾動，以為她披簾而來，窗外有人影滑過，又生「是耶？非耶？」之感；生離勝似死別，夢裏尙難料是豈非夜中之夜，黑暗中之黑暗？在以前，每晚十一時至早上一時，他不是寫情

書，便是讀情書。目下呢？寫情書，唉！寫給誰？寫給雲裳？她會賞看它一下麼？至於讀雲裳寫來的情書，在以前的，的確能給他以無上的興奮，現今却如讀催命符了：一字一句，一行一頁，曾經騙過他多少淚珠，現在他的心已碎了，淚已涸了，他那裏敢再去驚動它們？這些是神聖的紀念品，讓幸福之灰去蒙庇它們罷！

在里昂的近郊，有座洛外霞斯公墓(Cimetieres de Loyasse)，雖則沒有巴黎拉顯斯神父公墓(Cimetieres Pare Lachaise)那樣著名，却也佔地甚廣，弄得很整齊。四周有短短的圍牆圍起，牆內劃爲數區：墓穴有的五年一租，有的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五十年一租，有的是永遠出租的，代價隨年數多少而異。墓穴排列得很齊，墓穴的寬長皆有規定的尺寸，墓際有幹道，有支路，兩旁栽種扁柏。每墓上的裝飾因死者家境而不同：有的用大理石墓碑，有的鑿起很好看的花欄，有的祇是一架簡陋的十字架，有的墓前供着鮮花，有的安置着磁製的花圈，有的是一片芳草。可是這些墳墓有一相同之點：每一墓上都刻着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日，考究的還有死者的遺照。總之，這座公墓——其它的公墓也是如焉，——佈置得幾乎像所小小的公園，決不令人望之生畏。星期日有許多人來上墳，一半也爲了散步，甚至因爲地段僻靜，情侶藉此談愛！這個場所，最宜乎沉思，林青雲

然常來此地，尤其在最近的一兩個月裏。他還背誦得出他友人所撰的在墓前一詩，懸弔墓中一位素未謀面的少女柔曼納(Gemaline)。林肯一半好奇，一半無聊，竟把柔曼納的墓找

到了，他在墓前背誦下面幾節的詩：

.....

莫不是狂暴風雨摧謝了您？

莫不是憂思抑鬱斷送了您？

但是我細看墓上的殘破小照，

那一雙秋水盈盈的媚眼，

那一張櫻桃彷彿的小口，

真不像，真不像夭折的人，

而您竟夭折了！

夭折了！

我不和您相識，在生前，

我更不知您的歷史，於您死後。
但我心中，總以。

花叢的蛺蝶，

林中的鳥，

塵間的妙人，

天上的 Venus

看待您！

我穆穆地夢想：

夢想那斜陽初落，

倦鳥歸巢時，

有位神仙似的女郎，

在一片油碧無涯的草原中，

跳着，舞着，笑着，唱着，

我還恍惚在您身旁輕輕喚道：

「柔曼納！柔曼納！」

柔曼納！柔曼納！而今又在

完了，一歸到營中！

誰記憶 您？誰又談論到您？

您的臉，您的腰，您的巧笑，您的妙音，
和您的赤心。

同生在○兒邊的雜草一樣，

萎着，黃着，枯着，腐着，——

但是，浮塵一掃，草兒仍會蘇醒，

您呢？

您不會，永遠——

可憐的柔曼納！

雖則有時——但我今天一樣——！

有人憑吊你，這也不過
借他人的酒來澆自己的塊壘罷了，

誰復真會想到你。

他是空中虹，鏡中花，

一回顯現，便消滅了！

.....

林青幻想倘若雲業先他而死，他將何如？倘若他自己先死，雲業又將何如？做詩，寫文章，用什麼？守寡或改嫁麼？一切使他不安。袁世凱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固然死了，可是歐戰絆住了他，不許回國，也沒錢回國。他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他昏昏坐在墓前，胡思亂想，經過了很長久的時間。偶而有人經過，以為他與墓中人有關係，所以攔守在那兒。

每次林青從海外回來，總帶着幾本雜誌，途徑聖路易中國同學會門口，他必定進去玩玩：一則他有幾個朋友在那裏，二則那裏有中國報和外國報看。那一次，他找朋友找不到，便坐在閱報室裏翻報。他沒有心緒去看國家大事，專尋圖畫附刊。偶而尋到 North-China daily News 的 Magazine Supplement，信手翻閱，他忽然發現一張結婚照片，宛如觸電，幾乎跳起

來。他不信任他的眼睛，儘力睜大了再仔細一看：明明是雲裳與馮千里的合影，下面還註有：The Wedding of Mr. Feng Chien-wi and Miss Yun Chi'ang took place in Shanghai in October 喇！這不是假的了，暴雨狂風驟然而至，林青雙眼緊閉，兩腳一挺，倒撞下來。闖報室內旁的人連忙施救，並且喚了鄰醫來：努力了三刻鐘，林青漸漸蘇醒。醫生見他面色太蒼白，替他打了一針強心針，再使他飲了些白蘭地，讓他休息了半個鐘頭，叫人扶送他回寓。

他一上牀便睡，一睡睡了好幾個鐘頭。房東太太見他不下樓晚飯，走上樓去望望，看他熟睡，不去驚動他，祇爲他預備些麵包之類，放在他房中。他睡醒時，已近子夜，精神恢復了。精神恢復不是他的幸福：昏迷時，他什麼都不想，清醒了，卻窺見了「不幸」的絕維，測知了「痛苦」的深處！他把頭放在掌中，深深的想，想，想：於他，一切都完了！從此花卉不再爲他而開，心鳥不再爲他而歌，廢日不再照他，春風不再拂他。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他毅然下一個決心。一個絕大的決心。他看看錶，正當十一時半。他記得十二點三刻有一架特別快車由馬賽上巴黎，經過里昂。他忽忽下樓，跣步蹣跎地出了大門，向山下車站奔去。到了山下，又沿了軌道望前走，走到一處荒僻的所在，他便橫臥

於軌道上，咬住了牙齒等待。

火車如巨蟒衝街過巷。

一聲驚叫的慘叫……

x

x

x

當林青在法國因失戀而自殺的時候，雲裳在中國也經過了絕大的變故：她與馮千里結婚。毋庸贅言，接濟便是她的離婚。西諺說得好：「遠於目者遠於心」，我們固然不能說雲裳忘掉了林青。——因為這樣說難免要冤屈她，——無奈馮千里天天追隨着她，用政治家的手腕，費上細磨細琢的功夫，若有意，若無意，輕描淡寫地講林青的鬼話，（反正林青不會聽得，不能答覆，）啓了雲裳的疑心。哦！一個小小的疑心罷了！可是愛神的眼簾裏容不得一粒細沙的呵！另一方面，林青在雲裳身旁時，她覺得一切都都有意義，林青一走，一切都成空虛。一顆未經過重大創傷的心，決不會承認這位面目可憎的空虛實際上是人類的口實朋友！她一感到空虛，立即想填塞。這，或許是生命力的表現；也許因為「應」吃「藥」，藥在「吃」夠，所以跨過一重磨難，又陷入一重新的磨難。馮千里相當聰明，就在這心理，親自去填補林青去後留下的空虛，雲裳呢？她也顧尊顧納了。於是他們結了

婚。

人家總是：「這回是怎麼的壞事」當然，這要算是什麼樣的婚姻：在某場所，未免過甚其辭，而「這回是怎麼的壞事」實在至理名言。戀人曰「情成」與「肉慾」構成：「情」由於「慾」，隨着行久，「慾」更於「情」的目的一道，頓成泡影。「情」「慾」並重如林青田與雲裳，那是「悅之珍」！雲裳人世未深，自然不會觀念到此，這朵新開的花，「那裏管它什麼風，它所需要的，它所等待的無非是雨露而已。馮千里「肉食者」流，更不必說得。所以，他自結髮以來，互相發現了對方的短處。論才學，論溫柔，馮千里如何比得上林青田！那便獨有的幾似，物質享受毫無問題，然而金絲籠子依舊是雲籠子，白雨黃金買不到雲的自由！至於馮千里，他的追求女子，雲裳不是第一人，也決非最後一人。馮的甘言蜜語，感德貼貼，都是那樣一套，演習熟了，再向雲裳扮演一番，毫不費力！可憐雲裳信以為真！馮千里之對於雲裳，婚後第一週是祈禱，第二週退為平常，時時而染指，第三週便覺得索然無味，第四週雲裳曰「心肝寶貝」！「搖身一變而為」討厭的傢伙了。第五週以後，馮千里當不回家，鬼都不知他的蹤跡，兩月以後，小報上說：馮千里「在雲裳」的婚後，徘徊於西子湖畔。至此雲裳方知小報，無如千仞之淵，跌

下去是容易的，要爬上來却難若登天；除了忍受，絕無辦法，雲裳也不變他回家；他一回家，不但被她見了生悔，而且他向她開口便罵，有時還要動手打。雲裳痛楚已極，想出一條苦肉計來：她故意挑撥他，引他大怒，饒他撲上來打。這次打得非常利害，打得她小產，睡倒了。她私下請醫生立下傷單，一能起床，立刻去找律師，提出離婚。馮千里並未留難，反而自動地給了五千元贖養費；這不是爲了良心的譴責，却感謝她完成了他早已打算而難於啓口的計劃！雲裳朝從馮家出來，當晚明珠就踏進了馮家。

久閉在籠中的鳥，一旦被釋，不想高飛，酸癢過甚的雙腿，舉步艱難。何況雲裳經此挫折，心灰意懶，她還有什麼企圖呢？她也不回娘家，也不從新與林青通訊，——她將以何辭道歉呢？她的心已經百碎了，惟有她的肉體機械地活着。她改姓換名，孤獨地度日。每天，她唸上幾百遍多心經，她的唸經並非爲了迷信，她好像快溺死的人抓到一件東西便死命拉住一樣，唸着經可以集中她的思想，免得再去撫摸靈魂的傷口。她以前是吃慣鷄鴨的，現今改了素食；她自身剛從屠刀下逃了生，她何忍再去飲弱者的血，去吃弱者的肉呢？她僱了一個老媽子爲她煮燒，爲她洗滌。她未嘗不能親自上街買菜，但世界與她已成了絕緣物，她不願看同類有虛傷的面孔！這帶丈餘高的圍牆橫互於她與世界之間，勝似一道牆

溝。每天飛渡這道溝溝的祇有李媽和她腋下的申報。

申報也成爲日常工作之一。她看得很詳細，連廣告都讀了：她當然不請要這些新聞，些廣告，不過這消磨光陰，希圖柔性的麻醉，實行緩性的自殺罷了。這一天，她徐徐翻閱申報的「國內要聞」版，繼而「國外要聞」版，終於「社會新聞」版。在這版裏，一個標題抓住了她的注意：

「文學家林青……逃回國」

截去雙足，竟死未成竟惡活：

絞斷柔腸，昏迷猶自嘆：「雲雲！」

雲裳戰戰兢兢地讀下去：

「青年詩人林青，字長祿，江蘇江都人，能文，工詩。幾年革命前幾紀宥恆在北京創設民衆日報，震其名，延主筆政，作社論，精詳犀利聞天下。林氏爲人和藹，長於交際，朋友遍海內，名聲不羣，友輩中諸多女才子，而林獨鍾情於雲裳女士。女士素出名門，燕京大學之高材生也。既訂白首之盟，而林氏因文買禍，觸項城袁氏怒，乃出國以

避之。林氏至法，與雲女士書翰往返，未嘗少間。雲中表曰馮千里，執待之流，而善獻媚，善接雲之歡心，委身下嫁焉。婚禮既成，雲報號載。林青海外得悉，痛心已極，臥鐵道自殺。孰知老天不從人願，火車衝來，雙足被截，而身不死！惟頭腦受震過甚，神經失其作用，已不能思想，昏迷中猶能強自發音者，祇「雲雲！」二字：嗚呼慘矣！今者，乘一部份參戰華工東歸之便，林氏被遣送回國，暫寄本市金神父路廣慈醫院。微聞病者家中已無他人，僅有之老母在半年前去世，則今後日月，當更慘酷也！（哈黛茵）

自從雲裳結婚以來，老不收到林青的信，總以為他氣憤而斷絕交誼，至此地方纔明白：林青來信中有一部份，給馮千里私下銷毀了，接着便是他的自白。她時時刻刻掛念他，可是一則誤會他的所以不通訊問是同她絕交，因而她不敢寄信給他，二則假使她要寫信，最大的難關便是如何為自己解釋，往往她寫起了筆，又擱下了，三則因為久不通信，林青的最近住址也無從探知。誰知有這般傷心慘目的變故！她如何對得住他？她自恨年輕沒主張，不懂得林青的真愛情，信任了那個浮滑少年！她在精神上，肉體上所受的痛苦，全係自作自受；但林青因她而弄得不死不活，這個罪孽，由誰負擔！這筆賬，如何算法！如果在一年半以前，她得到了同樣的消息，必定要痛哭一番。現今呢，淚都涸了，腸都斷了，

要哭也無從哭起，要綾勝也無從綾起！她變爲一個行屍，她的精神早已死了，不過，她雖失去了情感，——或者說情願患了癱瘓症，——她還保存着知覺：這一點，她高出於那位死了三分之二的林青！「我害了他，我應得去領他來扶養罷！」雲裳放下眼淚，自己命令自己。

她向廣慈醫院的執事人表示了她要領回林青之後，執事人照例詢問她與病者的關係。

她本想說：「我是他的妻子，」——他的身子，她的靈魂，遠在馮千里能用鬼計之前，不是早已許給他嗎？——可是她不敢說，爲了說了之後，「悔恨的迅箭」便要劈她！——她只得說謊：

——我是他的妹妹。

——林先生的令妹？不是說，他府上已經沒有人了麼？

——是蘆房的。

執事人點了點頭，請她填好了一張結，簽過字蓋上印，再領她到林青房中去。

多麼慘酷的景狀！我們還記得這位身材清瘦，精神奔奔，走起路來略帶搖擺的少年詩人。我們還記得他第一次上六國飯店去幽會，慌張中含着多少喜氣。我們還記得定情之後，他給醉睡的雲裳披上毛毯時那樣的溫柔。我們還記得當他與雲裳道別，見了馮千里，

激起他多少悲憤。……說不盡的回憶，露出那麼不幸的現在！

看罷！這是他麼？的確是林青麼？是那個活潑美秀，才氣橫溢的詩人麼？若說是他，真的是他，那誰都不相信，誰都不敢相信，誰都不忍相信！看罷！那個擁在屍頭堆中的「東西」，「醜態百出」，這豈是人麼？這豈是活潑的一團！當然，依舊是往日的面目，不過更清瘦些。當然，依舊是往日的纖手，不過無力地垂着。然而，然而，瞪着眼睛不見昔年的精悍，張着口說不出千言萬語，兩臂更不知擁抱這個久別重逢的另一個自己！自小腹而下，兩條腿整個截去！從前滾朝品后把威夫人斬去了四肢，挖去了眼睛，烙焦了耳朵，灌飽飲了毒藥，拋棄在毛廁裏，號稱「人蔬」！構成歷史上著名的悲劇。現今林青也變爲「人蔬」了，雪裏間接地成了呂后：可是，呂后之殺威夫人爲了妬忌，爲了利害，她呢？她始終愛着林青，而因一時的愚蠢，害他受極端的酷刑！

她一推開門，僵呆立在牆裏。她不敢邁進一步，也無力提起自己的脚。她的眼在顫動，她的鼻孔在顫動，她的唇在顫動，她全身在顫動。教上所記載的原來是真的，而且淡淡的敘述還不及事實的可怕！她瘋了：「林林！——她覺得喉嚨發住了，無論如何發不出音來。她拼命一喊，直叫出來，尖銳不下於林青被火車滾去雙足時的叫聲：它是非人類的，

令人聽了汗毛根根直豎。她一叫，立時昏倒在地。醫生和看護們連忙抬到林青牀旁的一張空牀上，——此間是二等房間，恰有兩張牀，——從事急救；他們只知道可憐這對「兄妹」的慘遇，那裏知道苦中還有苦啊！

她恢復了知覺，恢復過來的也是她的「泉」：她抱住了林青痛哭。林青呢，好像有感覺的，機械地喊着：「雲裳！」這個幸福時期的稱呼，劫後應用，更使聞者心酸；雲裳的淚，宛似水管有了漏空，洶湧而出。她經受了看護們的苦勸，——實際上她們陪着她墮淚，——方纔停止。她僱了一輛汽車，抱了林青回家。

她把林青放在自己的牀上，親自爲他梳洗。李媽嚇得大驚小怪地不敢走近，經雲裳叱罵之後，纔腳上拖着鉛似的跨入房來。雲裳爲林青易衣——從醫院裏帶回來的，——他的手臂噴着指揮而動，一些也不僵，一些也不抗拒。梳洗既畢，雲裳拍拍他的肩，低低喚他：「林林！」林青宛如懂得的，又是一連串的「雲裳！」雲裳傷心已極，長嘆一口氣，頹喪地說：「……」

「……」是的，雲裳在你身邊。

她頓了一頓，又接着說：「……」

「唉！我們居然聚首了，天哪，這樣的聚首！我上了那個賊的當，辜負了你，本來罪該萬死；我的偷生，爲了貪圖與你重晤，晤見了，向你懺了悔，良心上的壓迫減輕了，然後從容而死。誰知會見了你，偏死不得！你這樣地活，與死無別；而既死的我，又復蘇醒，活活地被釘在十字架上！」

「狡的，今後的生活，她簡直像被釘在十字架上：這段活猶如死的「人桶」，即是她往日歡愉的殘蹟，也就是她輕信所造成的罪惡的鐵證。他，固然無思想了，——老總算成他就他，把他提出「痛苦之網」，——而他的無知覺更顯出她所作的孽的重大，憑此將她的痛苦加增了千百倍。如果他還保留知覺，那麼，即使他成了殘廢，他一定能夠寬恕她，與她眼觀眼，鼻對鼻，嘴吸嘴地談愛；寒灰不難復燃，古井從此重波。縱使劫後的天堂，缺少了一角；然而缺少了一角的依舊是天堂，終究比這個活地獄來得好！」

林青的病情也是相當奇異的：凡是 he 需要什麼，他老是喊：「雲雲！」有時雲雲忘掉了時間，沒有扶持他大小便，他竟如小孩子那樣撒在袴中，到那時他會喊：「雲雲」的。那麼，似乎他有知覺的了。有時，爲了要測驗他，雲雲下個狠心，搯他一把，他居然也喊：「雲雲！」無奈等到雲雲用盡種種方法，引誘他心靈之恢復，卻如水滴入海，消滅得

無影無蹤

每天，雲裳同他洗臉，饌過粥，再拖他到樓下中間，放他在一圓桶裏：她自管她。經，他便在旁呼「雲雲。」吃過了飯，她抱他去睡中覺；一醒來，她扶他坐在牀上，取許多枕頭塞住了他的身子；她便在旁做些針線。然而最淒涼的是這頓晚景：斜陽射進了小廳堂，向這兩個菜色的臉兒灑上些紅霞；木魚聲與誦佛聲交響着，清風送着幽香：彷彿古老的世界是無終極的，無終極的也是這齣戀愛的悲劇！

上海，八，十一，一九三六

——采，我看妳這樣肚痛有些危險罷，還是請個醫生來望望！

——瑛，這是受了冷，沒有關係的！……啊啞啞！……

——何苦呢？采！妳不去請醫生，我去請。

——不，不，不，謝謝妳！我的父親聽得了，一定要怪我小題大做的！

——采，不是我當妳面講妳父親不好，他委實太吝嗇了；上次妳弟弟患肺病，甚至吐了血，他還說：「小夥子吐了幾口血，算得什麼呢！」

——啊啞啞！……啊啞啞！……

陳采痛得在牀上打滾。平日有康健色的臉面變了發黃，變了紫黯，變了慘白。混身好像風中敗葉，不住地抖。上排牙齒緊咬着下唇，咬得唇裂出血，牙縫裏也有血滲出來。四肢一伸一屈地拘攣，把一條紅綢夾被弄得摺摺如廢紙。小鐵牀受了翻來覆去的震動，時時發出「幾，幾」的聲音；這個聲音，在小學生上課的時候纔聽得到，一放課，小天使們的嬉笑便會蓋住這個聲音以及牀上病人的呻吟。自小天并穿過半年未拭的玻璃窗而來的秋陽

，照着半間寢舍；在這一條晶瑩的光帶裏，有無窮盡的塵粒跳舞。這是天高氣爽的秋季，在寢舍外面，充滿了陽光，充滿了生命；在寢舍裏面，同一的陽光只照得飛舞的塵粒和在牀上亂滾的陳采，同一的生命被「啊唷」叫得搖擺不停。

啊！人生真如朝露！何等的脆弱，何等的脆弱！陳采，這位二十三歲的少女，在健康的時候，是這樣的活潑，這樣的天真，待人這樣的和藹，治事這樣的能幹；同事中誰不愛她？誰不稱贊她？自她肚痛至此刻，不到半天，簡直老了三年！平時不怕吃力，不怕勞倦的陳采，竟一變爲風中之燭，小小的火焰在「生」與「死」之間跳動。

——啊唷！……

黃瑛聽得陳采再喊時，忽忽忙忙跑出寢舍，去找尋校醫。她明知道「校醫」也者，決非「名醫」的別名，然而俊醫的藥吃不好人也吃不死人，尤其在這個疑難的當口，他的判斷或許有幾分用途，所以她跑去找他了。春芳小學校醫陸菊亭先生走來一看，略略診視，便斷定陳采患的是盲腸炎，「我看看是盲腸炎」陸先生說：「最好另請一位醫士來覆診，比較謹慎些」。陸先生一面說，一面提着小皮箱走了。「另請一位醫士來覆診，去請誰呢？」黃瑛自己翻自己。

——瑛，我看「鴨先生」在那裏瞎說；這不是盲腸炎，這是簡簡單單的腹痛！不必另請醫生。……啊唷！……

——妳看，妳病到這樣程度，還要嘴硬！「鴨先生」的話是對的。

所謂「鴨先生」即是陸菊亭，因為這位醫士的腿生得很短，走起路來一副八字腳，鼻上戴着闊邊眼鏡，講起話來拖泥帶水地說個不清，說個不停；他頗像滑稽畫中戴了眼鏡高視闊步的鴨，因而有「鴨先生」之雅號。畢竟「鴨先生」言之有理，經王博士鑿鑿覆診之下，斷定陳采所患是盲腸炎，而且是急性盲腸炎，症情嚴重，「非要送進醫院不可！」

這時，病者和她的朋友的面上一層灰色。「症情嚴重」四個字固然使她們不安，而「非要送進醫院不可」幾個字更使她們感到困難：進什麼醫院？誰負這個責任？費用出在那個身上？她們每人每月的薪水不過二十元啊！在這種情形之下，陳采當然不贊成進醫院，免得種種麻煩。然而黃瑛呢？她豈肯坐視不救？

——我且去碰碰釘子，黃瑛說。

——同妳說不要……

黃瑛早已跑出寢合門了。她先撥六七八三三的電話號碼，心「卜，卜，卜」地跳，

指頭有些顫，聲音有些抖。

——……老伯麼？我是黃瑛。……我很好，謝謝您！……采姊患了劇烈的腦痛。……今天早上。……此地校醫陸先生，和請來覆診的王博士都斷定是急性盲腸炎，非送醫院不可。……什麼？……不要緊！……老伯您可知道急性盲腸炎治遲了便……任它去？我想還是……老伯您要後悔的呀！噫，我吵亂了您結賬？……老伯！老伯！老伯！

對面「關」的一聲把電話掛斷了，大概他繼續結賬去了。黃瑛整備種個釘子，果然一個釘子。她呆了一陣，再撥三二一三三號。

——顯甫先生麼？……是的，我是黃瑛。采姊生了盲腸炎……是的，盲腸炎，而且急性的！……我已通知過了，但他不贊成送醫院，還怪我攪亂了他結賬！……什麼？您不能負責？做父親的不負責，做叔父的也不負責，難道我們做朋友的就得負責？……不是心狠？那是什麼？……上次您送她的弟弟進醫院裏去了老伯的埋怨？您究竟救了顯弟的一命啊！您為何不援救采姊一下呢？……廣慈醫院好麼？……太貴？廣仁呢？……您想送藍十字會？……唔，似乎……也好！決定送藍十字會！幾等呢？

……統房間？……太……唔！……總比不進醫院好些！那麼我馬上送去，保單上簽您的名字：好不好？……准定如此！再會！

「自己做了洋行買辦只肯代姪女出統房間的錢！黃瑛自言自語地說，然而比那位「結賬」父親始終好些！」她兩步拚一步地跑回寢舍裏去，急忙中險些把一個小學生撞倒了。她回到寢舍，陳采的神情大變了；面色白裏帶青，兩個腫子不往向上頂，冷汗像冬天玻璃窗上的汽水；她也沒有氣力呼喊了，口中喃喃地說個不清，宛如嚶語。黃瑛急急忙忙理了一些東西，打電話去叫一輛祥生汽車；又約了幾位同事，把病人抬到汽車上，向藍十字會開去。

藍十字會是半慈善性質的，然而慈善也有慈善的代價：倘使病人出得起頭等房間的錢，他所受到的當然是頭等待遇；出二等錢，待遇當然也降了一級；進而為三等。雖則還要差些，猶可過去；至於統房間，啊，統房間！比獸醫醫院還不如！暗大的一間房間，放下數十張牀，躺着種種的病人：呻吟的有，叫喊的也有，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沒有一刻靜的時光，也沒有一個人能入睡的。從新生的嬰孩至垂死的老人，什麼年齡都有；從面貌秀麗的到面貌可憎的，什麼樣兒都有。炭酸氣，藥氣，臭氣，膿血氣，一古腦兒混在一起

。一踏進門，鼻孔便受了莫大的刺激，頭腦暈起來，心臟翻起來；不病的人簡直要生病，生病的人簡直要病上加病！黃瑛跟隨了昇着陳采的帆布牀走進房，立刻想吩咐：「改送到三等房間裏去！」可一，電報最快，帶來一個丈把高的「錢」字，將她的勇氣驅逐得一乾二淨：做錢莊活閻的父親不負責，做洋行買辦的叔叔只出統房間錢，她呢？論資格不過是一位小學教員，論關係不過是同事兼朋友；她有何能力可以主張這樣那樣呢？她祇能讓僕人把陳采抬到房的那一端。放上一張空牀。這張牀正對了一扇側門，而這扇側門正對了廁所；側門一開，廁所裏的氣味直噴到病人牀上；而且，因為統房間裏病人多，不斷有人向廁所進出，那扇門便「嘩呀兵」地唱個不停。無奈除此外沒有旁的空牀，黃瑛祇能讓神智欠清的陳采躺上去。

陳采被放在牀上時，總算有個看護婦——大概是統房間的看護長罷？——在旁指揮一切。安置陳采既畢。那位看護向黃瑛做個手勢，引她到離開陳采稍遠的地方，用相當和善的口吻說：

——請先付房金。

此時黃瑛不禁又心跳起來，不是她沒有料到這一着，不過她不知道自己所帶的錢夠不

夠！——她滿以為那位洋行買辦陳顯甫先生會起來望他的姪女的，她向同事們借了些錢以防意外之用；誰陳貴料辦費忙得很，沒有空，而她所帶的錢先得付房金！

——多少？她發問時滿含猶豫恐懼的意味。

——每天一元半，照章先付後住，每次付十天，對方以教導的態度回答。

黃瑛的三袋裏，恰巧有五元鈔票兩張，單元鈔票四張，角票一元，雙毫角子一枚！那兩張五元鈔票是借來的。於是她放了心，付了十五元；乘餘兩毛小洋，作為回校車錢。看護長也「照章」給了她一張收條，簽了字。

她們回到陳采絲前；陳采的痛似乎停了，她暫時不喊「啊唷唷」。她張開眼來，望着黃瑛苦笑了一笑，低低地說：

——謝謝妳！

黃瑛一陣心酸，忍不住哭了。

——為何哭呢？這裏的醫生都是著名的，包管妳這位朋友病好了出去！

看護長這樣的說，當然是敷衍的話；然而人到了困苦艱難的時期，最易輕信，這幾句話如一聲春雷震醒了兩位朋友的被憂慮所逼呆的心。

「！今天星期六，依章下午『毒克多』是不來的；明天星期日，當然不辦公。我看妳的朋友儘可支持到星期一早上，不會妨礙。姑且我先叫人來把她洗一洗。」

陳采聽了「這裏的醫生都是著名的，包管妳這位朋友病好了出去」，心中很定，下面幾句話根本沒有留心聽。黃瑛呢，給看護長東一個「不來」，西一個「不辦公」弄得泛泛地担憂；然而畢竟是位少女，好奇心很強，仔細看看如何「洗」法。看護長說完之後，走出房去。不久來了兩個看護，一個隻手捧了一隻滿盛熱水的大面盆，一個提着一塊毛巾。她們走到陳采牀前，連口都不開，把陳采的衣褲脫個精光。雖在病中，陳采覺得在衆人面前裸體，尤其是病人中不乏中年男子，很難爲情，所以有些遮遮蓋蓋的舉動。

——到了醫院裏還怕什麼羞？看護之一發毛了。

陳采不敢動，也不敢做聲，雙眼飽含了淚，望着黃瑛；黃瑛也大不以爲然，不過希望陳采病好，對於小地方不得不忍耐一些。

兩個看護把陳采從頭至腳的用力揩。正面揩好了，再把她翻過身來揩。不知道是受了寒還是受了顫動，陳采又腹痛起來；最初，她努力忍耐，咬緊了牙根不做聲，終於吃不住了，便「啊啞啞」直嚷出來。

——「噢做幹嗎？此地誰不生病？我勸你忍耐些罷！」

發話的老是這位瘦長象牙白的看護，據她兼副醫做態度推測，雖非看護長，至少也是個小頭目。可憐的陳采，吃了一生的苦，自然知道金錢的價值，金錢的魔力；今天可得了新教訓：喫藥也有代價的，她祇出了一元半的代價，便沒有喫病的資格！她只得當自己是死人，讓人家顛來倒去地洗。揩。洗完了，揩完了，兩個看護病人赤條條躺在牀上；瘦長看護向黃瑛惡狠狠看了一眼，說：

——「你給她換上了干淨衣服。」

她們手攜手地說說笑笑去了。

黃瑛從衣包內取出干淨襯衣，迅速地給陳采穿上；與她穿袴時，黃瑛看見陳采腹部的肉在那兒一起一伏地抽，大概是痛急了罷，便向陳采說：

——「你壞好了！」

——「對咧！陳采緊鄰一個老病婦插口道，你拼命壞都不會有人來的！此刻看護小姐們早已上影戲院，望情人去了。」

——「啊噲噲！……」

這時，一個僕人拿了小鈴進來搖了一次鈴。

——五點鐘了，老病婦向黃瑛解釋道，訪病人的人應該出去了，省得他們來呼么喚

六！

——啊暗暗！……瑛，……妳去罷！

——不，再等一等。

——何苦呢？瑛！……啊暗暗！……

沒奈何黃瑛立起身，與陳采道別，許她明天再來，兩人又哭了。使一使勁，黃瑛準備走，陳采又止住了她，嗚咽地說：

——你代我打個電話給……給……

我明白了，你放心！

黃瑛走了之後，僕人們也都退出去了。全室的病人，沒了管束，聲音分外嘈雜：笑的

笑的哭的哭，有的高聲談話，有的直着喉嚨叫喊。五七個出世未久的孩子，被他們驚醒

了，呱呱嗚個不住。陳采的腹痛又平靜了下去，神智恢復了一些。她舉目視察她的四

周。的左鄰便是剛在講話的那位老婆婆，大概六十開外的人，滿面風霜，却是和藹不

過的。向陳采介紹自己：她以前是一家小康之家的主婦，不幸丈夫被土匪綁了去，撕了票，隔了一年，她的大兒子，一個高中學生，因為思想激烈，被警察捉了去，據說解到省會裏，聽候審判，可是至今音訊全無；又一年，大水成災，把她的離出閣吉期祇有十日的女兒，五歲的小兒子，以及全部的房產沖個精光；偏偏她沒有死，逃難到上海來幫人謀生。不幸生她病了，主子慈悲，送她到醫院裏來；她住院已經十天，醫生講不出什麼病源，馬馬虎虎給些藥她吃吃，她也馬馬虎虎「縲命」下去。

——妳以爲我已六十多歲了罷？我還不到四十五咧！

陳采的右鄰，面朝了壁，一動都不動，一聲都不響。依後影來推測，她年事尚輕。陳采不知她患的什麼病，因為既看不見她的面孔，又不聽得她呻吟；簡直不像生病的。陳采被好奇心激動，忘了剛在的臆病，窺伺她轉過身來。久而久之，她轉身過來：她是一位學生模樣的少女，面目很美麗，態度也很大方，看來不是小家碧玉，面上也沒有病色，只是頰部高高凸出。她不願意與人講話，但陳采看她是智識份子，動了同類相憐的心，想盡方法使她開口：陳采先介紹了自己，然後婉轉問她。對方面知道了陳采是高中卒業，現當小學級任之後，態度便變更了：她自白是因明大學文科學生，家在河南，父親是做官的，她

獨自在申求學；上了友人的當，結交了一位男朋友，據他自己說是維露大學的學生，其實是一個騙碼頭的戲子，發生肉體關係以後，他私自逃了，拋棄了大了肚子的她；她想來打胎，可惜太遲了，代價也太高（手續費三百元，她那裏敢向家中索錢？），只能等孩子出世之後，再抱她或他對育嬰堂裏去。

——那個狠心的惡魔！我恨不得吃他的肉！

陳采心中一動，他的未婚夫李錦明是否狠心的？那一天在萍水軒，無人在旁，他也要來……倘使她意志不堅強而允許了，今天亦許懷了身，被人拋棄……她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想起了李錦明，她不知道黃瑛有沒有打電話給他；剛在她說：「我明白了，妳放心！」她究竟有沒有了解呢？實在錦明這個人是相當神祕的……他說愛陳采，但每次會晤時，他不講半句情話，只逼她早早結婚，好似結婚纔是愛的表現。當然，他是大學生，但大學生的愛情是否比戲子的愛情靠得可靠？「她……明天…………能否……來看我？」過倦的陳采昏昏入睡了。

陳采在夢中被人推醒，張開眼來，鏡檯湖糊看見一個看護推了一部小車立在牀前，車上放滿了盆子和飯碗，兩鍋菜。看護拿了一隻盆子，用杓子盛了些菜。半盆子一樣；又淺

滾裝了大半碗飯，一起放在牀旁小茶几上；她又推着車向另一牀前邊。陳采知道自己患的是盲腸炎，可不知道需要不需要開肚；如果需要開肚，她先得停止食物。此刻叫她去開藥呢？而且，一方面，醫生要到星期一纔來；另一方面，她自早晨起沒有吃過東西，肚痛時不覺得，痛一不辭便餓了。

——「——」——天由命！

她叫着，端了碗便吃。

她吃完了，取出手巾拭了拭嘴，拿枕頭做了錫鬚，坐在牀上，背倚了鐵牀欄干。她一時不想睡覺，恐怕阻礙消化。但她閉了雙眼，俾得養神。

——「——」——你從前住過醫院嗎？

老婆婆和善地問陳采開，可是陳采沒有留心，不曾聽得；於是她略為提高喉音重新問：

——「——」——喂！你以前住過醫院嗎？

——「——」——沒有呀！

——「——」——醫院裏的夜實在可怕的！不瞞你說，以前我住過多次醫院，我的三個孩子也是

在醫院中產生的；不過以前我住的不是頭等房間，至少也是二等；在頭二等房間裏過夜是方便的，相當舒服的。然而在這種統房間裏啊！……

她賢而節的，故意停而不講。她望望陳采，陳采正在聚精會神地聽；她明白她的故事的一言已發生了效力，便樂意地繼續下去：

「……可就大不相同了！我最初到此，簡直把我嚇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我那裏敢睡覺呢？過了幾天，我成了習慣，倒也不過如此了。那今晚便要嚐嚐味道！

——唔！

「……嚐嚐味道也好！反正不管怎樣都不願意，總得經過此關的。我不必告訴她什麼滋味，她自己會知道的；我單講在那張牀上，昨晚死去了……」

那婦可怕啊！太肥子的婦小姐發了一句。

「……死了一個吃紅丸的婦人。」……

陳采聽見她睡的牀上慘死了一個人，頓時十八萬六千顆汗毛根根豎得筆直立；她自問不迷信，只是怕鬼；小時候，聽得張家婦婦，李家婆婆談地，講那紅眉毛綠眼睛的僵尸，彷彿真的鬼怪出現，非嚇出身一冷汗不可。不過，怕是怕，難道真聽了如此小婦子，

跌在夫人膝上，泥住了人講鬼。現今年齡大了，依舊老脾氣；所以，雖則慘淡的寫燈照着東一張西一張白色的牀和被窠裏蠕動的病人，彷彿有數千百個紅丸鬼被髮吐舌地向她撲來，她還是要聽老婆婆未完的故事，馬上催促了一句：

——她怎樣死去的呢？

——哈！哈！不要性急！不要性急！明天講給你聽，省得害你今晚睡不着！

——我不怕！

——你真的不怕嗎？你說：「不怕」的時候明明你的牙齒捉對兒相鬥！好！你既然冒充好漢，我便講給你聽。大概今天早上零點三十分左右，我朦朦朧朧醒過來，恍惚聽得一陣哀嗥，又長又慘；其形容不來，但有一個極好的比喻：你可曾聽過「狗哭」？

——就是人家所謂喪失人口的預兆狗哭麼？

——咧，狗哭一次，非死人不可！那個怪聲音比阿嬰還要慘幾倍！我本來想下牀小便的，這一來，我縮做一團，把被蓋了頭。老實說，我住院不過十七天，倒長了不少見識，每次這房間裏有個病人要上閻王路時，先有一股說不出說不出的「尸氣」浮在空中，我嗅到這般的氣味，就知道不妙。昨天一整天這般尸氣就沒有離開我的鼻子，心中異常畏

怕，但是誰「該」死呢？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沒有份，因為該死的人嗅不到尸氣的。那個怪聲音來了一次，次，三次。我約略辨得是從你那張牀上來的，我更不敢出頭。後來又靜了下來。那時可也奇怪，在別一日呢，總有幾個人咳嗽或說夢話的。那天畢靜，畢靜！我怕極了，就低低地喊：「馮小姐！馮小姐！」馮小姐一聲不做，大概沒有聽見我喊。……

——我裏沒有聽見！我非但聽見你喊，而且也聽見怪聲；只因我在家裏嬌養慣了，胆子秀外小，不敢答應妳！

——……停了一忽，房間那一角裏出世纔三天的趙家小毛頭突然直叫起來，好像被人搯了一把似的。接着所有的孩子都直叫起來。可奇怪，大人中除了我和馮小姐外，一個都沒有被吵醒，至少我沒有聽見一個母親醒來喂奶。兩分鐘後，大家一齊靜下來；——我說：「一齊」，真的是一齊，沒有一個小孩拖長半秒鐘的哭聲！接着一片靜，靜，靜，靜，一片可怕的靜，死氣沉沉的靜。如此過了十分鐘，好像過了一千年！我便急，我可忍不住了。我探出頭來，四周怕禱一番，看不到特殊情形，便做賊似的跨下牀來。我一下牀，正面——了你的牀。天哪！不打謊，我清清楚楚看見那個紅丸鬼憑空跳起有四尺多高！好像她的身體是紙頭做的，強按在頭上，一鬆手，便蹣跚起來。等到她身體落下，又是一聲長

嘩。不說笑話，那時我急死了，一泡尿直撒出來，同時狂喊幾聲：「救命！救命！」全屋間都給我喊醒了，大家都問：「怎麼？怎麼？」我不好意思，提了濕袴重新鑽入被窠。此刻值夜班的兩位看護也進來了，紅丸鬼迎頭給她們一聲哀嘆。她們進三步退兩步地走到你那張牀前，正揭開了紅丸鬼的被頭想看看時，那惡鬼又來一蹣跳，鼻孔裏「轟轟」地響。那位在前的看護翻身便跑，把第二個看護攆得四腳朝天：兩人都喊起「救命！」來了。於是搶進四個僕人，究竟男子胆大，扶起了看護，毫不遲疑地走近牀；實際上不必這班大力士來幫忙，因為那個紅丸鬼已經過世了。她死得夠離奇：跳了兩次，哀號了五次，就此完了！……兩位好小姐，今夜她們須警醒些，我告訴你們一句心腹話：我又嗅到那股倒霉的尸氣了！明天會！明天會！

老婆婆講完後倒身便睡。陳采轉過頭來望馮小姐，馮小姐早已鑽入被中，連頭髮都不露出半寸。陳采嚇出一身汗，把自己的盲腸炎忘到爪哇國裏去了。她一面想如果不再腹痛，或許炎已蠶減退，不如早早出院為佳；另一面想乘衆人尚未睡盡的時光，強迫自己入睡，免得領略這個可怕的「滋味」。她先想，專一地想：「我要睡了！我要睡了！」想上一千遍，依舊無效！於是她一二三四地數下去，直數到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還是雙眼盯

住天花板，一些睡意都沒有！她滿身是汗；這不一定是嚇出來的汗，或許是虛汗。幸而自己肚子不痛，周圍也沒有什麼異態。

隔街教堂中送來的鐘身清清楚楚報告失眠的人道；此刻已經子夜了。病人們嘈雜的聲音逐漸靜下來；四周愈是來得靜；陳采的聽覺愈是來得銳敏。不知如何地「早上零點三十分左右」與「兩位好小姐，今夜妳們須警醒些，我告訴妳們一句心願話；我又嗅到那股倒霉的尸氣了」這幾句話連成一串，在陳采腦中不停地轉動。「現今已是十二點鐘了，再過半個鐘頭便是零點三十分！尸氣應在那個身上？是我？是馮小姐？還是另一人？倘使是我呢，我也活得夠了，一死百了，還不如死！倘使是馮小姐，那纔怪可憐的！她初入社會便上了一個當，此後她的生命永遠是灰色的了；雖則如此，生猶勝於死，她一死，她肚中無辜的小孩也要死了，豈不可憐！倘使另外一人，那麼與我無絲毫關係，我的哀憐或許可以輕些。」陳采這樣想，自己的眼簾漸漸凝重，漸漸下降。「零點三十分……尸氣……怪聲……」

——嗚呼！……噓！……噤聲！……

陳采立即被這種低低的呼聲所驚醒，已經倒下的十八萬六千根汗毛又直豎起來。她不

敢馬上伸出頭來看。她雙手捧住了將破的胆，連氣都不敢吐地在那兒靜聽。

——啊唷！……優！……優！……優！……優！……優！……

這次陳采聽清楚了，聲音是從馮小姐牀上來的；不知是事實還是心理作用，一股特殊的氣味衝入她的鼻管，陳采不自主地喊出來：「尸氣！尸氣！」

——馮小姐！

陳采辨明這是馮小姐的聲音，但不敢答應。

——陳小姐！……啊唷！姆媽腹！……

這次陳采壯了胆，伸出頭來問道：

——馮小姐，妳怎麼了？

——我，我，我發勳了！

這麼一來，陳采十分放心了；當然她沒有生過小孩，可是她看見過別人生小孩，幫過忙，所以她有相當的經驗。她忘了自己的盲腸炎，——它實在是很怪的，痛時痛得要命，不痛時與平常人一樣！——披衣下牀，一面安慰這個舉目無親的馮小姐，一面喚醒了陪牀老婆婆。老婆婆的病勢本來不十分嚴重，所以也能披衣下牀，襄助陳采。老婆婆把馮小姐

的肚皮一摸，笑道：

——早咧！早咧！小寶實身都沒有掉轉過來！

——啊啞啞！姆媽嘍！我要死了！

——你不會死的，哪！我親自生過三個孩子，我什麼都知道！

——我打鈴喊看護罷？陳采向老婆婆問。

——早咧！我們且坐下談談天。

她們所謂的「談天」，無非藉此安撫安慰馮小姐而已。她們談了半天，馮小姐的痛陣一陣加緊一陣，由每一刻鐘增至每五分鐘。老婆婆揭開馮小姐的被頭，借着燈光一看，口中說：「見紅了！」就叫陳采拿電鈴招呼看護婦。兩個值夜的看護進來視察之後，決定送馮小姐到待產室裏去。

——我們儘可入屋，老婆婆向陳采說：第一，我摸到胎兒的墮位很正路，不致難產；第二，即使順產，也不會馬上落地的！

倘使這夜陳采沒有好好地睡，黃琪也幾乎沒有合眼；陳采的失眠爲了病，爲了怕；黃

瑛的輾轉反側爲了氣，爲了悲傷。

黃瑛自醫院裏出來，回到棧內，立刻打電話給李錦明；第一次打不進，第二次較方回答已經出外了。她猜定李錦明到了星期六下午不會留棧的，他不是上影戲院便是去跳舞。這種油腔滑調的小夥子實在配不上忠厚樸素的陳采；陳采竟會愛上他，真是：「情人眼里出潘岳」了！至於李錦明對於陳采，由黃瑛以冷靜的頭腦觀察起來，並非真的愛情，李錦明的目標在乎那位做錢莊老闆的陳潤甫與做洋行買辦的陳顯甫。

——倒他的鬼運，李錦明眼都沒有開呀！陳潤甫陳顯甫全是齋鬼：要他們出一文錢，比剝他們的皮，抽他們的筋還痛！等罷，小鬼！等罷，他們自有好處給你！

黃瑛憤憤地蹬了蹬腳。她再打電話給陳顯甫，對方電話鈴響了半天，方纔有僕人來接。

——老爺出去了，僕人驗驗怪氣地說。

——什麼地方去的？

——不知道。……大致上凡錢太難裏去的。

——電話號碼多少？我有要緊事情和他談。

——電話號碼不知道，地址也不知道；有要緊事，請到星期六再講。

對方掛斷了電話。

沒奈何，黃瑛打電話給陳采的父親，對方接請的是個女子，她一聽得知道是個女子，

就惡狠狠地問：

「你是何人？姊幹嗎？找陳潤老？」

黃瑛又好氣，又好笑，忍住性子，說開了風口。

「那麼，謝謝妳，黃小姐！」

電話又掛斷了！黃瑛要說的話，一古腦兒給這個輕描淡寫的「謝謝妳，黃小姐」所壓斬了！她是誰？她以何種資格來代替「陳潤老」道謝？黃瑛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所知道的是陳采比條狗都不如：父親不睬她，叔父不睬她，愛人（？）不睬她，冷冰冰地一個人被拋在藍十字會統房間裏！她，黃瑛，不過是個朋友，因為心腸沒有這班「骨肉」那樣硬，不忍見危不救，出來管閒事，現今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來了！

——好罷，我看你們富貴榮華，壽長千百歲！

平常校中六時吃夜飯；即使過了時刻，校門外也有價廉美的小吃店。黃瑛實在悲憤極了，什麼東西都不要吃，什麼東西都不想吃的。她衣服也不卸，向牀上一橫，氣悶悶地，

一聲不做，一動不動。她的同房間的同事一共四位：她，陳采，高韻和，紀芳。陳采進了醫院，刺了她們三人。高紀兩人見黃珠如此，以為她病了，問問黃珠，她只是搖頭。

——恐怕受了趙先生的氣罷？我猜「她」趙先生又上大滬跳舞去了！高韻和打趣着說。

——小鬼！人家氣死快了，妳還來尋開心！

——誰給妳受？紀芳接着說。講出來，大家替妳去報仇，「我們是開路的先鋒……」

——小紀妳要聽麼？先得請我吃妳的南京花生米！

——原來妳來要報花生米的仇！

紀芳笑着說，大家也笑了。紀芳從牀底下拖出一隻餅乾筒，裏面裝着南京花生米。黃珠隨吃隨講，把她生氣的原因詳詳細細說了一遍。高紀兩人也氣呆了。

——陳采姊姊素來待我們很好的，我們大家來想法子！素號「女諸葛」的高韻和說。

——我去找「小陸」，「王媽」，「殷鼻涕」來加入我們的團體，紀芳說着向外便跑。

「小陸」叫做陸菊芬，是春光小學校醫陸菊亭的妹妹，生得身材矮小，所以有「小」

的雅號。「王媽」是王瑪琛，「媽」是「瑪」之變，又號「王賣梨」。殷珠瑩一到秋天便不斷的傷風，清水鼻涕一天掛到晚，故有「鼻涕小姐」或「心肝鼻涕」之尊稱。這幾個人，加上黃瑛，高韻和，紀芳，最合陳采談得來；因為她們七個常在一起，全校同學為她們起了一個綽號：「北斗七星」，首腦是陳采。

黃瑛再詳細報告了一遍，大家開始商議。

——首先我們要解決錢的問題，這個問題一解決，其餘都可以辦！

——韻和姊說得有理，可是我們也不要便宜那班狗東西！黃瑛還是氣憤憤的。

——我們大家捐！殷珠瑩說着，揩了揩鼻涕。

紀芳向殷珠瑩一笑，殷珠瑩打了她一下。

——我去拿錢，陸菊芬起身說。

——不要逃走！

——放心，我不去「賣梨」！

大家把吃辛吃苦的錢收集在一起，總共四十元正。

——有此數目，我們不怕了！明天我們還得去捉人，高韻和建議着。

——對呵！捉潤甫，捉陳顯甫，捉李錦明！我去捉李錦明，那傢伙最難捉得到！黃瑛忽地站了下來講。

——「喂！妳去捉李錦明？無非因為妳的趙貫一常同李錦明混在一處，妳以公濟私罷了！」

——韻和！妳再講說，留心我撕妳的嘴！

黃瑛雖則如此說，覺得「妳的趙貫一常同李錦明混在一處」這句話很刺耳：剛在自己批評陳采不該愛上小滑頭李錦明，趙貫一呢？還不是雞兄雞弟？！以後對於那傢伙應當留心些了！」黃瑛自己囑咐自己。

——我與紀因去牽老牛！小陸舉手說。

——那裏來的老牛？大家呆了一呆。

——老牛者，陳潤甫也！這個誰不知道！

——我與「鼻涕」去請洋行買辦，高韻和道。

——我呢？王瑪琍嚷着。

——我們委妳去買些鮮花，買些水果，預備帶給陳采，高韻和支應着。

「我提議閉會！黃瑛說着，一面脫鞋子。」

「本來可以閉會了，我的花生米也吃空了！」

大家一笑而散。

黃瑛做了一整夜的惡夢。

捉人的成績委實太慘了：以五個人的全力，去捉三個人，結果一個人都沒有捉到！祇要看黃瑛一行人到醫院學去的神情，就可知道她們內心的失望，悲哀。只有王瑤琬，她的責任是買花買果，很容易完成了她的使命。黃瑛既沒有找到李錦明，自然也沒有逢到趙實一；她原想在星期日早上十時，到大學裏去捉，他們一定還未起身；誰料他們根本就沒有回去！他們無非在客棧裏「開房間」，然而濕上林林叢叢隨處是客棧，叫黃瑛何處去找，如何去找？老牛呢，隨到蘇州去了，家中僕人這般說，就得這樣接受；或許他不上蘇州，而是去訪蘇州美人的。僕人們總不肯吐露真情。還是高韻和能幹，搗了殷珠瑩的手，去尋洋行買辦，順路買了許多小吃。殷珠瑩問她買了小吃何用，她而不答。到了陳家，照例個釘子。高韻和，兩毛角票和小吃包傳到老媽子手中，便容易獲得了「老爺」的祕

密：原來他在八姨太太過夜，而八姨太太的芳寓是賈爾業愛路××號。她得到了住址，連忙趕去，圍陳顯甫橫說豎說，講了半天，他方纔答應星期一早上九時去看陳采；高謙和自然勞苦功高，而殷珠瑩的苦笑似乎不是有關係的；因為臨末陳顯甫問了三次：「殷小姐也去望采姪麼？」殷珠瑩真感賞他拋下耳光，爲了陳采，只得忍下這口氣。

黃瑛等一行人走到鹽十字會門口，恰恰兩點鐘：原來鹽十字會的訪病人規例，頭二等平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八時，三等平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三時至五時，統一間平日下午三時至五時；星期日，頭二等並開放，三等上午依舊，下午二時至六時，統房間也加了兩小時，上午依舊不開放。黃瑛等到時正當開始運行。

陳采與她們來，望了整個上半年，現在真的來了，異常快樂。鮑慈下林家迎接她們，不過因爲夜間少睡，頭有些昏，不敢十分勞動，只是在海上等她們上前。鮑和黃瑛等一一握手。紀芳最心直口快，不加思索地嚷道：

「——囉，采，你的顏色很不好看！」

「——你這個小孩子，黃瑛含笑責備她，大驚小怪！有了病的人自然面色與常日不同；而且，采，妳昨夜沒有好好地睡罷？」

——真的沒有好好地睡。

——痛得厲害麼？

——倒不是痛，……

——那是什麼呢？小陸搶着問。

——說來話長，她們坐了車談。

「坐了再談」，坐到什麼地方去？房間內就沒有空的椅子。於是她們坐到陳采的牀邊上去，每邊坐三個。她們正坐下了，王瑪琬突然又立了起來，口中說：

——我幾乎忘了！

大家笑了，因為她把花與水果忘了送給陳采。

——這位買辦大人不像那位……

紀芳覺得說錯了，連忙住口，可是已來不及了。

——我的叔叔來不來看我？

——……然來的，高韻姐接着說，不過今天他有事上高橋去了，明晨九時他一定來。

——什麼「有事」？都是騙人的話！我活了這許多歲數從沒有看見他星期日辦過

公！不來就不來，我也不希望他來！……我的父親呢？

——說，……就是說……小陸喃喃地回答。

——……就是說不肯來，是不是？

——不，他上蘇州去了。

——蘇州！妳聽他，他在滯歷芳結識了一個相好，是蘇州人，叫做什麼麗妹不麗妹！

……至於錦明，自然……

——……自然與他們不同，黃瑛順着他，他開得妳病了，很着急；祇因為星期一有月考，今天要預備功課，所以託我向妳致意和道歉。

——鬼話！鬼話！一篇鬼話！第一，妳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上午去找錦明，百分之九十九他不在校內；第二，星期一既非月初，也非月底，那裏來什麼月考？再說罷，即使有月考，如果他真心愛我的話，也趕來看我，難道愛人的生命抵不上月考麼？

陳采從枕旁抽出一方手巾，靜靜拭淚。

空氣驟然嚴肅下來。還是高韻和機伶，強笑道：

——妳叫我們坐下來聽妳講昨夜為何沒有睡好，妳講呀！

陳采機械地把昨夜經過說了一遍。

素來以胆小出名的駱珠靈聽到紅丸婦人慘死一段，跪在白天，而且周圍都是人，她伏在陳采腳邊，動也不敢動。

「喂！不要把鼻涕揩在被頭上！」

陸菊芬向駱珠靈——「呸鼻涕」——開的玩笑，得到意外的效果：不但她們六個人笑了，連陳采也笑了，於是，一顆淚珠在陳采眼眶下站立不住，顛頭地直滾下來。

陳采繼續講馮姐的生產，大家不約而同地馮小姐。馮小姐不好意思地問她們點了點頭，陳采也向她一一介紹了，後來說到馮小姐要送小孩到育嬰堂裏去，王鴉爾首先反對：

「我不贊成！」

「好一個候補賢妻良母！」

「那說！那說！」

王鴉爾捉住了紀芳要搯她，黃英把她拉開了，說：

「不要吵！我們總得想個兩全的辦法。」

「唉！馮小姐噎了一口氣道，有什麼辦法呢？我夫管不知道把小毛頭送進育嬰堂裏

異乎把她送上死路；而且，老實說，她究竟是從我肚中出來的，我自然愛她。不過，我是個沒有密閣的女子呀，一旦我那老式家庭隨得我生了一個孩子，我還活得成？

——與家庭脫離關係？

——菊芬，妳諱話不知輕重？

——好？就算我不知輕重。妳這位「女諸葛」有何妙計？

——辦法自然有，只是委屈了馮小姐！

——諸位如肯救濟我馮素蘭，我感激都來不及，那裏再敢計較？

——這樣就好辦了。我們此地連采一總七人，每人讓出一個鐘點的功課，一共七小

時，請馮小姐去教；——鐘點當然太少；然而多讓了恐怕校方不答應。……

——把我的鐘點全給馮小姐，陳采儀憤慨地說，反正我是不會好的了！

——哈！啞！啞！老是這一套！我看她的病絕對不要緊，說不定她明明經過醫生檢驗

之後便可出院了。……我尚未說完我能計劃啊！這七個鐘點，並不想靠它們來生活，無

非是一種名義，有了這個名義便可住校。……

——住校？小寶寶呢？黃瑛懷疑地問。

——小寶實自然不離母親。

——那太好！半三更「呱呱呱」啼起來才有趣！紹芳也開始懷疑了。

——我早打算周全了！采，妳可知道宋汝的房間……

——對了！對了！宋保姆單身住了一間房間，而且這間房間不與宿舍連在一起的，妳

想向她商量……

——妳猜得不差！

——但是生活呢？王小姐邊照小鏡子，邊問。

——我們各人所入固然不多，可是合起來也夠養活我們了：我們舉采姊做我們的領袖

與會計。

——一致通過！

——一致通過！

——對於諸位的盛情，我萬分感激！無奈……

——馮小姐還有什麼意見？陳采問道。

——倘使舍間探得我在貴校……

——妳盡可改換名字的呀，陳采回答。

——我給妳題個名字，陸菊芬搶着說，叫做「馮介」，「介」便是「假」：好不好？

——好極了！紀芳拍着掌說，馮小姐與采姊在一處便變爲「芥菜」了！

鼓掌鼓得太起勁了，吵醒了旁邊的老婆婆和馮小姐懷中的小寶寶。老婆婆自知沒有什麼人來望她，所以往往預先睡了，免得他人的熱鬧襯托出自己的孤零。陳采乘機互相介紹了。馮小姐的奶還沒有來；紀芳走去抱起小孩，喂開水給她吃；小孩不知道吃，紀芳不知道喂，兩下弄得淋漓盡緻，引得大家笑了。在這個當兒，一位看護走過來通知她們：明晨九時醫生到院，屆時陳采的親友可以進來，因爲恐怕有事商量。

接着一陣鈴響通知訪客時間已過。

黃瑛等約定了明晨來，便與陳采道別而出。

x
x
x
x
x

星期一早上八時五十分，黃瑛，高韻初，紀芳，陸菊芳，殷珠瑩，王瑪琍，一總六人，跨進藍十字會的門限；宛似罪人到了審判的那天，大家心內不安。尤其神經銳敏的紀芳，好像嗅到了什麼不幸，一臉兒嚴肅，一臉兒灰色，與她平日小孩脾氣的神情大不相

同。高韻和也懷着鬼胎，不料陳顯甫來不來。黃瑛比較遲鈍，攔帶她們的撥款四十塊錢，防備陳顯甫失約。

她們一進這統房，房門便曉得一種銳利的叫喊穿，嘈雜的聲音，而這種叫喊的喉音於她們不是生疏的。她們趕緊跑至陳采牀前，陳采已經痛得口都開不開。她們問她，她回答，她們也不敢多問。樓馮小姐與老婆婆的報告，陳采從今晨六時痛起，直痛了三個鐘頭。沒有停過。彷彿她所患的盲腸炎是有靈性的：它聞說醫生要來了，就給醫生一個下馬威！此刻陳采早已面無人色，混身是汗。大概恐怕醫生說閒話罷，走來兩個看護婦——就是上次那兩個——不管陳采死活，把她的衣服又脫得精光。

——幹麼呢？陸菊芬問。

——洗一洗！那個瘦長看護回答。

——人家痛到這樣地步，還要洗！而且盲腸已經發炎，妳不用冰袋來壓在臍上，反而用熱水去激它：這是那裏來的看護學？患了毛病，妳們負責不負責？妳們要洗陳小姐，我不阻止，但先替我簽下名字，我們六個人儘見識！

瘦長看護的頸項頓時縮短了五寸：她不提防人家也懂得醫學，而且陸菊芬的態度是很

有把握的！她慌忙給陳采穿好了衣服，又睜另一看護拿了一袋冰茶，如法放在陳采右邊小腹上，一聲兒不做地領了另一看護走了。

陸菊芬鼻子裏冷冷地哼了一聲。

那兩個看護頭都不敢回。

——痛快！痛快！黃瑛不禁跳出來。前天這兩個寶貝把采姊弄個半死，我因為不體，不敢開口；今天她們可碰着對頭了！

——不愧爲「毒克多」陸菊亭之妹！紀芳豎起了大拇指說。

——阿紀，你專門和人淘氣！

——姑娘，下次不敢了！

冰袋果然有用的。陳采的痛逐漸停止，雙眼漸漸閉下，竟然入睡。老婆婆囑咐黃瑛等不要吵醒她；她過分疲倦了，應當休息一下。黃瑛等六個人中，黃瑛與高韻和年齡比較大些，紀芳最年輕；高韻比較安靜，其餘四人都是坐不住立不停的人物；此時，黃與韻和分坐在陳采枕旁，其餘四人跑到榻小榻牀邊看守開門。那體人圍得很窄，儘人抱弄，並不哭。

高韻和不住滾手錶：九點，九點零五分，九點十分，九點一刻。

醫生不至，陳顯甫也不來。

陳采的鼾聲起初很高，以後低下來；在夢中很不安靜，不是四肢舞動，便是軀幹驚跳。黃瑛與韻和見了陳采如此，一股酸辛直射心肝；她們想哭，却又不敢。不知道爲了陳采還是爲了自己，或許爲了陳采也爲了自己，她們感到絕大的空虛：什麼是生命？什麼是生命的樂趣？有了生便有死，生爲了死，然而死却不是爲了生！從生至死不過百年，草草付予悲歡離合！草草被生老病死瓜分了！誰敢說：『我攔住了生命』？等到人家想享受「現在」，「現在」早已變爲「過去」；「未來」！「未來」！「未來」的靈頭即是死亡，只有「過去」是近乎生的：我們背着生，向着死亡走！譬如這位靈魂在睡眠中都不安的陳采，勞苦一生，所爲何事？依她的身體，依她的精神，誰會料到平時只有小指那麼大的盲腸能使她接近死亡，直至臨死亡只有兩指寬的地方：如果命運叫她立刻後退，她還有生路；如果命運催促她前進，那麼一切都完了！不但陳采的肉體可憐，更可憐的是她的靈魂。聽，聽她斷斷續續的嚶語：

……我氣不過！……我有什麼地方對他不佳？……媽媽去世之後，順弟是

我領大的。……我上學……畢業……謀事……沒有用他半個錢！……而今……他……

——我真氣不過！……唔！愛情！……舞女……鬼朋友……結婚……

妹妹我愛她。……妹妹病時當她是條狗！……世上最多的便是女子……

——自然，自然……有這樣的父親，便有這樣的叔父！

——呀！……瑛！

黃瑛突然聽得陳采喚他，吃了一驚，以為病人醒了，可是陳采繼續囁語着：

——瑛！我好苦！……我做了鬼也不甘心的！……我好苦！她聽見麼？我好

苦！……我……要……說上……一千……遍？……我好苦！……

陳采的眼皮不住動着，不住動着的是黃瑛與高韻和的眼皮：陳采在夢中哭，黃高在醒

中哭；陳采將要從夢中醒來，黃高將要從夢中入夢。

噫！人生，一杯比胆汁還要濃的苦酒！

人生，一個比髮辮還空虛的永夜！

永夜中有的惡夢，是象的怪叫。

「……」

大家半疑半信地過路。

「……大夫走了！」

「……大夫走了！」

紹芳等進了回春，大氣面面相覷，心中懷着一個不敢講出來的問題。

「……珠兒，你去打電話！高韻和盼盼着。」

「……我不！殷珠雙面孔一紅，搖搖頭。」

醫生直向陳采的牀前走來。

「……珠，求求你！黃瑛哀懇着。」

醫生離開陳采的牀，就有兩三丈了。

「……好！我快去！」

醫生走到陳采牀前。開始檢驗病人。

千斤重的心懸在一絲希望上！

「……我看，……醫生頓一頓。」

希望之燭在風中抖動。

一秒鐘長似一千年。

——我看開刀是逃不了的；誰負責？

——我！

——我！

——我！

——我！

——我！

——五個人，太多了，醫生含笑着說。小姐們年齡太輕，……最好是病人的家屬……

——陳小姐的叔叔馬上就來，高韻和雙手捧了胆回答。

——等一等，沒關係。我回頭再來。

醫生跑去視察他人。

十隻眼睛盯着病房門，而病人用手帕掩住了自己的面孔。

殷小姐截了希望回來。

——怎麼了？大家問。

——他說馬上來。

——爲何面孔紅紅的？

——……

——……眼睛水潤潤的？

——……

大家不再往下問。

十分鐘，一刻鐘。醫生走回來，望一望，眉毛一縷：

——還沒有來？

又走開了。

一刻鐘，二十分鐘，半點鐘。

陳顯甫居然來了，一臉不高興的樣子；回頭望見殷小姐，立刻把拉長的臉縮成團團的好似踏扁的柿子。

——采姪，妳覺得怎樣？

眼不離殷小姐。陳采賭氣不回答，他也不再問第二次，滿不在乎。

——大夫，這位便是陳小姐的叔叔，陳顯甫先生，黃瑛立起來介紹。

——久仰，久仰！

陳先生是人和洋行買辦，高韻和故意加上一句。

——呀！那更久仰得很！那更久仰得很！

算盤在腦中一現，醫生立刻說：

——敝院雖則設備週到，然而統房間究竟太嫌嘈雜。以令姪小姐的病體而論，最

好，……最好……

陳顯甫眼望青天，只裝不懂。

高韻和把殷珠瑩的衣服用力拉一拉。

——最好搬到……搬到……

高韻和伸了二個指頭在面上劃來劃去，裝做端頭髮。

——……搬到二等房間裏去，殷珠瑩說，又按住了心頭的氣向陳顯甫笑一笑。

——對，對，殷小姐說得對！

醫生不待陳顯甫說兩遍，滿面笑容，親自指揮看護與僕人，搬陳采到樓上去。

黃瑛遲走一步，安慰了老婆婆一番，又把自己的校址給馮小姐。

——真是多謝諸位！我一出院便來拜訪。

——陳小姐好福氣！老婆婆羨慕着。

二等房間與梳房間真有天壤之分！然而殷珠暨殷小姐還鼓着絕大的勇氣，向陳顯甫笑了兩次：一次要陳顯甫預付房間錢，一次要他簽開刀的保單。他好像被人用指頭夾住了鼻子引着走：言聽計從！簽過字，他忽忽忙忙去了，臨走時說：

——諸位爲了采姪辛苦了，今晚七時我在陶樂春談席向諸位道謝，諸位務必光臨。
向殷小姐送了一個眼風，向病人點了點頭，走了。

約摸休息了半小時，看護長親自往陳采臂上打了兩針嗎啡針。不到五分鐘，陳采陷入半眠狀態；看護長指揮他人把她抬進手術室。手術室內，除了醫生，看護，病人，僕人外，旁人不許進去的，黃瑛等祇能在手術室的側間裏靜等。她們急於要知道手術的結果，却不敢問，也無人可問。紀芳把耳朵伏在門上聽，什麼聲音都不傳出來，燥得她不住地搓手。每隔五分鐘，陸菊芬把手錶望一望，口裏說：『不是五分鐘！』好容易挨過了五

十分鐘，醫生終於出來了，滿臉笑容。各人見了，放定了心，但是還問：

——大夫，經過怎樣？

——很好！如果不生出別的技師，——你們要知道行過了大手術，最怕引起旁的病症，偏偏很容易發生，——十五天之後，陳小姐便可出院了。再會！再會！

大家盼望我，我望妳，不約而同地笑了。

醫生走後十分鐘，僕人抬出陳采來，混身覆着一條潔白的被單，連臉也兜在裏面；看護長和幾位看護跟着走；黃瑛也就隨在後面。到了房門裏，放在牀上，方纔揭去被單；陳采面如金紙，呼吸極微微。黃瑛等見了，嚇得混身起「鷄皮膚」，虧小姐雙手掩了面。

——此刻麻醉性還沒有過，看護長說。最好諸位先行回去，免得病人醒來見了諸位過份。如遇諸位不放心，儘可做一個私人看護，——日間八元，全夜十五元，——來臨專護。請位明天早上再來。

——這個……黃瑛正待說下去。

——看護長說得舉對，葉菊芬搶着說，——請看護長代雇一位看護小姐，費用以幾張

付。

陸小姐說完即立起身來，拉着大家回去。大家莫明奇妙地跟着她，竟沒有人問她爲何如此忽促。陸小姐自己也有數，開過門的人固來是最慘不過的；於智覺未曾完全恢復時，病人不住地哼；智覺一恢復，便直着喉嚨喊叫，十個人中難得有一個痛得輕些。沒有經驗的人聽了必覺驚慌失措的。她明白看護長所說的與奮不與奮是一種託辭：人，剛剛醒來，神智不清，那裏談到與？！

她們下樓時，乘便在統房裏潑了一灣，把開刀的結果報告給馮小姐和老婆婆聽。

回到校內，恰巧打飯鐘。吃過了飯，大家聚集在陳采房裏，呆呆地坐着，誰也不開口，誰也不想動，一直坐到下午兩點鐘，於是有的去上課，有的去辦事。

晚飯後，大家又聚在一起，商量如何過今晚；決議：公推黃瑛與高韻和兩人守夜，以防醫院裏有電話來，明晨兩人的課由不守夜的人去代上。

——我陪她們守夜！天真。紀芳囑道。

——芳，妳年紀輕，恐怕熬不住！高韻和騙她睡。

——不要我陪，拉倒！紀芳擡起了嘴角爬上牀去。

黃瑛，看她怪可憐，又怪可愛，走去拍拍她的肩膀，說：

——乖小囡，好好地睡，明天媽媽給糖果吃！

——面孔！面孔！我的爸爸呢？

紀芳怕黃瑛搯她，鑽入被窠裏，把被蒙住了頭；起初還「格，格」地笑，後來不響了，大概睡着了。

到了早上兩點鐘左右，藍十字會果然來了一個電話：陳采的病症起了變化，改成肺炎。

——你們此刻可以不必來，看護長說，停忽兒如果病勢轉劇，我再通知你們，如果我沒有電話來，你們放心睡便了！王大夫已經來了。

直到早上五點鐘沒有電話，黃高兩人熬不過了，不卸衣服就睡。疲倦的人最易入睡，而且睡得更濃。等到娘娘來通知有電話時，推也推不醒她們，反而把紀芳吵醒了。紀芳一聽病房有電話來，衣服都來不及穿，披了一件浴衣便奔出去。

——不得了！不得了！紀芳回房亂嚷亂叫，把黃高兩人死命地搯。

——怎麼了？

——怎麼了？

——采姊過世了。

——嗚嗚黃瑛猛地跳下牀來。

——幾時？高韻和搓着睛眼關。

——今天早上五點二十分！

黃瑛與高韻和本來沒有卸衣，立刻向外奔。黃瑛回頭吩咐紀芳道：

——「妳穿好了衣，把采姊的襯衣整理一套出來，她的那身心愛的紅色絲棉旗袍也要帶的，不要忘掉木梳，髮，口紅，襪子，高跟皮鞋！我們去，隨後妳同小陸等一起來。」

陳潤甫差人送來五十元；陳顯甫送了一口價值三十五元的半舊皮棺材和五十元零用。

李錦蘭什麼表示都沒有，人也始終沒有見。

一切由黃瑛高韻和等主持。

陳采的棺材暫寄在萍鄉公所；十天之後，被抬至長安公墓去落葬。那天送葬的是：黃瑛，高韻和，紀芳，陸菊芬，殷慕蓮，王瑞蘭；後面跟着蔡婆，馮小姐和懷中出世不到一月的娃娃。爲了要紀念死靈，大家給娃娃送了一箇名號：小采。

本書審查證圖書字第一三號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numbers, including "25-128" and "28".

有 所 種 數	
雙 線	編 著 者 徐 特 生
校 對 者 徐 特 生	印 行 者 立 鼎 書 局
總 經 銷 立 鼎 書 局	發 行 所 立 鼎 書 局
中 國 文 化 社	中 國 文 化 社
民 國 三 十 年 六 月 初 旬	民 國 三 十 年 六 月 初 旬
每 冊 一 元	每 冊 一 元

